

正宗大王實錄

卷之三十九

上 寅 甲

0230740  
10139



230240

圖刊7.10.1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三十九

十八年

清國乾隆五十九年

春正月己丑朔行酌獻禮于

景慕宮時

上掩抑悲泣僅

以行禮還御齋殿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領議政洪樂性等奏曰慶禮當前羣情蹈忭願 聖上以此慰心 上曰子豈不知此而心懷自不抑制耳○施

景慕宮都提調以下賞典有差禮房承旨鄭大容陞嘉善大祝尹致性典祀官李羽晉陞通政○御仁政殿行 慈殿五旬 慈宮六旬合慶陳賀領赦中外

王若曰歲之元月之元日之元諸福鼎臻於區宇祿必得壽必得名必得兩慶咸湊於 殿宮呼嵩如雲回泰是日恭惟 太母功大厚載德著塞淵益黃裳

元吉之尊柔儀克配垂慶雲光覆之化慈恩偏隆曩倫賴以克明景祿於是滋至陰教方敷於三紀寶籌儼躋於五旬值 先王百齡之期可驗受天之祐獻

長樂萬壽之祝益喜如月之恒斯誠國家之洪休寧緩吉慶之不聞亦我 慈宮徽音克嗣懿德難名承慈愛於 先朝夙著柔嘉之則教義方於冲歲曷報

顧育之恩自子踐阼以來常切祝岡之願憧憧一再飯之頃幸玉度之彌康愉愉左右就之辰願春曦之長繫猗歟神明之降報果然壽祿之并膺北堂之翠

萱交榮叶乾坤相配之策東朝之靈春長茂應河洛大衍之著仰德美之俱高

宜舉盡日之禮念喜懼之交至自切報暉之誠然以謙抑之微衷屢示損約之盛意追前甲揄揚之禮若合契焉在後昆繼述之規所當遵者拜箋獻籩載先舉於月寅鑄王稱觴姑遲待於歲乙肆推慈極之洪化嘉與寰域而同休自本月初一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箕野星臨爭瞻壽躔之并曜春臺日永咸頌淑氣之旁流大提學洪良浩製進○命致詞箋文禮物函對舉承旨李義弼柳炯通禮柳憲鄭履王等并加資朝官年七十以上士庶年八十以上并加一階蠲貢人舊遺在三千石市民徭役六十日洋人懸房贖十日諸道舊還十萬石蕩減拯劣米景久條○御便殿受閣臣館學生進箋教曰值千載一逢之會行兩宮三呼之禮歡欣慶祝其可容言今日太學班親受箋文時入庭諸生若是夥然令泮長捧舉案當於到記前首先為試取居首一人付今番慶科莫曰科名之近於稠疊多士之爭先來參當有示嘉之舉也○以李冕膺為吏曹參議○下諭音于八道三都曰祈豐之念何年不然去歲來牟之穰穰荷天降康嗣此屢豐之祝今年倍於昨年將以再明上辛躬行祈穀之禮於社壇神之格思在子方寸間予今宿戒齋心咨爾八道方伯三都守臣亦須體予為民重農之苦心至誠凡係勸飭課獎之方各盡乃心

土無不墜人無不動俾有元朝申飭之實效○以申思運為刑曹判書○御便殿元子侍坐受推恩加資人肅拜是日陞資者三百二十一人皆呼千歲上賜之坐命內厨宣饌○庚寅 上将詣 社稷時春兩崇朝藥院口啓玉堂聯劄請攝行 上不許詣社壇齋宿○辛卯祈穀于 社稷仍詣 太廟展謁○教曰享先之道莫尚於誠敬誠敬篤至然後可以言格神禘之既裸聖人猶歎其怠忽焉今之 太廟大享儀文合有商量者多如使誠敬無差於迎神之初雖於至重至嚴之典禮當有所十分研究其中有助於誠敬無損於儀文即捧俎節次之釐正也執事多而無以慎擇既無以慎擇則其能人人齋潔未可知也况登陞駿奔之際雜還顛錯至於薦獻之遲滯猶屬第二件且以億萬年悠久之計言之其所裁酌尤當致意况時用圖式之有違原儀亦由於床卓之窄狹今若以牛羊豕俎三匝合盛於外大匝使捧俎官一人入傳于薦俎官薦俎官受而授大祝大祝與廟司奉奠于俎床自今年春享大祭著以為例牲匝之造置已久待春展謁日定式蓋寓告其由之義也如是則捧俎官之差填親享時各室各一人攝享通差五人而大享陳設圖式一依原儀圖式藏于本署○壬辰 上謂禮曹判書閔鍾顯戶曹判書沈頤之奉常寺提調徐有防等曰今

番圖式非新制也即五禮儀所載而修明之者也至於捧俎一節攝享時只以捧俎五人自饌幔三次往來非但不相接續亦恐欠潔今若預奉於省器所第一室捧俎進薦時各室牲匣接續薦進則在禮節無所愆而亦為億萬年悠久之計也鍾顯等曰誠如聖教又教曰攝享時捧俎官分三次捧俎往來薦俎之際其不能接續可知豈非欠敬之端乎自今攝享待陳設時至第二室以下各室牲匣自饌幔先為權奉于省器所而行禮時則第一室捧俎官與薦俎官諸捧俎官由南神正門及夾門分入親享時則各室各有捧俎官直自饌幔臺捧詣鍾顯曰太廟大享時祝史進徹毛血盤及大祝蕭黍稷燔燼之禮每於一時並行之故不無雜還欠敬之慮今後則第一室晨裸後即行毛血進徹之禮薦俎後即行蕭黍燔燼之禮各室依此則儀文不失秩序將事尤當肅敬矣允之○上以抄啓文臣多不稱旨思所以振勵之將改修講製事目命時帶人並減下○陳賀進箋差使負上京者祈穀動駕時多不隨駕上以官在牧民不識重農之意始命定配於各其地方旋寢之只命削其職放逐鄉外○癸巳御春塘臺犒饋軍兵○甲午教曰以祝慶之心寓示嘉之意有今日試取之舉而大比當前科舉稠疊以今士習安知無僥倖之望于囑之弊復出於稍戢之餘



乎慶科自慶科國法自國法自今日試取申嚴挾冊借述之禁如是申令特欲踐言言而無實寧不貽笑乎今後冒犯者當律難恕此傳教令泮長書揭闕門俾諸生知悉○御明政門親試進箋儒生居首進士李勉昇直赴殿試○以趙璣為判義禁府事○水原府文科直赴李奭祚年八十一當為壽職通政命待唱名下批○乙未設人日製于泮宮○將城于水原府命八道圍進城池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尹範行兩圍進粗甚命削其職拿問以李禹鉉代之○丙申齋宿于便殿以太廟春享攝儀在明也命戶曹判書沈順之陪進牲匣以承旨徐美修李羽晉為薦俎官召謂曰以近臣差違為釐正後初行也爾等欽遵圖式率禮無違○召見辭陞守令謂順天府使金翰東曰近聞爾不能守其本分至於道內相與擯斥聖人之言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朝東暮西前後相反之行予甚惡之爾其改圖前轍思其日新之道○京畿觀察使徐龍輔荅言水原分司後弘濟院支勅移屬無處請此後支勅時政府承旨中使觀察使遠接使支待並蠲除任譯驛卒給乾糧從之○諭黃海道觀察使李泰永曰同慶之時為本道數郡賑事憧憧不敢弛體此宵旰之思悉心撫摩俾無一夫之填壑○中官徐完世受由往湖南之潭陽從迂路至茂長以邑民山訟有

屈喝邑吏促告其官反案縣監申禹相不從道臣李書九馳啓請完世嚴勸  
上以守令不能驅逐而書九不論罪命書九越俸十等禹相下吏問潭陽府使  
李廷仁縱其行止而不問削職完世令道臣嚴刑究問邊遠定配○以李鼎揆  
為司諫院大司諫○丁酉御明政門朝祭左議政金履素曰祈天永命之本重  
在於誠小民懷保小民之道亦莫先於懲貪風另飭諸道詳探啓聞繩以重律  
上曰卿言儘好日前聞松留言未及查問其誰某而第使微捧矣昨始詳聞位  
居宰列者亦有此等無嚴之習豈不大可寒心乎教曰大臣以懲貪二字為誠  
小民之先務其言甚是須使大吏莫或漏網法可施矣大吏猶然况身忝卿宰  
之列職在居留之地者不有新頒之事目借貸攬挪容手於公貨定式未久毀  
畫若此豈不駭然今聞前留守金魯永為景云以若地處有若干犯不可但以  
無狀無嚴言名雖貸用馬道自盜之律間雖有陪奉祠宇過行壽宴之舉私豈  
可揜公其為不法一也此等之人若不施加倍之律其可曰國有法乎開城留  
守金魯永遠地定配履素曰前留守金魯永既被遠配之典則其外犯用諸人  
恐不當以數爻多少有所區別其中徑述而數少者雖或可恕至於累百之見  
通者一體論勘似為懲戢之道臣謂前留守李時秀李家煥並施竄配之典宜

矣教曰最多之外地處何如此所以別有處分於金魯永者也不然不必區別  
卿之兩奏亦然大凡未現發前私自贖罪者無異於自首者勿問赦令纔過合  
有商量前開城留守李時秀施以削黜之典李家煥有百數之名宜有差等削  
職○以沈煥之為吏曹叅判○吏曹叅判沈煥之曰乙未逆變振古所無凡今  
在廷之臣當扶植義邊如立砥柱杜絕賊邊如抑洪水豈敢自暇於全軀保家  
之計乎近日二三大政以疏通為名而聖念之所欲通者謂之承傳而不敢違  
國法之所難撓者至於添書而無所碍由是而凶逆之子婿弟姪連姻諸族不  
復辨其大小輕重一例混歸於蕩滌拂拭之中洪樂信樂任樂倫亦皆陞品付  
職矣明義三編之大義其將掃地乎雖以 聖上出天之孝凡為慰悅 慈宮  
之事靡不用極而至於撓傷義理犯破關和固當加以三思請亟寢樂任等除  
職之命而伊日傳教領出之承宣望單書入之銓官并施重勅焉 上曰過矣  
當此飾慶識喜之時何可為此等說乎今番事自有斟量者存矣掌令任長源  
又以洪樂任等事發啓不賜批○搃戎使鄭民始啓言北漢羅弊罔有紀極所  
謂卽還反秩私分都受防納移施代點虛通等諸弊無所不有今年之新還多  
是積年仍反不得不徵族實為都民難支之端此專由於保還部還之致每年

應分近二萬石而專委於六七十保主人之手各人名下少不下數百石部還則保主人輩詐誘城內無賴之類多數受出并歸浪費及其捧糶徵於一族此弊不革則餉穀必無餘存矣取考騰錄則已已糶糶節目以各邑移轉猶勝民人私受附近畿邑分排出給餘數則分俵陵軍驛卒而中間之又作保還部還極為不當自今復舊例并為移轉各邑而陵軍驛卒之私受亦多弊端此亦各付地方邑使之受食北漢平倉居民及負役輩稱以等還一人所受不下數十石亦依外邑例統還分給俾無濫受之弊但保還革罷則平倉募入之民無資賴之道常時保主人春食三升秋食二斗而畫作移轉民弊不可不念移轉還穀中每石春則依前三升秋則以一斗題給保主人則公私可以兩便第今城餉過半耗縮八萬石餉穀時在未滿二萬石今番收捧僅為三萬石而畫作移轉之後一遇歉歲又自畿營或請捧留或請停退代錢則北漢將無餘穀故相臣趙顯命以捧留不過一時小惠山城儲穀國之大計不可許施故重臣元景夏以移轉未準捧邑守令解由拘碍事陳達定式今宜修明舊制而道臣之請捧留停退代錢者亦依達制之律本廳之私給別還者亦加重勘而分還準捧事自廟堂成節目啓下以為遵行之地似為得宜 上詢大臣左議政金履素



請從其言而帥臣并論罪教曰其中甚無狀最不察者李邦一也依卿等言施以竄配之典李柱國則反作石數辛亥壬子兩年寂多不察之罪焉可道也然比之邦一許多未現發之不法不可同日而語李柱國姑先施以削職之典保還部還革罷事今既定式此後若有違式該搃使徒三年定配禁錮二年別還之違禁冒犯者同罪每歲有畢捧狀啓有名無實若此令廟堂文備郎草記差送時或反庫事亦為定式邦畿千里猶曰民之所止况都下之民乎此後都民切勿受設或勒給來告京兆以為論勘該帥之地乃盡革保還及陵卒驛卒冒受預下等謬例依經理廳例移轉揚州坡州通津仁川富平高陽金浦交河安山陽川積城抱川果川衿川等十四邑僧倉還穀依前使搃攝主管著成節目行之○大司憲林著喆啓言前後松留之分輕重處分實出於懲貪之典則勿論數爰之多寡既有所負不可全然無警請前留守丁範祖施以罷職之典從之○持平朴崙壽啓言臣新從同福縣遞歸邑民李世王家甚貧寔事父至孝裂指救病純謹篤行一鄉稱善其妻與其子四人莫不感化世王病其妻與子爭相割股病即獲蘇一室五父子孝行古所罕有其在樹風勵世之道合有激勸之政請令道臣採聞施以褒尚之典從之○正言尹悌東啓言仕路之積滯

日復益甚蓋國初初仕之路甚少內外叅上窠多以文武差遣窠常有裕人無積薪及其初仕之路漸廣蔭官日多殆與文武相叅三歧並用一斤不復踈競轉甚湮鬱莫伸若不更加變通以減其入仕之路則叅上積滯之患終無可掇之道請令廟堂講究矯弊之策教曰是矣廟堂與銓曹之臣商確草記稟處○武臣兼宣傳官李光燁啓言臣嘗待罪仁遮外萬戶三水甲山兩邑弊瘼熟知之矣兩邑貢鹿茸麝香而審藥惟意操縱代捧其價價錢則出給北青富商富商則以歇價取麝香於三甲至於鹿茸亦以價錢備納其弊滋甚居民太半流亡每年十月咸興富商以物貨散給三甲民收取貂鼠必計其利之利期於盡捧居民萬無支保之勢朝家軫恤北民之貧殘下送木綿則富商輩為其徵債中間奪取民不得其衣莫非富商所為請切禁其往來加捧者焚券論罪以杜無窮之弊似好矣教曰麥茸之弊聞甚可駭奸民令道伯查處揀弊之方亦令道伯從長釐正而連年為北民輸送木花綿布近來飭禁尤自別反為奸民之權取者不惟無謂亦甚無狀亦令道伯就爾所奏各別釐正後狀聞古則水晶杖忠義猶陳所懷於朝叅爾以侍衛徽弁能知無隱之義極為可嘉相當職令兵判陞擬○以徐有大為舟師大將○戊戌以邊得讓為判義禁府事○以李

得臣為刑曹判書具庠為工曹判書李致中為漢城府判尹○己亥○庚子將拜 顯隆園是日申時出宮歷臨闕王廟至望海亭少駐抵果川行宮日未暮矣教曰宿次本縣坐待鷄鳴欲前進而一念耿耿於民事况逢此年當有示意舊糴一年條蕩減○壯勇訓練禁衛三營部曲多犯盤果之禁為文備郎摘奸者所執奏拿入三營將臣切責退出○辛丑鷄初鳴駕發果川行宮至沙川行宮小憩抵水原行宮天未曉矣○駕詣 顯隆園行酌獻禮將上香 上摧咽掩抑僅成禮遂詣園奉審 上益嗚咽王淚洟瀾左右皆泣不知所為領議政洪樂性領中樞府事蔡濟恭進曰此存亡之秋也臣等當背負矣仍進歩輿上却之為左右所扶下園乃進輿還詣齋殿大臣閣臣及藥院率醫官入診進蘇合元樂性曰齋殿不便於調攝伏願還御行宮 上曰留此一宿少伸瞻依之忱卿等勿復言日過午 上以便輿遍審局內諸麓及新定火巢登舊鄉校基謂閣臣鄭民始等曰此地形局甚佳矣謂訓將趙心泰曰今日看審諸麓由左以右無處不到而新種樹木幾皆鬱密從此更不以植木大費力矣日暮還御齋殿命禮房承旨李冕膺大祝魚用謙加資○壬寅還次水原行宮試取本府儒武賦居首閔榮祖武居首宋福同並直赴殿試○文備邊郎洪大協鄭晚

錫等以隨駕諸司人馬濫把盤果冒禁者執奏命有司科治內閣提學鄭民始奏曰諸營軍之有腰牌而無掌牌者備郎皆以濫把論軍兵有腰牌故初不給掌標今以無掌標而謂之濫把則許多軍兵熟非無掌標乎○癸卯 上登覽邑基謂左右曰此地本是空曠大野人家僅為五六戶而今則千餘民戶屋舍櫛比不出數年居然一大都會地理之興旺自有其時矣仍登八達山周覽築城基址 上曰此地占得山頂最高處便於瞭望氣勢雄爽可謂天造地設之將臺矣今見挿旗處則築城範圍可以領略而至於北里人家毀撤之論終非計之得者園所花山也此府柳川也取華人祝聖之意名此城曰華城花與華通花山之義蓋以八百峰巒拱護一岡圓正如花瓣之謂也然則柳川之城南北稍長如柳葉則實有意義矣昨以華城柳川之義已有諭及於領府事者而此城狹而長既似柳葉則於北角人家相錯處三曲折以象川字豈不尤觀於柳川耶至貳衙召見陪從時原任大臣洪樂性等 上曰俄於八達山瞭望則營府之雄偉閭閻之櫛比真大都會也五六年之內成聚成都如是之速予心欣喜實為不淺城址形便才有下教於監蓋堂上者築斯城也將以為億萬年悠久之計人和為貴且當務盡經遠之謨而俄見城址豎旗處則民家之當出



城外者豈可以已建之家舍因城役撤去乎此非人和為貴之意也至若城池南北之相距亦有太近之歎經遠之道尤不當若是花山與柳川相望為我家萬億年太平悠久之業築城之時象柳葉之形倣川字之樣逶迤定基而人家亦宜入諸城內卿等以為如何樂性等曰聖籌非臣等所及也登衙後小園謂諸臣曰平地中忽起此阜為武衛之基豈不異哉遂至一字文星諸議皆曰此處一字文星為兩重龍淵砂角自左內入為合襟築城於內文星少縮城形以讓砂角而外文星則別築土城以護內城為宜上謂留守趙心泰曰此城直築於外文星跨越龍淵之砂與內文星并入城裏則好矣仍詣龍淵指龜峰謂心泰曰右為龜峰左為龍淵龜龍相對名亦不偶矣蓋龍淵之麓前面為石壁下臨小潭水自光教山來至石壁下匯焉逸出自北而南過邑治其循麓屈折處將跨橋築城為水門者也謂心泰曰文字文星之兩重益見完厚鞏固氣像龍淵之麓為龍頭而石壁之躡峙可見風氣鍾結甚有精神兼有捍水之功有若為此役設施者然地理地勢十分恰好今日看審之後子心充然有得矣城役之大綱領如此若夫潤色之則在述者之能耳至彌勒堂峴下馬少憇謂承旨曰每於園幸回鑾不覺吾行之遲遲過陪養峙及此峴自爾延佇矣至沙川

行宮少憇至果川行宮命今夜至明夜弛禁仍命城門待觀光人畢入後下鑰  
至望海亭少憇還宮夜已二鼓矣○判下上言八十七度○甲辰以申應周為  
平安道兵馬節度使○以李勉兢為吏曹叅議鄭大容為成均館大司成○各  
司各營進癸丑會簿戶曹餉廳惠廳兵曹訓局禁營御營守廳摠廳時在黃金  
二百九十九兩零銀子四十一萬九千一百二十八兩零錢文一百十四萬四  
千一百六十七兩零綿紬九十六同十七疋零綿布三千五百九十四同二十  
七疋零苧布四十七同二十八疋零布子一千四百五十四同三十二疋零米  
二十六萬九千六百十九石零田米一萬一千五百十石零太二萬八千七百  
三十七石零皮雜穀九千五百三十八石零○乙巳召見辭陞閩帥守令○命  
馮川百八歲老人李東馨特授崇政階付知中樞仍令道伯春巡時就問起居  
給米肉衣資其子八十一歲老人廷高加資○大司憲林著喆上疏曰莫嚴者  
隄防至重者義理噫彼麟漢龜柱是何等劇逆巨慝則其叔其姪之倖免應坐  
已是失刑而惟 殿下遽然前拂超秩拜官殆若無故者然當此無前之慶記  
存兩家之人固知出於我 殿下承歡飾喜之苦心至誠而隄防有潰決之慮  
義理有湮晦之歎伏願亟收成命不許○備邊司啓言前僉使金瑞貞上言楊

州設防營之論厥惟久矣且守禦使出鎮時本州為防營而還入後防營移屬廣州無論還屬與否北關大路揚州要衝又有三間路一從平康三防谷一從狼川注兩嶺一從淮陽法首峴而又自邑治之後有二路北有蔚垓峴西從白石面直通關西又自朔寧界達于海西如湊一輻而自都城至鐵原二百二十餘里之間無一藩蔽果有疎虞之嘆其在設險之道本州之陞為防營非不得宜但本州以守禦中營與前營廣州後營竹山為三營之制今若設為防營則守禦中營將無歸屬處是為掣碍之端若以坡州之防營兼摠廳中營為援引之資則此亦有不然者摠廳雖有北漢而自經理廳移屬摠廳故營將本無領軍往赴之規守廳則南漢城內有三營將信地若值習操之時三營將領軍往赴亦不可以此為例至若裨校以下加設接濟之資雖係細事亦無以區劃則以此以彼有難輕議請置之允之○丙午○丁未御春塘臺行瑞菴臺試射○刑曹因傳教科治院吏一日施杖百五十上聞之謂承旨曰國家刑政自有關和之典杖罪無過百度刑訊限以三十兼寓拷訊幾日之限此一定之制也既施一百之後若有更治之命則當以草記稟旨刑曹不此之為寧不駭然此後既施三十之刑一百之杖而有更治之特教則稟旨舉行以為式○戊申

上將於 景慕宮誕辰展拜時原任大臣藥院內閣求對不許藥院啓曰臣等  
昨夕伏聞有闕宮展拜之命適宵憂慮待曉趨詣擬借方寸之地仰冀亟寢之  
音屢次求對未蒙召接不勝焦迫之至是年是月是日孺慕彌篤篤情禮將伸出  
天聖孝孰不仰認而第伏念向來宮裸已前園享左右驚違煎灼幸賴藥餌之  
小進獲致玉候之向安至今追思餘悸靡定若於明日以無窮之孝值難抑之  
時又有如宮裸園享時症候則聖體之損節尤當如何每年是日之展拜也仰  
瞻天顏悽愴玉音掩抑者十九年如一日况在今年是日而又况宮裸園享之  
後乎推之已往灼知其必有損節而不能務積微誠勸回宸心則其可曰畫保  
護之職乎聖人羹牆之慕隨處著存不係於展拜之行與不行 殿下今日之  
所當仰體者顧不在於惟疾之憂乎膈氣之如期上升羣情之如前罔措 殿  
下亦必明燭而猶且行之則其於貽憂我 慈殿 慈宮何又貽憂於我於昭  
陟降之靈何哉聖念及此想不待臣等之畢說矣來詣閣外相率齊籲伏乞暫  
許召接批曰何如是否初欲經宿而當日展拜之命亦有商量而然即為退去  
若留在閣外則此時予心之瀆撓其可曰體予心乎以卿耆耄之元輔豈待予  
言之畢而體諒乎○領議政洪樂性等啓言臣等三次求對微誠未格不惟未



承批旨過中之教荐下臣等轉益焦迫罔知攸措到此不遑他顧茲敢冒萬死  
乎籲於 慈宮之前臣等僭猥之罪萬殞猶輕矣批曰未及仰稟已命駕矣卿  
等何如是在乎○領議政洪樂性等率百官庭達于 惠慶宮曰是年是日聖慕  
彌新有闕宮展拜之命出天之孝撫辰之感躬行省謁少伸情禮為今日羣下  
者孰不感動而體認我第羣情有所萬萬焦迫者屢次求對未蒙召接控籲無  
因轉益罔措不避猥越疾聲仰陳於慈覆之下日前園所親祭時驚遑煎迫之  
狀以我 聖上養志之孝思恐或貽憂於慈心必不令得徹於慈聽惟我 慈  
宮何由以俯悉乎請略言之以陳明日展拜之決不可不仰挽之由出宮之日  
徹夜動駕皇皇如求及抵園所而早饌不御才就版位而玉涕先迸上香之時  
俯伏摧咽至於失聲抑塞未暇成禮大臣近臣冒犯死罪左扶右將才出寢門  
仍詣園上此時此境即有人心者所不忍仰觀而及其依近象設聖懷益不自  
抑至體投地淚微穹壤手撮莎土至損爪甲此時氣度精神之萬萬罔措有未  
能盡言而進湯劑者一進薑便者再茶飲之煎進又不知其為幾而揮却不御  
轉益焦灼常禮未遑暇顧大臣至欲親負或仰奉御手或挾扶衾衣而羣誠未  
格聖心莫回日勢已晚之後諸臣以 聖上此時之心仰念 慈宮此時之心

則決不可任情踰節若是自輕之意縷縷仰奏冒罪扶掖僅得奉還齋所伊日之事 慈宮若親監則慈懷之悶迫豈羣情之比乎至今思惟心肝俱墜况於明日展拜闕宮則孝思之難抑尤倍於前又將有伊日罔措之舉一番經歷玉體之受損已無可言下情之驚惶尚今未定如是者又有一番則其於 宗廟何 社稷何今日羣下非不知慈心即聖心也聖心即慈心也此時此言豈忍仰徹而深念 宗國之重克軫勉抑之方慰譬聖心惟在我 慈宮挽回聖心亦惟在我 慈宮伏願 慈宮善為開導我 聖上期於亟寢展拜之命千萬懇祝之至 惠慶宮以諺書批曰今方自內仰勸矣○上將詣 景慕宮諸臣迭進請止 上不從至 景慕宮既展拜御齋殿藥房內閣政院求對不許○時原任大臣率百官庭達于 惠慶宮曰羣情焦迫相率仰籲伏蒙仰勸之批旨顯俟聖心之勉回矣鑾輿已詣齋室仍有經宿行禮之命雖於當日還宮之時猶不勝萬萬悶迫况今兩日齋殿明發懷慕孝思之益復罔涯聖體之重以受損尤當如何羣下雖甚愚迷豈不仰認我 慈宮我 聖上今日之心轉益難抑而當是月是日寬譬我慈心惟我 聖上寬譬我 聖心惟我 慈宮政宜朝夕侍側左右慰勉而此時移次若至經宵又將有日前罔措之舉以我

慈宮止慈之德念到於此必不待羣下之言而亟思勉回之方矣燭灼抑塞咸造大庭疾聲聯籲於慈覆之下伏願 慈宮開導聖心期於即日還宮則 宗

社幸甚

惠慶宮以謄書批曰在世予心若念之則似當還宮以此意仰請○

上以承傳色口傳教曰今聞政院所進之本卿等之此時如是瀆撓於 慈宮予心尤當如何卿等即即退去則差待晚頭即當還宮此時如是瀆撓使予心益無以自定如是之際慈心又當如何經宿之舉亦由於卿等之挑予心卿等若不退去其可曰有道理乎史官往傳于在闕諸大臣樂性等啓言臣等下情焦迫罔措率百官仰籲 慈宮伏承批旨辭意惻怛不勝感泣茲敢祗奉批旨未詣請對矣批曰豈敢不仰體此時之慈心而目下膈氣無以自力於收拾數語批旨之過時不得呼寫即諸臣之所知卿等即即退去以今精神至於事關體貌豈可不言乎庭請之舉甚不稱當此非固拒之言即為止之○庭請再達于 惠慶宮 上始還宮○已酉雷電○庚戌召見藥院三提調○召見辭陞

閩帥○召見判中樞府事金鍾秀封還前進劄本先是鍾秀進劄曰伏念洪樂

信樂任樂倫陞資付職之命不料聖明之世乃有此舉措人心靡定世道寒心臣今臨發安敢不言嗚呼乙丙之逆振古所無劇賊子姪之得保首領亦云幸

矣况如樂任凶謀名載丹書者乎臣恐從今以往一部明義錄將無可讀之地  
念之及此不覺體粟臣雖無狀豈不深認 殿下仰慰慈心靡不用極之聖意  
而聖人事親以不違於理為孝則以 殿下之洞見義理頭腦何不念及於此  
事非所以為聖人之孝而伏惟 慈宮盛德以冀望 殿下聖益聖之至情豈  
不以因慰悅而傷隄防為憂悶耶伏願亟寢前旨馬至是鍾秀入侍奏曰伏聞  
園享時羣下焦迫罔措之狀下情不勝驚慮江頭祗迎時非不知承侯於轎前  
而歲時縣道䟽歲初臨發劄俱未承批故惶悚不敢矣 上曰歲前䟽已使廷  
臣有所往復而歲初劄雖未記其劄語而予豈無商量乎予心卿可諒之卿心  
予亦知之卿何多言鍾秀曰臣亦仰揣聖意初欲不為末乃咨且而為之到今  
賜批臣不敢仰請而宜有區處之道矣 上曰然則當封還矣鍾秀曰臣方東  
裝還鄉之際伏聞藥院入診為承侯入來而當此靜攝之中豈敢拖長說話仰  
貽酬應而第臣有一言可達者昨夏事差毫謬千茅聖教臣今始覺悟聖孝之  
卓越聖學之高明莫非仁精義熟處臣尤不勝萬萬欽仰到今思之即臣執拗  
之致不覺自歸於攻斥義理之科從茲以往不敢更提此事而臣若固守愚見  
則非但臣身之狼狽轉相註誤必多有緣臣而狼狽者苟非有隅之事更不敢



開口而如或更提此事則臣當作何如人也 上曰以卿達見今始覺得亦云  
晚矣然則卿必備一文字以作巾衍之藏好矣鍾秀曰自今以往茲事更不欲  
煩諸文字矣又曰文衡之在家薦劄罕有之例故初果咨且而旋因政院援例  
之啓即為呼薦矣臣與故相李性源被薦於李徽之黃景源徐命膺被薦於陽  
澤似是在家薦劄而資級又適循次然而文柄既重則都堂之換單易次恐非  
重薦之意故臣之陳疏者此也 上曰然則何不單薦乎鍾秀曰沈煥之素知  
其病文又無應猝副急之才第其懲討一事為其樹立故果為首薦而至於洪  
良浩之文學即朝紳中第一故臣之并舉出於惜人才之公心矣此外亦有應  
猝副急之才而以其在外有難及時故不得舉論矣 上曰文衡不但取其文  
才進退多士朝家之得人專係於文衡見今廷臣中多讀古人書者無出此右  
矣鍾秀曰聖教誠然蓋指李秉模也○判中樞府事金鍾秀啓言文苑故事同  
點則循資之說文衡亦已自知其無的據云大抵前文衡之只薦人不叅圈乃  
是從前絕罕之例也今若於前文衡薦而不圈之時初開換易薦次之規則是  
文柄不在於薦而在於圈也文苑格法最嚴臣所持難者此也請更加三思  
上曰其在重文柄之義卿言亦有所據此權卿當主之倒薦雖無例換次亦無

例今番勿用換單此後亦勿倒薦事載之故事○辛亥命同僉樞加設十窠輪差老職從兵曹判書徐有防之請也○吏曹參判沈煥之遞以丁範祖代之○壬子次對 上謂左議政金履素曰趙鎮寬上言回啓欲問於卿等而處之大抵趙曦以伊時銓長專為樞紐而至於計職一節尚屬餘事急於區處只憑前任道臣之言而處之初未嘗遣御史行查未知曦之職污信然否履素曰臣曾忝箕藩槩聞其所取怨專由於收債一事若以排朔措置等事觀之亦多善處之事矣行司直李文源曰臣與趙曦有世嫌而公言則不可以嫌不達矣臣在謫時略聞之臧削諸般冗費收殺許多公債故取怨於道內而貪職則不無稱冤之端矣 上曰國有常憲當違御史詳查處之御史可合人卿等抄啓二人以奏也 上又謂履素等曰日前召接金判府判府以為再昨夏以後事差毫謬千等聖教今始覺悟聖學之高明聖孝之卓越不勝欽仰而如此則生不如此則不得生非但臣身轉相註誤將不知至於何境此後則更不提及為言予曰然則卿當著為文字云爾則判府以為茲事更不欲煩說故文字亦不得為之云判府之言既如此卿等可謂厚福故為卿等誦之耳履素及右議政金憲曰為世道將有無窮之慮金判府之如是仰達極為多幸矣○左議政金履

素啓曰己卯名賢中三宗英即崇善正叢詩山君正淑江寧都正棋而崇善正  
詩山君皆以子孫上言特蒙節惠之典而惟江寧都正以其後孫故相李昌誼  
兄弟每以干恩為嫌一不陳籲故未及蒙一體之恩今則兩宗臣并蒙賜謚江  
寧之獨漏誠為欠典請一體舉行允之○校書館進活印三經四書是書始印  
於癸丑初夏至是工訖教曰此本活印即國朝三有之舉也命監董閣臣徐榮  
輔錫馬內外閣官等施賞有差仍命分藏于京外閣館史庫太學陶山石潭兩  
書院及大老祠 太宗朝癸未以經筵古註詩書左傳為本命李稷等鑄十萬  
字是為癸未字 世宗朝庚子命李葦改鑄是為庚子字甲寅以庚子字纖密  
出經筵所藏孝順事實為善陰鶻等書為字本命金墩等鑄二十餘萬字是為  
甲寅字集其大成行三百有餘年歲久寢刊 英宗朝 上在春邸以甲寅字  
為本使芸閣鑄十五萬字葦之是為壬辰字即經書正文等書印本也即位之  
元年復以甲寅字本鑄十五萬字于關西葦于內閣是為丁酉字即八子百選  
等書印本而今又印經書○命以三經四書一本藏於宙合樓謂閣臣曰謹守  
之昔 寧陵以心經殉丙申 山陵殉小學子蓋將繼述也○命謁聖與慶科  
武科初試依 先朝丁亥年例合設兵曹啓言今番慶科及謁聖武科初試同

日設場時相妨與否問于壯勇大將金持默禁衛大將李漢豐御營大將李敬懋則諸將臣皆以為武科初試畢試遲速惟在科規中各技多少而今此初會試之間日子催迫似難周旋之中兩科初試同時並設舉子輩呼不紛沓之弊勢所必至庭試初試依前定日設行謁聖初試差退二三日開場則彼此往來先後應試似無呼不之弊而謁聖科規如無講書騎芻等技則庶可出榜於會試之前矣大體分四所並試之際特翰舉子輩奔走掣碍之端捧單之初預先榜諭庭試初試中取庭謁聖額數則舉子輩亦似無抑鬱之嘆云臣亦無他見教曰式年則規矩自別慶科初試難以合取雖有分四所之例而謁聖與慶科初試例多合設雖以近例之所覩記者言之先朝丁亥謁聖時慶科初試亦為合設矣今番依此例若此則不可不加數謁聖初試取二百人五百初試之分屬兩日殿試一款取考丁亥近例草記○兵曹啓言慶科及謁聖武科初試之分屬兩日殿試一款取考丁亥騰錄則丁亥秋歲種受蘭後慶科以庭試兼行於謁聖而武科初試定於九月初二日殿試定於九月十八日矣初試前期八月二十六日自禮曹以謁聖及歲種受蘭慶科庭試定名之意筵稟蒙允初試分兩所各取二百五十人殿試一款本曹啓下節目頭辭以謁聖及歲種受



繭慶科庭試武科春塘臺親臨殿試載錄而元無兩日分屬之事矣教曰前例如此則殿試當同日為之然則同慶之時許多文武直赴之類何以區處乎若勿用前例分日為之則武初試五百亦何以區別分屬乎問議于時原任大臣仍令文衡及曾經文任武將諸臣獻議後論理草記○判中樞府事金鍾秀上疏曰臣昨登前席仰瞻聖慕不匱王侯未平臣感歎憂念惟上煩酬應是懼寸臆未吐下懷耿耿噫 闕宮動駕時廷臣舉措雖似由於誠切回天事要及時倉卒之頃不遑周思之致終未免有多少做錯而臣何敢追提索言以重攬宸聽也哉惟是朝報中寫事失實容有釐正之道者臣不敢不言竇廳達辭中大臣親負一句是何言也藉令真有是事尚不合拈出而誇張之况臣於朝房適逢躬親伊時事狀者矣斥而遠之聖德如天則今安敢於事屬過境之後飾詐罔上惟意所欲耶倘以事難追提因仍置之則八方聽聞百世議論其將謂何伏願聖明亟命就朝報中刪去此一句以尊國體以解民惑焉○前掌令閔彞顯卒彞顯字公著大司憲遇洙孫以經行被薦官至掌令不膺讀書砥行克承家聲○癸丑御春塘臺行內禁衛春等試射 上謂諸承旨曰金判府日前筵席奏語始尋自生之路又活許多之人故頗以為幸今忽又有此舉可謂求其

說而不得設有關於天經地義之安危呼吸者苟有一分秉彛之心何忍追提於神氣稍定之時况言語與文字自別進身於前席也猶或以無隱之義有所開口則容有一分可恕伊日使諸臣焦迫罔措非諸臣之過即予之咎今乃容易筆之於書肆然投呈况其疏中句語之如斥而遠之聖德如天等語一味資揚者其為羞辱不啻若浼非不欲亟加處分而從前大於此之事尚多隱忍故今亦以全保之意姑且涵宥而請負之說領府領相交口迭發領相則至於進前執袂之狀雖於其時精神迷昧之中猶且依俛記憶則疏中下語有若專指一大臣者然如許不敢聞不忍言之說敢欲追提者甘聽何人無根之說而有此云云乎至於詰問達語追聞於諸臣則忽遽之時大臣無暇把筆使一提學及諸閣僚替構直為正書急急入徹云則無論領相領府請負者非製達者尤不難知借令大臣親撰至欲親負書於正草則又何近似於飾詐乎飾詐固重罪罔上尤何等死罪之死罪則雖於庶僚不可以依俛臆料勒加構誣况大官乎况僚相諸人乎又况本事之不忍追提者乎然則非罔上而曰罔上此乃罔上其罪即死罪也其人即大官也以大官向大官犯此舉反律烏敢辭也疏本封還之常例非所可論既命封置啓板如欲推去則言送畿管自外還送○甲

寅○乙卯○丙辰○丁巳司直鄭民始上疏曰伏聞判府事臣金鍾秀疏論向日達辭庭請之事而語意深緊或曰多有做錯或曰飾詐罔上聲罪諸臣無復餘地云雖其詆斥似在於諸大臣而達辭之草臣之所構成也庭請之議臣之所參聞也苟以為罪臣實為首愴危懼不知措躬之所而繼以為相臣慨然也假使伊日諸臣真有錯誤之事此實出於煎迫蒼黃之致仁人君子所當諒其時而恕無情不當隨其後而強議其得失有若越人之相視也伏况此月未盡聖慕無窮天和之欠寧猶未復常度抑何心忍提不忍更提之事以攪擾我聖心哉誠莫曉其所以也臣亦何忍復提以煩宸聽而第飾詐罔上乃人臣之極罪果有此事宜伏斧鉞之誅不然亦何可冒受構誣之言晏然而不自辨乎臣等雖甚愚迷亦豈不知闕宮展拜即天理人情之所當然而第伏念園所展謁時焦灼罔措之事至今追惟心神震越回鑿曾未數日展拜又有成命以我聖上出天之孝靡逮之慟又當是日瞻依闕宮撫時增懷一倍如新將又有前日焦灼罔措之舉當此時保護為重情禮為輕大臣閣臣相率求對未蒙召接遂不得不冒萬死仰請 慈宮之挽回而先言前日燭灼之狀以冀是日勉抑之道故瀆出事實其說覩縷而兩大臣之迭相請負尤可見其萬萬罔措之意

苟有益於保護之方為臣子者仰請親負道理當然有何駭聽聞虧國體不可  
筆之書者乎且此言初非為大臣誇張不過說道伊時光景而已其非實而粧  
撰謂之餘詐無其事而虛張謂之罔上而此事實狀衆目所睹則忽加以搆捏  
之言驅人於罔測之科言之雖甚容易當者不亦冤閔乎至於庭請做錯之言  
尤有所未可知者蓋於是日達辭繞徹鑿與已戒一時展拜羣下猶以為悶迫  
先期祇詣明發疚懷則症候之添加王侯之受損如何羣情轉急計無所出乃  
以達辭之意相與庭籲韋賴慈覆之德僅得薄暮而輦回在庭諸臣莫不轉憂  
為歡而相臣之言獨乃如此謂此事不當張大而咸違乎謂廷臣不當仰請於  
慈宮乎適值是年是月 聖上之心即 慈宮之心 慈宮之心即 聖上之  
心寬譬我聖心惟我 慈宮慰勉我聖心亦惟我 慈宮以勉回聖心之意仰  
請於 慈宮律之以義理揆之以事面反復思量終未其見不可豈臣之知識  
愚昧不及大方之見而然乎又其疏有曰不敢索言則必多有可言而不盡言  
者其意不但曰做錯而已亦豈不悚慙之甚乎噫此相臣厚受恩造其所愛戴  
保護之心宜不後於諸人今番事後意者相臣必咎責臣等以忱誠淺薄未能  
即地回天則將無辭自解只切愧悚之心矣今其疏語不啻相反不念聖心之



貽戚不顧事實之如何惟意臆該自歸虛謊噫事君盡禮人以為諂古或有之而今則不但曰諂而已盛氣詆排勒加題目或置之有無之間或歸之是非之中全無惻怛煎迫底意臣等究闕猶屬餘事相臣自謂讀古書識道理而其言如此天下之事固有出於常情之外者而亦不料此相臣之有此言此臣所以重為之慨然也臣既遭大僚之疏斥而至被人臣不忍聞之罪名則何敢諉其原疏之推去而一日自安乎來自山城晚始得聞震凜之極略控危懇伏乞亟降威罰以快物議批曰日前金判府疏看之未半殊甚駭惑特垂終始之惠使承宣謄送筵教俾開自贖之路旋聞急足推還更不掛提矣卿以撰進達語之人有此自引之章非不知亦即封還而此非如是之事當有別下傳教矣製之者卿而請之者諸大臣也况劄辭只及大臣乎卿其勿辭○削奪判中樞府事金鍾秀官爵放歸田里教曰此大臣曲保而全活者屢矣豈特為此大臣地而已日前上來登筵也以向來舉措大加咎悔訟既往之无妄矢方來之靡他子謂以卿之今日覺夢非徒自活可以活衆云爾忽於翌夕別呈一疏觀其疏語決非常理之可推彞性之所及為今日臣子忍提伊日之事於事已之後蔽一言曰非義分所取出也命意下語之十分乖悖皆屬餘事今也重臣職在寮察

目擊騰本有此請譴之章者不可謂之不然既然之則又不可諱之此所以例賜其批者也重臣則急於自引以辨其飾詐罔上等目而予則曰有是無是都不須論不忍而忍是可忍也以此大臣處地忍為此不敢為之舉乎從前之全活自全活有國之國綱自國綱莫曰言之太宛委亦自有箇中之鈇鉞判府事金鍾秀削奪官爵放歸田里○戊午領議政洪樂性上疏曰臣於日前金鍾秀疏事略有所聞知非不知即地自引而不但原疏之已即持去誠以追提當日之事以擾我聖懷者大有所不敢不忍泯默含縮以至屢日今事端既發安敢一日晏然乎噫飾詐罔上即人臣之極罪也况身為大官一蒙此名其將何以自立於世乎臣忝叨上相猥居班首凡所舉行臣實主之庭請之主論者臣也達辭之奉入者臣也所謂做錯臣實不知其何事而若果有之則即臣之做錯也所謂飾詐罔上臣亦不知其何意而若果有之則即亦臣之飾詐罔上也負此罪名何敢為嘷嘷訟卜之計哉第臣於向日逢着朝房果以伊時焦迫罔措之光景略有酬酢矣疏中又不無爽實之語云未知彼或不聞於臣而亦有別聞於他人者耶抑聽瑩於臣言而如是乎臣固神識迷亂言語顛倒前既錯說於當時忽又忘却於今日乎誠不欲索言而莫非臣衰老昏謬之致尚誰咎哉

伏乞亟降威罰以謝人言批曰子聞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無是非人也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每讀鄒聖七篇至此章未嘗不三復起敬自賊而藉手其罪難賞况近於賊其君乎不忍無將之義略及於僚相之批而卿疏下語尤涉難解朝房傳言卿非其人則何乃不言其自拔之方乎近來三綱斁矣九法墜矣今茲云云出於人其人之苦心卿須玩究於無是非人之聖訓也○判中樞府事朴宗岳上疏曰臣踰伏窮巷晚始得聞放歸田里罪人金鍾秀疏論向日庭請之事而未得其詳即見重臣鄭民始自引疏略舉彼疏中句語而有曰多有做錯又曰飾詐罔上聲罪諸臣無復餘地云云臣讀之未半誠不知措躬之所嗚呼今年今月乃何年何月大舜之孺慕彌篤周文之孝思倍切及至展拜仙寢也臣等驚惶爍灼罔知所措之狀今不忍更提而為今日之臣子者想伊日之光景雖使木石之頑豚魚之蠢尚不勝其寢驚而夢悸則兩大臣冒萬死陳請乃是天理人情之所當然此豈忍指為做錯之事亦豈忍指為飾詐罔上之罪乎至於日前闕官行禮尤萬萬焦惶煎灼臣從諸大臣後屢回請對情窮語竭不得已為庭達之計以 聖上之至孝承 慈宮之止慈翻然回聽侵夜回鑾百官軍民動色

相慶則此果做錯乎此果飾詐罔上乎彼亦臣子耳豈忍以此等語發諸口而筆之書耶重臣不過隨察與聞而猶以引義况臣等忝叨大官何敢諉之於彼疏之未領而晏然自在乎臣於年前疏論鍾秀若是尋常詆斥則顧何必與彼較挈而事關國家語涉君父義不容泯默而况其聲罪大官極其狼藉則臣亦大官中一人伏乞聖明重勘臣罪以快言者之言○左議政金履素上疏曰昨伏見行司直鄭民始疏本始知有放歸田里罪人金鍾秀日前推去之疏而其句中語可略略領會矣嗚呼向來園幸時焦違罔措之事後時承聞心神震越歷日追惟夢魂猶懼曾未幾何旋伏承闕宮展拜之命臣等竊伏念聖孝何時不篤而孺慕是日益切則比諸園所驚惶之時必有萬萬倍蓰之慮故臣等萬不得已蒼黃求對而忱誠未格不但不賜允俞反致經宿有命鑿與已戒臣等於此時他不暇顧只有仰籲 慈宮勉回聖心之一件道理而已則同我百僚焦灼之心悉陳三度懇摯之辭蓋其措語之際凡可以感動慈聽亟回鑿蹕之道宜乎其務從纖悉則達辭中園所伊時之事不得不詳細歷陳者此也然則達辭撰出雖屬重臣諸人庭籲之發論者臣等也文字之主張者臣等也而今以重臣疏見之則彼既全以伊日庭請歸之於做錯至引隨駕諸大臣為聖躬



靡不用極之舉而並歸之飾詐罔上之辭者抑獨何心發此口氣乎當焦遑處  
焦遑當勉回處勉回自是彞性之所同得臣分之所當然而今乃指庭請為做  
錯指達辭為欺罔少無一分惻怛之意闔發滿紙譏斥之語若使彼當着兩日  
境界則必將袖手而不同其扶護卷舌而不同其呼籲求之古今寧有是耶其  
亦忍其不忍者矣彼疏之蔑倫乖分雖不足多辨而臣既忝叨揆地率羣僚陳  
請而人之為言罔非極罪則固何敢抗顏朝端自同恒人乎伏乞聖明亟降威  
罰以快人心○右議政金憲上疏曰臣即見內閣提學鄭民始疏本繼又伏見  
傳教下者金鍾秀何為而忍為此不忍言之言也向者園享時事臣不忍復提  
以憾我聖心而蓋聞此日事而不流涕者非人臣也即忍人也至於達辭庭請  
之舉實出於焦遑罔措無所因極萬不獲已則其達辭中所陳勒歸於飭詐罔  
上之科者抑獨何心鍾秀之疏臣未之見而竊以閣僚疏本推之則其為不忍  
而忍者明矣為人臣而忍其所不忍則當作何許人也第庭請時達辭雖屬重  
臣而主張率籲者即大臣也臣以無似猥忝大臣之列而乃敢以飾詐罔上之  
言肆然陳請則論其罪狀誠合萬戮矣噫如使臣苟有一半分忠愛之誠足以  
孚感於人者則人之為言何忍至此此實臣之罪也伏乞聖明亟降威罰以勵

臣分批曰不忍仁也孝為行仁之本無將義也忠亦集義所生大抵忍近於將絜狎是也不知不忍之方焉知無將之道斯義皎如執契不須問於學究而知之惜乎卿等之徒規規於自引而為彼明其罪與暴其心間初無槩及於是可忍之顛末者實為卿等惑之仍命宗岳履素熹同為傳諭○領中樞府事蔡濟恭上疏曰臣得見重臣鄭民始疏本始知有放歸罪人金鍾秀疏詆向日庭請達辭之事臣震懍情悅莫省其旨意之所由然也繼伏見批旨與別下傳教憫念暴性之喪扶植義分之嚴霜雪缺鉞森布於十行之中臣雖被察自己嫌小為國事大安得不欽服於處分之下乎其疏隱情重臣殆盡辨破而第其多少做錯之句飾詐罔上之語劄着在臣不得不冒死明之凡所謂做錯者或情文之不當於天理而禮節之不合於朝儀也伊日之事揆諸天理而果不當乎考諸朝儀而抑不合乎天理也朝儀也決知其允合則有何別般做錯藏在這裏也以若無隱之志以若敢言之風獨不明摘著論以快其心而乃以姑不索言等語有若吞吐囁嚅者臣實莫曉其故也况飾詐罔上之說臣又滋惑矣伊日之事不過出於蒼黃罔措計無所出而此實 聖上之所親覽衆目之所共觀者雖欲飾詐何得以飾之雖欲罔上何從而罔之彼亦豈不知此而精神所湊

惟在於戕臣一人故不自知其言之無倫無脊也然今番此舉特其支流之散漫發見者耳其本源之所蓄積思之骨凜臣誠不知國家之稅駕於何地也臣忝居班首事多昏謬使揆地閣臣替受鋒鏑臣以何顏更對朝紳乎伏乞聖明亟降威罰以靖私義批曰園上之奏卿與領相交口迭發雖於伊時精神猶且記得則違語之謂以飾詐卿與領相當之到今又諉以爛報之錯書云而無論請負與親負反復咀嚼無難說之於膈氣之餘者是誠何心於卿等有可引之端乎且所疑亂於方寸之間者政在於其疏之上款庭請事大抵其時庭顛予以為非之亦以為過之若以舉措之過與不過下筆下語則以予為卿等兩欲全保之意寧或有昨教中微及乎卿等之以此為引尤不可矣卿於其人義蔑顧藉而觀卿疏辭宛轉不露圭角可以快洗近日示人不廣之弊俗殊甚嘉歎仍冀安心勿辭○領議政洪樂性復上疏曰伏承批旨臣罪臣自知之天奪其魄不能詳陳其時酬酢之事實臣罪至此萬殞猶輕茲效古人獄中上書之義身詣金吾露章自列彼所請朝房相逢之人臣不知其何許人而臣之與彼酬酢者但伊日焦迫罔措之狀而已至若斥遠云云臣未嘗承聞而仰觀者臣雖老悖既具彛性何心何事空然講張而傳之耶講張者必有其人而臣不

即請究言根有若臣替當者然此莫非臣將死之期也伏乞下臣司敗與彼對質以覈其言根之地千萬泣祝批曰一日再疏不已過乎况彼亦大臣卿亦大臣則下臣司敗與彼對質云云尤不亦過乎然則所謂朝房之說卿外必有別人何必使大臣對質然後虛傳者始能究出乎如有人渠當自現自現以後當為王府之所管况卿位居百僚之首其所現納即頃刻間一疏令所可為亦何至於越例陳章乎○副校理宋翼孝修撰申大尹上劄曰臣等即伏見傳教下者有金鍾秀削奪官爵放歸田里之命始知有向日之疏是一大變恠也為今日臣子者若有秉彛同得之性則豈忍復提伊日之事於事已之後哉以其前後負犯曲加容貸縷縷指教俾至今全活者何莫非至仁厚渥而罔念革心以報恩造而有此不忍言而忍言者是可忍歟且况庭籲於慈宮之舉者固人理之當然而噫彼鍾秀抑獨何心詆斥達辭至謂飾詐罔上命意陰謫下語乖悖決非人臣之所可萌心而發口者也究厥心腸萬萬叵測豈可以削官放歸薄勘而止哉伏願加等施律俾王綱復振亂賊知懼批曰批旨之昨斬今下各有所據爾等更當有處分矣○二月己未朔禮曹以各陵春展謁稟旨教曰慶科亦有所重今朔內勢難動駕近陵幾皆歷謁春幸之退於秋後情禮無欠



缺待秋更稟○左議政金履素右議政金熹聯名上疏曰臣等身被罔極之人  
言目擊無前之變怪草草引義忙忙治疏至於所當明辨所當痛陳者則槩未  
有一言之及臣等之罪也嗚呼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故曰君親雖不同忠孝無二致今 殿下之於臣等義雖君臣恩則父子今有  
人焉其親以無窮之孝思值永慕之歲月哀懷觸感榮衛愆損而為其子者焦  
遑罔措左右扶護靡不用極幸得其漸臻康安則雖使行路之人有所觀聞其  
必始而惻然而憂終又欣然而喜此政鄒聖所謂不忍人之心而凡在戴天立  
地之類莫不具此四端之一則彼獨何心為人臣為人子而乃反路人之不若  
曾無一半分惻怛焦灼之意肆然發口闐然投匭敢提不忍提之事於聖侯稍  
定之後一則曰做錯一則曰誇張至以飾詐罔上之目容易歸之於扶護聖躬  
之人者何其無天理無人心之至此極也嗚呼園幸之事今不忍追提而降氣  
之劑連進天和之復猶違當此之時奉還齋殿一時為急請負固人臣之常分  
親負亦人情之固然而均之為保護中一事尚何請負與親負之暇論哉至於  
臣等向日庭籲之舉亦豈可已而不已哉是年是日祇拜闕宮以 聖上終天  
之孝思出戶入門自有按住不得者則聖體受損必將有倍於園幸之時於斯

之時大小臣僚率皆憂違切迫積誠仰格終未回天則其所以齊籲 慈宮勉抑聖心悉陳向來之事實或冀當日之回鑒者抑亦盈庭臣民所同得之憂忱也今乃以此直斷以做錯而猶以為不足從而結之曰不敢索言顯有無限包藏無限不平以其語脉想其言意則實有恒人常情所難測度者其若以臣等為不當仰請於 慈宮而請之云爾則臣等之當此時值此事以保護聖躬之道同聲仰請於 慈宮是其義理也事面也只見其至正至當而不容但已也乃敢容易下語略無顧忌自歸於滅天理斃民彝之科乎至於不敢索言云云而轉益凶險一句二句將心已露即此四字亦一斷案大抵就其疏而論之上款之滿紙悖說罔非背馳保護譏朝庭籲之節節叵測者也未知所蓄積者何心所疑亂者何計而不顧關係之至重不思倫綱之莫大肆然無難於發諸口而筆之書求之往古曾有是 否 殿下之於金鍾秀生成陶鎔思造罔極其身之萬死一生姑舍之惟其長沐孝理之化每荷錫類之仁者凡今在廷之人莫不代為感頌則渠以垂二十年北面之臣子忍為此不忍言之言於不忍仰提之時噫鍾秀而忍於此天下事固無所不有矣若不嚴加處分明正典章則倫常何以闡明民志何以底定世變何以止息朝綱何以維持乎念之及此憂憤

交切伏願聖明深思快斷毋或涵貸亟降嚴討之命焉批曰反復疏本即一部  
舊踏昨批不言乎聲其罪與暴其心間明言是可忍是不可忍之類末然後從  
違可決而鎮日尋章致煩酬應得無未盡於義分者乎緣卿等瀆擾何來膺煩  
之症如期侵尋問諸藥院○藥院請承使不許○庚申藥院求對者三皆不許  
○領議政洪樂性上疏曰臣於再昨冒罪陳章請究言根及伏承現納之教聞  
命以後即為嚴查窮覈而達宵歷日終無自現之人臣實欲鑽地而不可得昨  
夕馳送錄事於放歸田里罪人金鍾秀處問之則以為耳聾聽瑩云罪人既以  
聽瑩自服則講張之言不出於臣口雖可知之而第傳說之人終不直言現納  
之舉尚且稽遲致煩酬應於藥院口啓之時一則臣罪二則臣罪伏乞亟降鈇  
鉞之誅噫嘻金鍾秀之罪可勝誅哉臣急於仰首哀鳴請被嚴誅雖不敢劈破  
竭論而憤痛駭惋之忱實倍他人冒死略陳惟 聖上垂察焉噫彼鍾秀亦是  
橫目之流含生之倫則何獨無同得之天而以今日壯面臣子乃於聖心稍定  
膺候才降之際忍提不忍提之事忍發不忍發之言少無顧忌之意視作尋常  
之說恣意騰牘汲汲投匭此正所謂其心所在路人所知者也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伊日庭請之舉亶出保護之意蓋是年是月倍切茹痛 慈宮之心即

殿下之心也 殿下之心亦 慈宮之心也 先寬慈心然後可以期回聖心則  
臣等之疾聲齊籲不於我 慈宮而何所因極哉彼乃或謂之做錯或謂之不  
欲索言用意叵測遣辭陰慳包藏閃忽如鬼如域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必欲  
禍人家國圖逞宵臆情跡昭著真贓綻露天神共殛國人齊憤此不但為 慈  
宮之罪人 殿下之罪人而實為 宗社之罪人也此而不明正典刑夫伸王  
法則天曩戮人紀絕其將國不國而人不人矣伏願廓揮乾斷亟行天討俾君  
臣父子之大防昭揭不墜於天地之間焉批曰朝房一欵雖見於其疏未嘗問  
於卿等而卿先提說於疏中於是乎以慰勉之意俾許自拔今見卿疏問於彼  
彼答以聽瑩云爾則傳之雖不然聽之者乃誤卿之傳之即出於追道光景之  
誠衷此亦臣分人情之所當然在卿何嫌乎予則曰卿之自初疏提及朝房二  
字甚以為不可况彼之負犯不係此一欵無加於聽瑩無減於錯傳者乎附陳  
致討之說苟至寬也宜有鳴冤如果有是自有士師此非摸索臆決者明日班  
聯宜備鼎席安心勿辭視事○辛酉 上將拜 永禧殿以聖候未復命寢之  
○藥院諸閣請診不許又請直宿並不許○原任大臣及時原任閣臣求對不  
許○壬戌藥院請入診仍請直宿並不許○癸亥藥院請診不許付處金鍾秀



于平海郡三司

大司憲林著誥大司諫李鼎撰義申大尹司諫李錫夏掌令李益振持平姜僕尹行誥獻納洪秀脫修撰宋翼李副修撰李

相續正言

合啓言噫嘻痛矣賊臣金鍾秀以戾惡所鍾專懷凶禍之圖事君父

惟以行宵臆為務在國是惟以蔑倫常為主傳襲有源蓄積有素甚至於今番

凶疏而極矣噫嘻其所謂飾詐罔上等語何為而發也園幸時事臣等亦有身

親仰觀者今不忍復提重憾我聖心而當時燭灼之狀苟有秉彛孰不血涕噫

彼鍾秀亦一止面於我 殿下者抑獨何心忍為此不忍言之言於時移事過

之後有若乘機而逞計者乎曰飾曰罔即為無其實而虛張者道也是可忍耶

乃若闕官展拜時庭請之舉又出於今日臣子萬萬焦遑之心則渠乃以庭請

慈宮謂之做錯者亦果何許凶腸以其情理之不當為耶事面之不當然耶此

猶不足至曰不欲索言若有許多可言之事而姑為不發者然其無限包藏顯

然詆斥畢露無餘此又可忍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藏蓄醞釀隨處肆發

噫龍蛇可化為赤子鍾秀豈肯為 殿下臣哉以我 殿下出天之孝倍切是

年撫時之感聖懷之疚傷玉候之愆和無時不然而此際凶疏之闕發遂致膈

候之添加以若貫盈之罪惡豈可一刻容貸於覆載之間乎請放歸田里罪人

金鍾秀先施中道付處之典依啓○甲子藥院請診不許○命 景慕宮春享

甲寅

攝儀初命親行 上以 南殿姑未行禮先行宮享有所不敢有是命○乙丑  
藥院請診不許○召見大司成鄭大容大容啓言今番慶科庭試文科直赴人  
皆為許赴事曾有傳教矣第慶科既無初試則應試等事有不得不稟定者舉  
人之當直赴者試紙與儒生試紙體樣本自不同且直赴則易書儒生則自書  
此已節節掣碍至若一場內試券安寶與踏印之相雜溯考前後謄錄終無可  
據之例自下舉行多有疑眩難便者敢此仰達教曰卿言亦然自書與易書之  
別雖無所關試紙之安寶與踏印相雜果如何收議批答中當措辭處分矣○  
命慶科庭試文科設初試武科初試與謁聖分所各設兵曹啓言問議于時原  
任大臣仍又收議於文衡及曾經文任與諸將臣則領議政洪樂性以為兩科  
之同日試取雖有已例而至於今番庭試所重自別區別分屬左相議似好而  
臣意則當此曠古罕有之慶其在廣慶之道初試亦不必合設自旬間分日分  
所則舉子雖多隨到隨單似可及日出榜自初試各設未為不可且以文科言  
之亦設初試廣取多士非特有助於揀選實才之方尤有關於賁飾慶禮慰悅  
八方之道如此則許多文武直赴之類舉被唱名之恩矣云領中樞府事蔡濟  
恭以為今番庭謁科即兩科而初試則為一以初試落榜者言之便是失了一

科在渠輩雖似抑鬱既有丁亥已例則非今初有此則不必為恤但殿試額數多寡與丁亥懸殊今則決不可一日了試當以二百人先赴謁聖其入格者即日放榜三百人付之翌日庭試與文武直赴之類并行殿試則似不至掣碍而但初試五百人中先二百後三百一有區處然後分屬兩科就兩所試榜五百人中各以榜上百人割付謁聖餘者各為一百五十人兩所合其數當為三百此則當付庭試殿試然一榜之中從某至某或赴謁聖或付庭試而况兩科隔以一夜則雖榜中入格之類猶難明知其某甲赴聖某乙赴庭則忙擾錯雜勢所必至而如是之除又安知無符同下隸作奸犯科者乎此必兩所初試使之前數日出榜明白知委於舉子輩無至有臨場眩疑雜亂之弊恐好云判中樞府事朴宗岳以為丁亥慶科雖與謁聖有同日唱榜之例而今年之慶曠古罕有者也科與丁亥同而飾慶志喜之方非丁亥可比然則一日之內非但許多文武直赴之類勢難同日放榜且揆以事面恐不可如是苟艱也臣愚以為分日唱榜恐合審慎之意矣至於初試五百人區別分屬慶科事體所重自別難與他科比而同之初試中以上三百人屬之於庭試以下三百人屬之於謁聖不害為平均區處之道矣云左議政金履素以為兵曹回啓雖有丁亥已例之

可考而來月則先行謁聖於二十五日其翌日又設庭試則初試之合取五百人雖依丁亥已例至於殿試則似不可不區別分屬矣又况直赴之數極為夥多決難同日試取臣意則初試五百人中每所榜上各百人使赴謁聖以下一百五十人合三百人使赴庭試殿試而許多直赴使之并赴於庭試殿試則似合區處之道亦無苟艱之弊而事係科制有難輕議云大提學洪良浩以為今番兩科殿試若依丁亥例合設同日則雖有舉子除弊之道而許多文武直赴之類有難一時并付試如聖教蓋丁亥則其時直赴數少今番則武科直赴殿試殆近六百直赴會試亦過五百云以此許多人實難應試科次於一日之內量其事勢無以周旋依初定日設行恐合事宜且以初試言之五百人之分屬兩科不但勢難區別遠道舉子將欲各赴兩科而若合設一日則似有缺望之歎雖有累糧留連之弊所費反輕於所重莫如初試而分設兩日則實叶舉子之情願而兩初試間稍展日子然後可免窘急錯亂之弊矣雖以殿試言之謁聖與庭試連日設行則謁聖之當日唱榜輒致犯夜而翌曉又為開場不但舉行之難免窘速許多舉子亦似有難便之端伏况聖體連日臨軒有妨節宣之道若有吉日則稍令進退實為穩便行司直鄭昌順以為文科則親臨謁聖固



是即日放榜之科而庭試則既除初試一遵古規畢考後科次出榜出榜後擇日放榜則兩科之同日設行其勢末由固無可論而武科則謁聖庭試俱有初試各有規矩以其規矩分日試取謁聖入格者赴於謁聖庭試入格者赴於庭試俱為入格者許令並赴而若以初試日子之促迫難於容旋則初試開場前期進定遠方舉子隨到隨付追捧單子並許赴試則既除留滯之弊且無不及之慮至於京鄉直赴之類文科則本無謁聖直赴之例當付庭試數亦不多第次不難而武科則額數既夥雜亂為慮則以其直赴次第分半各付於庭謁聖則亦似無紛擾之弊矣云弘文館提學閔鍾顯以為今番庭試實是國家莫大之慶而又因謁聖之當次特輸鄉儒之慰悅有此連日設科之命是其科名也體段也固自不同今若以武科初試之將不免合設並與文科而合設則恐涉未安不但為許多直赴之不得唱名有欠於同慶之意也臣意則恐當日設行雖以武初試言之分四所試取禁其雜亂防其呼不之弊實惟在於試場之申飭奉行之能否此亦恐不必合設並取使科名混合而無別也丁亥年例雖有可據而今年慶科及謁聖則依初定奪各自設行恐合事宜云壯勇大將金持默以為丁亥年雖無分日之例今此慶科殿試時許多文武直赴之類及武

初試五百一日之內有難并為區處臣意則分兩日為之而武初試五百內除  
出三百屬之庭試其餘二百屬之謁聖則恐合便宜而事係科制有難輕議云  
御營大將李敬懋以為庭試及謁聖初試同日合設並取五百人額數之此前  
增百寔出廣慶之聖意而並許直赴則數近二千當日出榜必致窘束元榜初  
試五百人外直赴殿試與會試之類分日先試殿試日同為科次恐似便宜云  
禁衛大將李漢豐以為庭試及謁聖殿試依丁亥年前例同日設行則直赴例  
不得許赴而自前如有特教則雖多許赴之時今番則直赴殿試及會試之類  
至於千有餘人之多與元榜五百人合試則當日唱榜必致窘急如或分日設  
行則似無掣碍之端而至若五百初試之區別在於初試出榜之時就其入格  
中先取三百人屬之庭試次取二百人屬之謁聖以為分屬應試之地則恐似  
便當云行副司直徐有大以為庭試及謁聖之連日設行寔出舉子輩除弊之  
盛念而至於武科初試一款終有難便之端合取五百人而許赴廿六日庭試  
則許多直赴難以區處若分日加設則區別額數分屬先後誠有掣碍之患臣  
意則莫如武科初試三百人依初定日試取而許赴於廿六日殿試謁聖初試  
則差待庭試出榜後二三日試取二百人而許赴則其在重科體慰武舉之道

恐合事宜云矣臣於日前諸將臣收議草記已以別無他見仰陳而大抵慶科與謁聖初試分四所設行於一時則舉子輩呼不之舉弄奸之弊在處皆然雖欲使之一一應射一一嚴防而其勢至為難便今此添額合設之下教誠為至當矣以殿試言之初試額數既已合設則亦不必區別庭謁分屬兩日一依丁亥年已例同日試取而若或以原初試及直赴額數甚多未及一日內出榜則原初試五百帳殿應射直赴人負分半慕華館或止營試取後計其矢數多少以定次第恐合事宜伏惟上裁教曰當初謁聖之欲行於慶科前一日以謁聖年條之太遲未有甚於近年而然也武初試之合設分設俱有掣碍諸議同然且直赴人試券一事果如泮長舉條以此以彼當有濶狹領相議之文武各設初試以為飾慶慰悅之道云者其說甚好而遐方多士必未及於旬三矣領府議之以武初試五百分屬庭謁兩日略依丁亥年例云者亦好而先朝丁亥年謁聖與慶科初試殿試並皆合設於同日則丁亥之例亦有差殊矣大抵合設最為兩便而今番慶科為所重也恐有因便之嫌若就兩相議擇用則文設初試以慰悅之武分兩科示為所重庶可以各自有據慶科文科初試先行於今二十五日而武初試依初擇日設行殿試及唱榜依例分日擇吉謁聖則當

於二十六日為之為多士之慰悅既設初試則武士亦必願其各設慶科所重何如當令均歡謁聖武初試亦於十三日分所設場差退一兩日試取○黃海道水軍節度使李海愚馳啓曰大青小青兩島遣中軍周察形便則大青幅員稍廣雖有可以墾田處而芟除樹木削平沙石不可以時月期民戶今為二十六依山結幕掘土為室欲出陸謀食則官禁至嚴坐此待盡誠為切悶而小青則山勢傾斜洞壑狹小雖有可墾之土終非莫居之地民戶今為二十二而草草構巢無異大青兩島居民皆以唐船為憂蓋此兩島介在唐船去來之要路東距所江二百里北距白翎鎮為三十里公然等棄誠為可惜所謂應募者俱以無恒心無恒產之類舉有朝聚暮散之心今若自官拘束不能任其行止則必無應募之人又令出入無常則斫伐樹木穿鑿完島將為奸民逋盜數非徒無益恐又有害唐船出來多或數三十隻小亦一二十隻例以兩島之空虛解置卜物出沒漁採今既民居之後不可任其去來當為追捕瞭望兩島防卒分排定數少不下百名并與所受料米與莫居之民先施接濟之策趁今區劃不然則使此居民任其去就勿復拘檢不害為先事祛弊之道請令廟堂指一分付○丙寅○丁卯行酌獻禮于永禧殿○大司憲林著詰上疏請覈金鍾秀



奴僮帶隸教曰憲長疏語有大不可者奴僮帶隸豈可問乎况朝房事不但餘事之餘事彼雖聽鑿云而傳之者領相外豈有別人乎身為風憲之長為此無於法之請者彼固千千萬萬不足惜獨不念朝體乎原疏還給捧納承旨推考因此疏始知伊時大臣之推覈隨駕卿宰以下帶隸之舉矣此亦豈非極不可乎既捧自現又為替問然則置卿宰於欺隱之科也大臣事萬萬慨然矣○領議政洪樂性胥命教曰聞承宣言左右相則伊時并與錄事而捉詰云然則卿之替治卿宰帶隸比此雖謂之無所失亦可左右相事豈特曰慨然而已何其太疑眩於疏辭而太做錯於覈問也卿須安心勿待命○戊辰左議政金履素右議政金熹胥命教曰勿念反爾朱子雖戒不可開棘范相亦言抵律之後猶且不必為無例之例此乃不曰云云而曰槃劍之意也至於卿等更暴前疏未申之蘊似因路阻而不敢為之大抵伊後卿等處義未知其果得當乎由前而朝體不可不顧由後而臣職不可不修卿等念之哉勿待命○以黃昇源為司憲府大司憲鄭致淳為司諫院大司諫李文源為判義禁府事文源旋遽以任希曾代之○己巳御明政門親試到記儒生製述還御便殿試講製居首生負黃萬齡講居首幼學崔鳳和直赴殿試○以李昌漢為司諫院大司諫○庚午

御春塘臺召見八格儒生行西北別付料試射○上以 貞聖王后忌辰在近

命銓曹甄錄達城府院君祀孫○大司諫李昌漢掌令洪克浩詣臺過午不傳

啓始命竄配承旨有言其由於肅拜遲滯教曰罪在中官乃配中官昌漢等分

揀○左議政金履素右議政金憲免履素等迸出城外仍向縣獄教曰鎮日一

番胥命能不為惑於八方聽聞既知疏顛之路阻則今朝之煩瀆萬萬如何且

其疏語噴薄於討彼而已有何絲毫警發於牖俗活衆之資乎本義係是汝禁

孰敢復提於今日而罪人之為罪人由於差毫謬千真所謂涓涓者至於懷襄

此箇事理雖於言外其果剖破乎大官如此則其餘將何以人其人循例勿待

命之批有欠誠實反非禮使之義左議政金履素右議政金憲免相○以金履

禧為司憲府大司憲朴基正為司諫院大司諫洪億為判義禁府事○竄金鍾

秀于平海郡三司大司憲金履禧執義許陞司諫李爾熙掌令李儒修獻納金

李相瑛合啓言噫嘻痛矣金鍾秀之忍於不忍胡至於此極也凶疏闖發雖在

今日苟求厥由一忍字之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我 聖上日月之

明豈有遺照而向當朝家艱虞人物乏少之時謂如渠者或可以半分裨補或

可以一事報效曠世遭逢肇自宮筵不次擢用粵自初元寵冠薦紳位至鼎鼐

而曾無微勞之積銖徒見百罪之彌天猶且仁推容物德洽好生渠反甘心陷溺而輒拯拔之渠自將身就死而屢生活之使渠而豚魚也木石也宜乎含息畏法改心革面以為勉向國家少盡臣分之圖而夙宵揣摩不越萬般誰惑以是而眼無君父以是而背馳國是為今日臣子者所不忍提說而忍於提說所不忍濡筆而忍於濡筆習與心成勢與地長駸駸靡所止屆伊來倫彞之數塞隄防之頽圯人心之陷溺世道之乖敗何莫非鍾秀忍於不忍之致而以至今番凶疏將心益露悖節愈彰矣渠之肆然投匭不先不後必於閔宮回鑾之後筵席承候之餘人皆歡忭而渠獨慙然而不平天臨咫尺而渠則漫稱以覺悟外若節節自服件件知罪而惟其滿腔忍心隱然自在則其所以不旋踵而忍將此滿紙至凶之說忍呈於玉帛纒安之際者此也若其上款之詆斥庭請一事言之膽掉思之骨顫噫以 殿下之臣子目見聖慕之過度明知聖侯之越添而大小同情疾聲呼籲於 慈宮之前者其心油然而然其義皦然蓋是年是月是日慈心之茹痛即聖心之茹痛也其所以先寬 慈宮之心亟回 聖上之心者不於我 慈宮而何所因極哉先之以多少做錯繼之以不敢索言既已顯加咆哮又有無限包藏渠若人也豈忍為此若以為聖躬保護之不當仰

請於慈履則是無天理也若以為臣僚庭籲之不當仰徹於慈聽則是無臣節也無天理亂也無臣節不敬也此不但為 慈宮之罪人 殿下之罪人也抑亦 宗社之罪人天下萬世之罪人也噫鍾秀之忍於不忍厥惟久矣事關不忍輒忍言之既忍且忍無所不忍而今茲忍不忍之舉又在於登對自服之不數日內國家何負於渠而忍為不忍為之事忍言不忍言之言輒轉至此極也殿下之於鍾秀生活之撻拔之者亦已屢矣而一張凶疏自成斷案此而不亟行天討即施王章則亂臣賊子無所知懼將使君臣父子之大倫大法乖廢數晦而無餘地矣豈不凜然而寒心哉國論如沸輿憤益切破窩拔根之道有不容少緩且伏念以我 殿下出天之孝倍切今日撫時之痛則王侯愆和慮或復作臣民之憧憧焦心每在於此而才因鍾秀凶疏之闖呈以致日前膺氣之彌留其貫盈之罪惡尤不容一刻假息於覆載之間請平海郡中道付處罪人金鍾秀先施遠竄之典批曰依啓義禁府以鍾秀明川府遠竄啓教曰法自法罪自罪流放竄陴各有許多層節無輕重毫忽之差者即所謂王府之關和也平海距京近八百里名雖中道實則遠地付處之定於是邑一二久近之例亦非好例伊時欲為下教而慮或啓其窺覘未果矣今雖依施加律必不止此則





慶咸造多士分所試取即罕有之盛舉也其所蒐羅之方往復僚相與之講確則領中樞府事蔡濟恭以為三四十年來科場之弊日滋月加有若病入膏肓莫可下手其崇未始不發源於庭試初試也蓋庭試初試分設三所其額多則為千少亦出入於五六百內外為舉子者初不以科舉視之公肆請囑不畏人知為試官者亦不以科場視之輒曰此是知舊子姪之赴舉錄名何必用迫切之政乎成給私符殆若俗所謂饋酒生色於是場屋之法大壞習熟見聞以為每科固當如此遂至有向來三層續之稱號而國法之蕩然無復餘地矣試官近密法從之班而放倒如此士子他日公卿之需而悖頑如此臣每仰屋太息不知攸屆 聖上臨御之初深燭此弊思所以大釐革大更張使文任卿宰各陳長策而臣於伊時終不敢以一語仰塞明命蓋知盈庭之論或不過救其末而已或不免非徒無益而又生弊而已故寧以不言為省煩之要道矣其後科制雖未有更張至若庭試初試亦未聞續續有之矣今因事勢所迫不得不有分所取三百額數之命而其蒐羅之方至令廟堂講究以聞臣若有所講究於中者何敢不言於初元歷詢之日而今乃言之乎無已則只有擇試官而已如欲擇試官必有文眼有公心而後乃可議也蓋雖有文眼無公心則珠玉棄之

芭籬矣雖有公心無文眼則玳瑁視作珠玉矣由是言之考試之官不亦難其人哉無好人三字臣不敢發諸口今日廷臣亦豈無可以堪其任者乎擇之斯得矣至若早呈大是不可不矯之弊書題命於子丑時辰懸之則日出前無敢呈券捧券之意預為知委於試所及士子處無或違越則雖係救末似不無一分之益矣臣於此又有切慮之者前後節製與到記應製殿講時直赴會試及給分者凡幾人矣給分者則雖以恩賜別坐於初試試場直赴會試者在渠無用為初試既已閑遊則為其族屬親友掉袂入場惟意代述勢所必至若然者放心橫說以一人而做得三四篇即容易事也此不痛禁科場之嚴顧安在哉申飭泮長凡係已占初試援兵入場者施以會試攔入之律恐不可已矣云判中樞府事朴宗岳以為科舉之弊莫近日若也欲掇其弊譬若築堤而埋水終無可掇之道故臣於數十年前待罪薇垣時疏論面試之為要道矣伏想聖聰亦或記有矣臣之愚見前後無異同抑其次則早呈之弊也昨於試所伏奉明命試券中早呈者一併棄而不取大聖人矯俗勵世之意臣不勝欽仰蓋今番之科乃無前之大慶其在廣慶志喜之道若或遺珠則豈不可惜乎自今為始嚴立科條一以為面試一以禁早呈則庶為要而不煩兩盡其義流來積弊可

以頓革士習之淪薄亦可以丕變云臣意則近來科弊滋甚固非卒乍之間可  
以釐正者則况以臣昏耗之神識有何矯俗之策而第先嚴科場以正士習之  
紛競而近來早呈之弊在所當矯倚馬之才固難責之於人人則刻燭之頃何  
以盡其才乎子丑時懸題既有成命捧券亦限以幾時時未當限則勿令捧券  
庶可少補於蒐羅之方遺珠之患而此亶在有司之臣對揚之如何以此嚴飭  
試所仍又知委多士恐合事宜請上裁教曰依領府議施行而時限事領相領  
府之議俱好今番春到記科次以景晚之第二券特置壯元者意在使多士知  
之也况慶科當前監試不遠以此載之科舉節目申加嚴飭庭試初試出榜雖  
遲遲考券例不過三日則升四夜三更懸題升七日申時出榜毫無窘速之弊  
捧券時限之差晚尤無不可依定式限以三時開東時呼呈捧券直赴會試之  
類捧殿試試券於庭試初試入門之後一以示待士之意一以遠納履之嫌○  
校書館印進奎華名選辛丑癸卯兩選抄啓文臣等哀輯其應製詩文名之曰  
奎華名選特命印進蓋出獎勵之聖意也○丙子○丁丑展拜于景慕宮○  
大司諫朴基正掌令李儒修聯名陳劄請寢遠竄罪人金鍾秀平海地仍置之  
命亟允明川府遠竄之請俾存加律之意批曰意在嚴法非欲濶狹○加施金



鍾秀極邊遠竄之典三司

掌令姜文會持平安廷善校理權坪及至顯正言李東見修撰李貞運吳泰賢副修撰沈興永李相璞

合啓言以渠之曾經大官當律尚未亟行又值齋日大論未即繼發付處之地仍為遠竄尚令假息已是失刑三尺快施一日為急請平海郡遠竄罪人金鍾秀先施極邊遠竄之典批曰依啓合啓初請絕島安置上問承旨李益運曰今日臺諫諸臺應以金鍾秀加律為請所請何律云乎益運曰俄已傳啓以絕島安置為請矣上曰律名自有次第今番則以極邊遠竄定其律名何可徑請島置乎此非濶狹於罪人法律不可達例承旨往傳于臺廳於是三司以極邊遠竄擬律義禁府以慶源府極邊遠竄啓○召見江華府留守李洪載辭陞也○戊寅教曰三日製明日當於仁政殿親臨而今番慶科文武初試之用三百者丁卯年仁元聖后六旬慶科有三百初試之例而然也武舉為念實才之遺珠單技優等者使別單修啓廣慶之道儒武何異且聞鄉儒上來者亦夥然豈可空令渡瀾乎明日試券紙頭京儒書京字三都八道各書府名我國用人專取科目路益狹窄昔之徧及遐方尚矣近來則不及於畿湖又不及於江以內城以外而倖占之家皆在於南山北岳之間苟且如是而雖欲恢張於用人之際其可得乎花製親試之前期發令已有所斟量者明日試取後通京鄉

取居首一人當賜第又當以二百人直赴會試及給分京儒則兩枝只各取五人其餘并屬鄉人以示朝家廣敷邦慶廣求人才之本心○復授前左議政金履素相職諭判中樞府事金憲入城肅命○已卯御仁政殿行三日製入門儒生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庭不能容命仁政殿庭至禁川橋外許令列坐收券一萬五百六十八張居首幼學金就強直赴殿試直赴會試者百人給分者百人施賞者百人○庚辰以鄭好仁為司憲府大司憲○加施金鍾秀絕島安置之典三司大司憲鄭好仁司諫李純默掌令姜文會持平申龜朝校理張至顯王言李東冕合啓言特以曾經大官之故請勦自有次第當律尚未亟行王章久稽輿憤愈切請慶源府極邊遠竄罪入金鍾秀先施絕島安置之典批曰依啓○冬至正使黃仁點副使李在學馳啓曰臣等一行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北京直詣禮部呈表咨文漢侍郎劉躍雲率諸郎官祇受後臣等住接於南小館二十四日皇帝幸永安寺拈香臣等因禮部知會當日曉頭與書狀官及任譯詣神武門外待候黎明皇帝乘黃屋小轎出來到臣等祇迎處駐轎問曰國王平安乎臣等謹對曰平安矣臣等祇送後因禮部言還宮時祇迎停免故即為還歸二十七日因禮部知會臣等詣鴻臚寺行元朝朝參演禮而琉球國使臣來到同為演禮禮部知會內二十八

日皇帝親祭太廟兩國使臣祇送祇迎故當日曉頭臣等詣午門外祇送而禮成回駕時亦為祇迎二十九日皇帝設年終宴於保和殿臣等因禮部知會當日曉頭入保和殿鴻臚寺官引臣等坐於殿陞上琉球國使臣在於臣等之下平明皇帝御殿動樂進饌設雜戲臣等亦有宴饌而兩人共一卓各賜酪茶一巡少頃禮部尚書德明因皇旨引臣等入殿內至御榻上皇帝手舉酒盃親授於臣仁點臣跪受叩頭次授臣在學臣亦跪受叩頭宴罷後光祿寺輸送宴卓又送歲饌各一卓晚後通官自闕內賚來橘柑石榴兩使臣及書狀官處各賜十餘枚而南邊進貢纔到此頒給本年正月初一日五更量臣等與書狀官及正官二十七人詣午門前等候曉頭皇帝出幸堂子少頃還宮而文武諸官祇迎祇送已為停免故臣等則禮部亦令停免平明皇帝出御太和殿受賀臣等入殿庭坐西班末同行三跪九叩之禮初二日皇帝設歲初宴於紫光閣臣等因禮部知會當日曉頭入紫光閣日出後皇帝乘小轎出來臣等祇迎隨入班次皇帝御閣後進饌設雜戲臣等兩人各賜一卓又賜酪茶一巡禮部尚書因皇旨引臣等至御榻上皇帝親賜酒盃於臣等如年終宴時臣等跪受叩頭宴罷後使內務府頒賞於臣等正使錦三匹漳絨三匹八絲緞五匹五絲緞五

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內務府大臣和珅監視頒賜歲幣方物無弊準納  
初六日皇帝幸圓明園臣等因禮部知會當日曉頭詣三座門外等候平明皇  
帝乘黃屋小轎出來臣等祇送後退歸初十日皇帝自圓明園還宮臣等因禮  
部知會祇迎於三座門外十二日皇帝詣祈穀壇齋宿臣等因禮部知會當日  
曉頭詣午門外祇送十三日禮成後皇帝幸圓明園臣等因禮部知會當日曉  
頭詣三座門班次禮部尚書記均押班御膳房官負以皇旨賞來饅頭一器頒  
給臣等於班次平明皇帝出來閣老和珅傍奏臣等祇迎之意皇帝自轎輦諦  
視臣等因禮部知會仍為隨詣圓明園住接於行宮近處午後通官引臣等入  
山高水長閣就外班向夕皇帝出御閣門之前諸般雜技及燈戲次第設行內  
務府以果盒熟肉元宵餅等饌饋臣等內務府大臣和珅金簡等出來監視十  
四日臣等又入山高水長閣皇帝御座後令臣等入內班賜酪茶一巡後出就  
外班燈戲及饋饌一如十三日十五日曉頭皇帝御正大光明殿設放生宴臣  
等先就殿陛班次鴻臚寺官更引臣等坐於楹外少頃皇帝出御殿上動樂設  
戲槩如紫光閣等宴禮部尚書以皇旨引臣等至御榻上皇帝親賜酒杯臣等  
跪受叩頭如前日宴罷後還歸私次午後又入山高水長閣皇帝御座後臣等



入內班賜酪茶一巡出就外班饋饌與燈戲皆如前而又設火炮之戲退歸後禮部因皇旨令臣等製詩以進故臣等各製七言律詩一首書送禮部十六日禮部因皇旨使臣等姑為退去故臣等還歸館所十八日臣等又詣圓明園十九日晚頭禮部知會令臣等領受加賞禮單故臣等詣禮部朝房禮部郎中明善傳授大緞二疋綉牋四卷筆四匣墨四匣硯二方福字方牋一百張雕漆茶盤四箇臣等祇受以授上通事譯官使之復命日呈納臣等各賞緞一匹纈牋二卷筆二匣墨二匣同日午後入山高水長閣內班皇帝御座後應製諸臣皆謝恩故臣等一體叩頭皇帝命臣等進前曰爾等回還須以吾意傳語國王平安可也臣等更為叩頭退坐班次後賜酪茶燈戲火炮一如十五日皇帝入內時令臣等隨後通官引臣等歷入數門前有湖水方冰皇帝乘雪馬從官及臣等亦乘雪馬隨入慶豐圖殿宇燈火與山高水長槩是一樣臣等坐階上觀燈戲少頃退出二十日晚頭因禮部知會自圓明園直詣午門前與書狀官及正官二十七人領賞二十四日臣等詣禮部領下馬宴回到館所仍行上馬宴表文七度十八日開印後自內閣翻清入奏當日以知道例下三十日受回咨文二十二度二月初二日自北京離發皇諭癸丑四月二十六日奉上諭仰蒙吳

蒼眷祐績緒凝麻臨御以來海寓敷寧遐方向化膚功熙績幸躋十全踐祚年滿六十實二十五即位之人君所難得也前曾降旨于六十一年歸政允宜懌澤覃施與海內臣民歛時敷錫而嘉惠士林之典尤應預為舉行着于乾隆五十九年秋特開鄉試恩科六十年春為會試恩科六十年秋即為嗣皇帝恩科鄉試丙辰春間即為嗣皇帝元年恩科會試所有應行事宜着該部照例預備其各直省舉人大挑着于六十年會試後該部奏請辦理但此時雖距歸政之期不遠朕惟有日益孜孜不敢稍存盈滿以期與天下蒼生共迓天眷之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以尹師國為司憲府大司憲○辛巳申明式年監試時京外照訖講之規禮曹啓言科場紊亂京鄉一般以至目不識丁手不操筆者舉生匪分之想率多冒占之弊苟究其由照訖講之不能修明而然也謹按大典通編諸科條有曰科場應赴人無照訖號牌者停舉以此觀之在前京鄉之一體舉行可知而今則鄉外此法便歸蕩然科場之不嚴士習之不正職由於此今年則申飭七道照訖講前期開場各其地方官各別嚴捧必以自作自書者抄擇修成冊送于京試官都事入場之際詳考其照訖帖有無始許赴試畢試後如有倖察者地方官從重勘罪京試官都事論罪而守宰中文蔭倅則躬自

捧講武俾則地方儒生移送隣邑文蔭守令處捧講鄉儒之願赴京試者受公文來付四館所然後始許赴漢城試如是申飭之後或有無文筆倖占鄉試之類無公文冒赴京試之人舉子移法司照律地方官草記嚴處若或能文而不善書混歸不許赴之科有乖以文選士之意考試之際只觀文之工拙不論筆之優劣京師及畿內儒生四館所照訖講自有新定節目另飭舉行俾有實效從之○壬午以李坤為司憲府大司憲○教曰今番慶科武所有八十七十之舉子其數夥然且聞居住多在遐鄉尊年之時當有別般軫念之舉雖有殿試日待令之命而豈可遲待乎明日待令儒武何異况初試在明儒生年七十八十者紙頭各書年歲七十八三所各取三人八十人如無達格之處題外之句切勿峻考並付之額外以為殿試日別坐較藝取雋之地令三所試官知悉○癸未齋宿于春塘臺○御春塘臺試慶科呈單中年八十武士設帳布取三中以上應試者十九人俱入洛並賜第○上謂承旨徐榮輔曰謁聖雖非慶科乃因慶設科則是亦慶科謹述先朝戊辰慶科時仁元聖后臨觀故事仰奉殿宮以為臨觀之地殿宮有賜饌於諸臣此亦仰述故事也使榮輔諭于諸臣宣饌于文武試堂承牌人承史侍衛宗宰○以鄭昌順為弘文館提學○甲

申行酌獻禮于文廟還御春塘臺試文武科文取金近淳等六人武取朴齊家等三十一人放榜○以訓鍊大將趙心泰為水原府留守○以徐有大為訓鍊大將○藝文館提學沈煥之罷以鄭民始代之○以李漢豐為右捕盜大將○乙酉召見謁聖新恩○遞兵曹判書徐有昉以具庠代之○遞藝文館提學鄭民始仍任前藝文提學沈煥之○大司諫朴基正等合啓請安置罪人金鍾秀加施荐棘之典教曰合啓啓語有違格詣臺臺臣并遞差○以洪明浩為司憲府大司憲林著詰為司諫院大司諫○教曰延興直派復出科甲理不可誣也昨辛謁 穆陵顧語領相猶不任感昔之忱今於延興嗣孫堂內至親之登第豈無志感之舉記昔驪陽家奉祀孫登第也特除同副承旨戴花謝恩此家人之出身豈用常例新及第金銑禮曹佐郎單付使之明日謝恩仍於明日延興府院君府夫人盧氏內外祠版致祭祭文親撰獻官領相進去○丙戌御春塘臺行庭試殿試文取權駿等五十人武取鄭來升等八百十七人○教曰柳文忠之經綸事業婦孺之所知近日為閱築城方略遺集在案頭諦看其書益知其人際此此家奉祀之孫大聞若有所相者然雖因魁券之有命批降附第二豈可無記念之舉乎新及第柳相祚典籍單付故領議政文忠公柳成龍家遺



承旨致祭○丁亥 上御便殿科次命八十二歲人張聖佐特為賜第付之額  
外○名見文榜新恩○命慶科庭試初試入格人中幼學林星鎮等六人特付  
明春監試生負趙宜錫等四人僉摠擬入 上以其年皆七八十有是命○以  
洪良浩為判義禁府事徐有防為工曹判書○三月戊子朔教曰初試雖十次  
為之一過會試並在勿論之科而御考事體何等尊重昔在 肅廟朝時遣史  
官命諸生應製御考等第優等者全數賜第詳載於太學成典及日記矣近年  
以追述之意作成之方亦有泮儒應製之舉而古今異宜或付初試亦豈可混  
同於試官之科次乎自今庭試為始御考初試之類一番計除一次有十度初  
試許赴十次會圍事定式分付成均館載之成典○己丑以李在學為刑曹判  
書○特陞濟州慰諭按覈巡撫試才御史沈樂洙為濟州牧使樂洙狀啓曰臣  
以三邑巡撫事今正月初七日自濟州離發遵海周回通行三邑九鎮堡十四  
日還次濟州巡路五里十里之間老少男婦連絡成羣環立馬前爭言綸音冊  
子一皆聽讀聖念之若是眷眷於島民乃至此極歎歲殘命至今視息莫非昨  
年移粟之天恩至有吞聲嗚咽淚流被面者臣遍歷間里審察物色昨年穡事  
不至大歉而旌義右面大靜左面濟州右面等三面景被風灾殆同慘凶重以

秋冬捧糶徵族居多稍實戶蓄儲盡空目今春窮比他尤甚馬首擁訴之民姑無鵠面浮黃之類而皆言計口分等之還穀每不及於旬前請臣啓聞移粟臣之始入島中略知民情之利於移粟不至大歎必冀俸望之故凡以移粟為言者一並晚諭拒塞此等之訴幾皆寢息而尤甚三面之請去益切至臣申諭以每當移粟島陸俱弊有難輕施之意試問汝等如可直路船泊於康津等邑受穀而來運藿而納如陸民之推移受糶於他邑則當以此意狀請為言則或願或不願可見其不至違急去十二月二十四日狀聞中排巡穀數不足之數更為從略磨鍊僅足分排而尤甚面里每巡計給者每患不足屢日絕糧不得已略略加等分給則元數又縮此猶可以推移塗抹而島中耕麥皆是秋麥昨年秋耕麥種絕貴一島所耕大半不及於常年雖是麥登之後亦難拖及連命於秋穀成熟之前此尤可悶不可不預慮而大槩移粟移藿島陸轉輸時費緣作奸之弊姑舍毋論沿海羅州等邑船路雖云內洋亦非島人常時往來之地故島中蒿手沙格之一生慣手者移藿之時猶多致敗况沿邊各邑之僅能沿海岸內洋而往來者忽入於大洋盪涌之中其能不敗者幸賴王靈而從前每多致敗夫以陸地無辜之人命輕試於易敗必死之地連輸之穀輒多沉失畢竟

島民又因納藿而殞命則聖朝軫恤島民之至意實無萬全之策移粟一畝決非每年容易許施之事而島中土薄灾多通三邑穀撻不滿二萬歉荒之歲非外穀則亦無以全活濟民倉設施寔出於聖朝懷遠恤饑之策臣未諳設施規模何敢輕議而即今所見如得移倉於康津海南等地使島民往來受納使各其官主管與受亦令道臣撻察隨便隨運或先納藿而受穀或先受穀而納藿防奸塞弊亦在節目疎密則自朝天未止等浦至南塘古達島等浦大洋船路一直相對往來之篙手船人毋論彼此皆為慣熟遠近島嶼之指點朝暮雲風之占候心與境會手與心應除非釣船販船之汲利妄發者則萬無致敗之慮島中望哺有朝發夕至之喜沿邊轉運無乘危涉險之患一時淺見之妄論雖極惶悚竊自附於便宜可否之義而至於麥後預慮之事穀數不必多劃領運今難再舉先令道臣區劃康津海南兩邑中留庫穀折半限二千石許令濟州等三邑量其時緩急而從多少分受以去仍為納藿則似為便當亦可以先試移倉之便否以臣狀辭令廟堂稟處巡路民訴之以弊瘼呈狀者多至百有餘度就其中流來徵歛之許多謬例難支痼弊今方一一查括以為除革之地諸般舉行形止及巡審時海防形便軍器利鈍卒伍虛實牧場要害等事臣復命

時當為條列書啓樂洙又論前牧使李詰運之罪曰大槩三邑飢故至於六百餘口之多者驟見極為驚心而春夏間一島之中癘氣火熾重以飢餓病者因飢而死飢者因病而死白給賑恤一日之糧壯者不過五合則飢病之一一全活其勢末由所謂飢故亦非屢日絕粒舉皆浮黃填壑之類則揆以常情為官長必無故為越視不然不恤之理而惟其移轉穀還穀取利之濫費飢口與賑穀之虛錄充數等事雖使自為之言不可謂專心救飢况面里死亡之報初則面飭旋以傳令只許白給中報來而還民無論者出於面任之供畢賑後留穀之稱以撥色分授那移於麥未登民飢之時者已為無狀所謂移轉剩穀之充補敗船失數謂出於不欲煩聞之意還穀剩數之充給吏通亦謂之一視吏民而一粒關係人命之時以飢民口吻中物無難帖給又歸之雜費所謂撥色那移難免穀貴時牟利之目高漢祿之納穀加錄雖謂之準折無縮數則異於啓聞事有干於貸錢以致衆疑則比之於飢口加錄啓聞猶為小事事不誠件件無實諸般數文雖與臺疏臚列過半有減而人言民怨皆由於此馬尾之收米大鰲之朔名雖是小節取怨亦大麩種之換賣鹿皮白蠟之換買皆以軍官之自當事屬已過亦難窮查其數文臺疏所謂買買涼鰲一欸雖無大段入已



之跡該牧使種種所犯如右所陳教曰爾行利涉民情恃以為慰大抵言語文字猶能感人若是耶諸般弊瘼便宜釐革使島民得以樂生安業設倉一畝廟堂稟處雖非船粟足可濟活則陸民之賴以息肩亦甚幸也然此時守宰若付生手何以弛宵旰遠顧重溟之念乎以爾陞拜牧使除朝辭察任文試試券待上來科次下送而島中人士咸願建閣妥奉御題爾既不煩民力而營始云入格試券魁作令外閣印送此意並須知悉今番慶科以廣慶之意問本島儒武上來者欲為別試矣只有閑良一人屢試未能入格特付禁旅輪直殿廊量給料米使之更觀來年慶科武舉人賜第者與文武入格人趙明春上送以為同時唱名之地爾今陞拜所佩密符以前牧使祇受者仍佩俾除奉命使行往來厨傳之弊前牧使罪狀觀於爾之論列益知其所不知朝廷之差送牧守撫摩民人意在於分憂則渠亦人耳焉敢若是之不畏慎乎調賑之政無狀尤莫甚爾所謂事事不誠件件無實云者誠着題無論邂逅與否拍瘠之夥然看來驚心又無論謬例有無賑口之虛錄是可忍乎且况為島民除弊條件中取是頒令者即御極初蠲貢事也其中絕大全鰲之永除其時下教果何如而渠敢托以用於京中求請不但勒徵大品乃求無穴之鰲致此無告之籲天無從者寧

不痛惡外此雜犯猶屬餘事前牧使李喆運待其拿來令該府為先除尋常嚴刑取招期於照法嚴繩島中校吏之助虐剝民之類爾其大張威儀聚會大小民人事關軍政者回示嚴棍事關民情者別般嚴刑並即照法重治爾將此意宣布島中梁哥士人事雖曰褊寬不為無理謀陷不可證成云而與臺臣既有隨問強答之舉則不可以皆非虛言恕其罪爾其更加嚴處昨歲饑荒斃屍如許既聞之若諉罪於無狀之牧守則其耻甚於罪歲大抵牧守之不得其人即亦朝廷之責也爾其就填壑冢多處聚集孤兒寡妻設壇操文以酌之舉行後形止狀聞○庚寅命五享享官苟艱時以蔭官堂上堂下中曾經牧府使人通融分排畿內五陵寒食祭諸執事隣近守令及畿驛察訪填差并著為式正至端午秋夕亦啓聞通差○命諸孔氏本貫書以曲阜禮曹判書閔鍾顯啓言今番謁聖榜日孔胤恒本貫書以曲阜事有下教矣胤恒既以此書填榜日則諸孔氏之凡為先聖之後者似當一體施行請以此出舉條知委俾無異同從之○召見閣臣泮堂禮堂檢校直閣徐榮輔啓曰依禮曹草記批旨御考時各年恩賜初試儒生姓名今方考出於內閣榜彙及四館謄錄而計次許赴既出異數科場法條亦係至重其在嚴科規重事體之道不可無一定之式臣意則此

後御考頒下後直赴及給分人略做直赴帖之規自本閣隨即成給帖文亦自本閣禮曹各為成置案冊而今番慶科以前御考恩賜初試人皆屬令前自後科計減事亦當依今日筵教舉行矣帖文今方成給其中屢為初試者每次成給一帖以為一科輒用一帖過科後來納帖文以為自本閣文周後啓稟一依殿試直赴帖例恐舍事宜 上以詢諸臣同知成均館事鄭昌順徐有防大司成鄭大容等曰御考事體與他自別一赴會圖混同勿論終涉未安日前聖教誠為至當今此閣臣之區別次數出帖憑考之說果有條理以此成節目遵行恐合事宜矣禮曹判書閔鍾顯曰儒券御考實是稀濶之盛舉則今此閣臣館堂之所奏誠為得宜來頭御考初試儒生之赴會圖者以赴舉之意納帖文於內閣則自內閣憑考後知委臣曹以為許赴之地而若不關由內閣則並令勿施尤似完備矣從之承旨李勉兢啓曰御考初試人既因閣臣陳達成給帖文事定式施行臣意則試考直赴給分人亦當有帖文矣文科則無論直赴殿試會試入榜出後自本院出給帖文自兵曹成置案冊臨科憑準許赴而獨於文科初無文蹟之可攷任其赴試恐有違於嚴科規之道况今御考初試出帖文之後試考初試尤不可異同直赴殿殿人不如文科之數多雖不必舉論自今

為始直赴會試及給分人一依內閣帖文例自本院一一成給禮曹成置案冊  
每當赴試之時使之納帖文於禮曹以為憑考之地如有有實故未赴者依元  
榜初試陳試之例京則呈于禮曹鄉則呈于本官轉報巡營巡營報于禮曹自  
禮曹別修成冊啓下後許赴後科過科後已赴舉帖文自禮曹來納本院以為  
交周後啓稟事亦為定式施行恐合事宜矣從之教曰濟州等別遣御史試取  
直赴殿試者亦為成給帖文○辛卯○壬辰是日諸承旨皆以奉審出去政院  
無人教曰翰林之清官也而有西北兼春秋馬又有別兼春秋馬承旨之衛將  
假承旨閣臣假承旨與兼春秋別兼春秋清濁略同此後如此之時入直閣臣  
不待假承旨差下即為上來守廳永為定式○癸巳兩司大司憲洪明浩大司  
諫林著喆執義尹序  
東司諫崔獻重李令益有鍊持平尹梯東  
洪受浩獻納張玄顯正言鄭晚賜南履翼上劄曰金鍾秀之尚稽置辟是豈臣  
民不欲一刻共戴之義也哉特以大官之故擬律自有次序而每一加律傳旨  
之判下輒致延拖三司之論啓未免玩愒顧今島置之臺啓雖已允從金吾之  
草記尚靳啓下輿憤愈激公議轉沸而且况傳旨未下之前徑加律名才有禁  
令臺閣爭執隨以路阻憂憤之極不勝惶惑茲敢齋沐齊籲伏乞亟下鍾秀安  
置之草記俾得亟施王章適行天討教曰靳允則奚特聯劄而已伏閣可也求



對可也啓則既允而連值齋日過齋翌日即唱榜也其所遲遲蓋有商量焉敢  
為此督迫之劄乎原劄還給捧納承旨之無一言措語而入之者溺職甚矣承

旨李勉兢先捧禁推傳旨諸臺為先從重推考○玉堂

校理朴光倫壽副校理申大尹洪秀晚修撰吳泰

沈興永李相瑛 上劄曰伏見有兩司聯劄還給諸臺重推之教臣等雖未見

劄本而可以領會其劄意加律之合啓頃已蒙允而島置之草記尚靳啓下該

府不得舉行三司不得繼發職在耳目隨事導達者實出嚴討之義本無可罪  
之事今 殿下以督迫等嚴教過加摧折俾不得更敢發口仰請判下苟於言

事之際每以嫌於督促有所不敢則是臺諫終無可言之事也此豈置臺閣之  
意亦豈嚴懲討之義也哉伏願亟寢臺劄還給諸臺重推之命仍降允俞之音

俾伸聲討之忱不從○別燕春秋洪樂蔣啓言外史無敢只以陰晴修納之意  
前後申飭不啻縷縷又况昨冬特教何等嚴明則慶尚忠清咸鏡黃海四道外

史之不有飭教只循謬例依舊以陰晴報來者萬萬駭然且以修納者言之風  
俗民物及其他可錄之事固宜懸錄於逐邑日記之下而或有冊子之別具者

或有雜書於上下者法例倒錯記載糳糊自本館嚴關各道外史着意修納事  
請嚴飭從之又啓言各道之設置外史法意甚重以文臣守令察訪中例付外

史使之着意舉行至於京畿則都事修送日記而初無兼史之稱請下詢領監事處之從之○忠清道觀察使李亨元狀啓曰平薪鎮分籍之舉實出於矯革痼弊蘇救牧民之聖意臣敬遵明命行會邑鎮或以關題徃復或以面對講確務從纖悉今纔停當合行條件開坐于後並令該寺覆啓稟處司僕寺啓言觀此忠清監司李亨元狀啓平薪鎮所屬大山梨園倉宅三牧場分籍條件開坐于後凡為二十六條俱有條理並依狀請施行雖以軍政言之三場內既有過六百閑丁則本鎮納布軍之散在各邑者移定於本鎮場內場內所在瑞山泰安沔川三邑軍額今番見免之四百名較量多寡從長填充於本鎮納布軍換定之代則在邑無移疾之歎在鎮有取近之益湖南法聖鎮既有已例亦為依狀請施行至於殿最事田軍糴諸政雖曰專管一僉使三處考蹟既無旁照有難初開苟有臧否同議時可以陞降巡營開錄一欵置之只令水營如前同議舉行兼牧殿最亦自本寺如前考績為宜教曰並依回啓施行水軍四百之將此換彼果有兩便之益至於陸軍名色及諸般保人之區處未有概見此一欵更問道臣使即條列狀聞則可汰者汰之欲令邑鎮之民俱得息肩措辭行會月令藥料物膳諸種數既零星蠲之為可提調既承建教當有知委而所謂巫

夫布藥材保蕩滅○甲午忠清道觀察使李亨元以沔川老人李東馨題給食物衣資啓教曰初則只知為百八歲矣今因卿狀啓後錄生年思之丁卯生果何如也溯憶昔日處分事若隔晨此老人更加一資為崇祿况如許好班閤乎都搃管除授○兵曹啓言朔州別武士徐德謙子別武士有華俱以直赴今番殿試皆為入格矣無論文武科父子之同時唱榜有違法式德謙則唱榜其子請待後科許赴唱榜教曰直赴既有先後不可謂之同時較藝至於殿試之不得同赴何責於邊邑之人乎特為許赴○乙未以李喆模為司諫院大司諫○濟州牧使沈樂洙上疏曰竊見耽羅一島為湖南蔽產馬貢橋固為利用而有大於此者大坂江戶福建江南島為之介而東西順風不過一帆五六日之程高麗三別抄叛據島中金方慶來討中洋遇風太息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方慶間世名將小島一時反賊早晚可滅而至謂安危一舉者蓋慮其連通外國也我朝惠澤積洽制度肅然嘉靖間海寇百餘艘侵掠而全獲奏功東來一船不敢復近壬辰中興湖南之力而賴此島幸無衝突也朝廷知其然擇置長吏多用武臣之有謀略邇來三四十年常調武臣每多充補間除文吏有不如

武徵歛之門名目漸繁甚至於寸藿尺皮賤貿貴賣售利如商賈民視官長常無愛畏之心陰兩之備一置忘域一島軍搃足為一軍而任其闕伍此皆不擇吏之故也或謂環島石壁天險毋患外寇而禾北朝天浦之外水山西歸摹瑟明月等浦平港沙洲容泊巨艦非一二計聞每歲風和龍驤大艦停纜汲水於牛島等數三里之間過去未辨船例報備局而近寢不報臣觀關北十州會寧頗見修飭亦少侵漁蓋以地望頗重顧念前途此島要害不啻重於會寧臣意濟州牧擇遣武臣之以地望稱者兩邑亦用有前程之年少武弁庶幾得矣先朝癸丑御史沈聖希啓以濟州邈在海中多行不法康津為濟州門戶請以侍從為宰常時廉察許令直啓因即寢止臣意該牧判官擇送侍從之臣則宜有實效聖朝之為島民為海防未嘗不眷眷哺以船粟勸以騎射御史之間有登革者歸帆纔發弊復如前所謂節目皆為虛文為島民計莫如選吏一事伏願勿以人廢言臣屏廢之中忽承此命義在徃役踟躕冒膺本牧擢授尤增惶懼越海之後刻日竣事而宿病浸潤脚氣添症轉危劇已踰旬日民飢呼訴糶倉記簿了無照察一直廢却身孤心弱念多自危孤燈聽潮誠恐生行死歸伏乞哀臣之情即命差代俾臣歸死故山批曰苟欲擇倅爾當不讓於人言病



雖如許真所謂王事靡盬爾其努力按住疏中條件及狀本稟請令廟堂論理  
回荅○丙申 上詣 皇壇省牲還御便殿齋宿命壇享留門時別定兵曹郎  
廳于拱北門嚴禁雜人仍令著為式○召見禮曹判書閔鍾顯于齋室謂曰壇  
司例以奉常寺官負填差此蓋因古規以中官為守直官故耳今則既以漢旅  
為守直官則壇司亦以漢旅為之無所不可矣此輩不分東西此後各令分掌  
壇司之任享禮時舉行之節卿其書給笏記使之誦習而太繁則難解務從簡  
詳好矣又謂曰壇上既用黃花紋席罇所亦用黃花紋席殊乖禮制此後罇所  
則用無紋黃緞席 上謂承旨曰訓將率五哨兵環於拱北門外而莫重享所  
任他雜人之俯瞰乎其嚴飭○丁酉御春塘臺放慶科庭試榜使承旨分付東  
西班曰近來先生之不往見新恩已成弊風而今番則慶科自別若能念及於  
科名其在責歸之方豈待提教乎今日叅班文武臣出去時無論文武雖一二  
處必往見新恩無敢徑歸又曰新恩之往見恩門古例即然而聞近皆不行駭  
然甚矣今榜諸人一一往見諸試官○持補藝文館提學沈煥之為綾州牧使  
屢違召故也○中批李奭祚為正言教曰七十猶云稀貴况八十乎典籍李奭  
祚文識慣知於御考之時地處亦好正言除授○以閔鍾顯為藝文館提學○

冬至兼謝恩正使黃仁黈副使李在學以回還渡江馳啓曰彼中事情則朝廷無事邊境安謐別無可言之事而來丙辰年歸政一事已有上年所下皇諭自今年秋連設恩科通官革亦謂大小公事當於明年內盡為勾勘而丙辰年當有勅行皇帝精力比諸五六年前雖似少損而今亦康健歲前歲後屢次動駕一皆如前宴筵及燈戲時御榻升降不待侍臣之扶腋聽視諸節俱無所減於平日連有勞動不見憊色正月晦日始自圓明園還宮而二月又將幸天津觀水圍之戲所謂水圍者多排船隻環繞水邊打起鵝鴨之屬令武士齊射隨獲論賞而天津在皇京南二百四十餘里歸政既有定期皇意必有所屬而至嚴至秘無論朝士賤人不敢開口故無以探知而皇子四人中第八王則沉涵酒色又有脚病素無人望第十二王十五王十七王三人中十五王長在禁中勤於學業云而人望所在亦無以的知皇孫定郡王綿恩即皇長子永璜之子而最被恩眷前下皇諭有曰諸皇孫中綿恩非但年紀最長自派管旗營諸務以來甚為妥當着加恩賞綿恩當益思勤勉以期仰承恩眷近年以來海外諸國無不入貢上年夏間極南八國又來貢而其中啞喇國所貢測候諸器及冷暖車銅鐵器合十餘種極其奇巧西洋國人之所不能及而啞喇國俗稱紅毛國

在廣東南水路屢千里之外數十年來不通中國昨年始入貢而其人狀貌黃毛鬢髮醜惡犍悍朝見之時不知禮數朝政得失不能詳知而和珅福長安之用事日甚擅弄威福大開賂門豪奢富麗擬於皇室有口皆言舉世側目而船廠將軍即皇族而多行不法之事擅用公貨蕩盡府庫因廷臣奏劾派送大臣福康安使之按覈云而船廠在瀋陽之北臣歸時見沿路各站盛備供帳以待回還槩聞船廠乃是重地罪犯又甚不輕故特遣大臣於屢千里地○戊戌御明光門受文武新恩謝恩○以李祖承為司憲府大司憲金載瓚為奎章閣直提學○命翰林園點都堂舉行都堂啓請時任別兼春秋洪樂游徐有聞曾經翰林李相瓚李重蓮徐有槩林景鎮依例並削職教曰凡都堂會圈之規無翰林及別兼春秋然後為之昨因別兼春秋徐有聞言聞承宣所奏意謂堂上中果無別兼可為之人有都堂會圈之命矣觀此草記洪樂游徐有聞之外有許多曾經翰林則此人等可為別兼矣亦可備三負矣當初承宣之都堂請圈極為踈忽當該承旨從重推考誤奏之別兼春秋徐有聞削職外任及在外諸人並依例削職卿等退去曾經翰林中別兼春秋照例備負啓下即為牌招本館會圈○平安道觀察使李秉模以陽德民家百餘戶燒燼馳啓命蠲其身布減

新舊釋穀○副修撰沈興永上疏曰臣於新除之日略陳沐浴之忱兼請沈煥  
之文衡削薦仍論丁範祖之甘信黨習為喉院所阻未得仰徹承宣之責即  
出納惟允耳諸臣章奏若有犯禁昧例往復釐改何所不可而近日承宣輒肆  
咆哮梓逐吏胥使之抱贖奔竄其為駭四方之聽聞壞聖代之紀綱當復如何  
臣於向日陳疏時亦被此辱於承宣矣以此情踪不可久據伏乞亟許遞削賜  
批不許○翰林圈點別兼春秋李相璜  
李重蓮林景鎮三點朴鍾淳朴宗京吳泰曾柳台佐李  
存秀趙萬元具得魯洪命周○己亥行翰林召試仍行次對○遞大司憲李祖  
承職以奏對失措也○罷大司諫李喆模職喆模啓言金鍾秀之罪聖明已洞  
燭請討方峻發臣更無張皇仰達之辭而臺啓雖已蒙允金吾草記屢日不下  
法府不得舉行三司不得繼發伏願亟降處分俾開懲討之論批曰非欲斬允  
以其非時金吾草記從近當下批矣仍教曰李喆模之傳啓也只言鍾秀之罪  
聖明已洞燭云者其說甚糝糊極為駭然罷職○奎章閣待教會園吳泰曾李  
存秀以李存秀為奎章閣待教○以申光履為司諫院大司諫○庚子展拜于  
毓祥宮 延祐宮 宣禧宮登洗心臺宣飯于侍臣與諸臣射帙還御 宣禧  
宮小園煮花糕 上賦七言絕句命羣臣賡進○辛丑命濟州判官間以侍從



差遣大靜旌義兩邑守令亦以有地處將來者時或擇差因濟州牧使沈樂洙  
疏請備邊司回啓有是命○大司諫申光履執義李秉詰司諫申大尹掌令李  
日運李貞運持平姜儉姜克成獻納魚錫齡等上聯劄曰罪人金鍾秀島啓蒙  
允今幾日矣只緣傳旨之未下王府不得舉行三司不得繼發揆以王綱寧有  
是哉伏願亟降島置傳旨快施應行之律批曰焉敢如是催督乎卿等遞差○  
安置金鍾秀于南海縣○副校理李景溟副修撰尹悌東李翊模等上聯劄曰  
遠竄罪人金鍾秀安置草記雖幸啓下兩司聯劄諸臺責之以催督加之以譴  
逆臣等竊以為過矣噫賊臣干紀肆然技匱忍於不忍無所不至此何等罪惡  
此何等變恠則今日懲討之舉非獨兩司諸臣之為然抑亦大夫國人之所同  
一日二日俞音尚靳羣情抑菀輿情轉激職在言責者沫血飲泣固也抗劄力  
請固也謂之催督臣未知其可也今日所少者慷慨聲討之風耳當筵而嘯  
噤默而不發者滔滔皆是則若此諸臣宜扶不宜抑也而 殿下乃反譴責之  
摧折之曾不料聖明之世有此過中之舉也矧今島置之啓既下加律之請是  
急節次舉行不容少緩而臺臣徑遞齊籲無路公議之莫伸國體之損傷非細  
故也伏願亟寢臺臣遞差之命以光聖德以嚴懲討批曰日前諫長固有罪矣

今日諸臺亦甚非矣豈可曰扶抑相混也不允○壬寅御內苑賞花釣魚○癸卯以徐美修為司諫院大司諫○賜妙香山西山大師休靜祠號曰酬忠遣官致祭給祭田從平安道觀察使李秉模請也○大提學洪良浩上疏乞致仕不許○甲辰展拜于景慕宮○乙巳御春塘臺行壯勇營春筭試射仍設應製入格儒生食堂左議政金履素白上曰臣向日登對目見前諫長李喆模之舉措駭然而不能即地糾正今見臺疏不勝愧愆喆模之罪竄配猶是薄典而根抵自在處分尚斲人心漸至訛誤至於喆模而極矣此而不嚴處臣恐胥溺之患不但為喆模一人而已伏願亟降處分以幸世道上曰向來罪人之登筵也非毀喆模不遺餘力而喆模則乃反緩討或者好惡不同於前後而然耶名以士夫趣向不一朝東暮西便成俗習予常不韙之○特給內帑米三十包錢百緡于成均館教曰應製入格儒生特設食堂於帳殿而近聞本館經用之費此舉最多云此所以罕設也內帑米三十包錢百緡特給成均館俾補養士之需兼賑禮士之意○賑恤廳堂上鄭民始啓言近接諸道道臣報辭則遺棄兒給料字恤典則不定年限成長之後當有限節云大抵年至七八歲可以行走自食限七歲給料八歲後停料為宜上問大臣左議政金履素請以七歲

為限從之○以李得臣為刑曹判書黃昇源為司憲府大司憲金履翼為司諫院大司諫○竄李喆模于靈光郡正言李肇源上疏曰金鍾秀之罪犯三司之啓臙列已盡夫義理天下之所同由而意有所拂則不憚背馳忠愛恒情之所共得而事不由已則無難角立當日庭籲之舉以義理則天下之公也以忠愛則恒情之同也彼鍾秀亦獨何心忽地投匭忍提不忍提之事於不忍言之日用意陰戾遣辭凶悖求之天理人情胡寧忍此且夫際遇之隆生成之渥自有君臣以來未之多見則彼鍾秀亦有彞性耳其孤恩負義蔑倫亂紀之罪雖使渠自為之說亦何能自解也哉天討久稽羣情愈菀伏願廊揮乾斷亟施當律焉前諫長李喆模之登對也奏辭含糊旨意圖草草數語有若塞責事之不誠孰甚於此論思之臣同登筵席默無一言及陳聯劄又不指名顯斥臣謂前大司諫李喆模亟施竄配伊日登筵聯劄王堂並施譴削宜矣批曰首陳事勘罪豈待爾等之言加律亦豈待爾等之請乎李喆模竄配事無或彈文入於憲長之袖衷因其引避先退而致此草率耶抑於筵間當有訖斥之奏對聞此而修嫌發此黜昧之啓耶抑欲以德報怨而宛轉說去耶莫嚴者聲討無論如此如彼究厥不誠之罪嶺海渠必甘心依施○丙午詣皇壇行望拜禮○命

皇壇行禮時忠臣遺裔朝官之不參班者並拿處仍飭無端不參者吏兵曹糾察政府草記論勸○以黃昇源為吏曹參判尹行德為吏曹參議行德旋遞以李勉兢代之○以徐有秉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旋遞以吳毅常代之○丁未次對召見回還冬至正使黃仁點副使李在學○戶曹判書沈順之啓曰丁銀絕種礦銀罕出地部一年稅捧僅為六百兩故諸般燕貿並皆以錢支計者每年少不下四五萬兩此亦經費難支之端而雖以回還使行事情言之數年之間彼我國使星來往將不知為幾次銀貨拮据之道預為講究實合事宜矣臣於昨午以是為憂以銀貨產出處的知其豐盛則筵稟開店之意陳達蒙允之後或有銀脉之入聞者則輒關問該道而道臣守令看作閑漫事謂之民弊一例防塞其有無虛實無以覈得宜有別般設施之道故敢達矣教曰經用之外未頭使行所用不可不念付之道臣誠心採探無貽一分民弊俾益一分經費○加施南海縣絕島安置罪人金鍾秀荐棘三司掌令趙鎮井敷納沈經校理尹光普正言李肇源合啓言金鍾秀不可絕島安置而止請南海縣絕島安置罪人金鍾秀先施荐棘之典批曰依啓○遞大司諫金履翼以登筵失儀也○掌令趙鎮井登筵傳啓慌亂失儀校理尹光普請施刑削永拔臺望從之教曰不但貽辱臺閣朝廷之



羞恥莫甚如許之人通擬臺閣其罪不輕命銓官李埤罷職具庠從重推考○以金載璜為吏曹叅判鄭致淳為吏曹叅議李在學為工曹判書金履禧為司憲府大司憲○戊申增置黃海水軍虞候黃海水使李海愚啓言行營本營隨其風和風高水使與中軍迭相留住而所謂中軍實則編裨人微地輕難責彈壓且行營則雖當風高之時海防重地不可暫曠而殆若主管無人臣營之獨無虞候大是欠典若以有履歷地望者差遣則控制之方必有得力設置之難只在廩料而當於中軍元料略有所增校卒茅料布得三百餘石穀物足以分排臣營勾管軍餉耗大米一百五十石小米二百石許令題給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備邊司啓言黃海水營行營留住之時假編裨以中軍之名使之居守果極踈虞接濟之資亦不難辦依狀請許施恐合事宜從之○以丁範祖為吏曹叅判宋鏐為司諫院大司諫○遞全羅道兵馬節度使吳毅常以李潤謙代之以金蟻為忠清道水軍節度使尋遞以尹範叙代之○已酉御熙政堂親傳咸興永興兩本宮衣幣香燭命閣臣京畿監司陪詣至東門外遞傳於地方官著為式○先是閣臣李晚秀奉使嶺南取文純公李滉手簡文元公李彥迪大學續或問以進至是 上題其卷首命藏于陶山玉山兩書院○庚戌○辛亥次

對戶曹判書沈頤之奏曰臣於昨日承命看審舊搃府漏局等處圖形以進而至於欽敬閣則椽椽腐傷矣上曰如許大厦其孰下手三間漏水閣特其餘事決知其有巖墻之慮而猶且任置實未安欽敬閣則顧名思義實有所重苟屬無用則周之明堂孟子猶請毀之此亦欲毀則撤去欲存則修葺苟欲修葺雖云難於下手豈無可為之道乎頤之曰改建誠難鄭民始曰只令改尾牽架補漏亦足改觀矣上曰此是世宗朝所創而為我國之第一傑構至今歸然若靈光此若修葺則亦係堂構之一端矣十二仙童等儀器遺制昭載於文跡足可做而設之故今之熙政堂前自鳴鐘之水激轉幹者亦是傳襲於遺制者似此儀器如丁遇泰者足能成樣至若架屋之制如許巧匠何處得來乎○持平洪秉臣啓言荐棘罪人金鍾秀罪惡貫盈聲討是急荐棘之請雖幸蒙允而傳旨未下故王府舉行尚此遲滯三司加律因是不繼臣謂亟降傳旨使三司得以繼發夫施當律宜矣教曰聲討之誠非不知也以避嫌退待之蹤挺身留身獨陳所懷有關後弊從重推考左議政金履素曰持平洪秉臣引避退待之後又復進前雖緣急於聲討不暇他顧之意而臺體則不然雖已特教重推不可推考而止請罷職教曰惜卯自惜卯壞例自壞例遞差○召見回還書

狀官鄭東觀東觀進聞見別單一皇帝雖在耄齡精力康旺每歲正月幸圓明園三月幸盤山初夏幸熱河秋冬之交會蒙古諸蕃王獵于口外地方通計一年遊幸之日過半而今年二月將幸天津縣觀水圍每於經過地方蠲免本年地丁銀糧十分之二云一皇子見存者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無令名唯十五王飭躬讀書剛明有戒長在禁中聲譽頗多皇孫中皇長子永璜之子定郡王綿恩才勇過人自八歲已能騎射命中派管旂營最承恩寵今年正月諭旨褒嘉晉封親王彼中物議皆以為來頭屬意者當不出此兩人中云一閣老和坤用事將二十年威福由己貪黷日甚內而公卿外而藩閫皆出其門納賂諂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輿僮莫不側目唾罵劉鏞之劾奏王杰之却衣人稱朝陽之風福康安稍欲歧貳於坤頗自矜持收拾人望而寵權相埒勢不兩立皇帝欲兩解之每出康安於外討平後藏巡撫四川上年八月始還京城旋命巡撫兩廣康安泣告臣非敢辭勞但皇上年尊天津行事又在明春臣於此時理難遠離累次懇奏僅得準許康安之意專在慮坤而今番船廠按查之行亦未必不出於坤意云一中朝人物則首相阿桂功高望隆上而皇帝委任下而廷臣倚重每於巡幸則必令留守京

師雖以和珅之儉校亦不能售讒間之計雖無赫赫之事業忠廉自持頗有民譽福康安南征西伐軍功自著以才略見推文學則禮部尚書紀昀翰林學士彭元瑞博雅瞻敏最於廷臣凡有考試之事編輯之役兩人必在其間云一貴州學政洪亮吉奏請禮記改用鄭註禮部會議以為陳澧集說頒行日久若慕復古之名紛紛請改徒使士子靡所適從于經訓學術均無裨益請依前用陳註事竟不行云一滿漢旗民之勞逸苦樂不啻懸殊雖田畝之稅漢人所輸倍於旗下名屬旗下漢人莫敢誰何臣於關外見漢人之與我人酢酢者曰旗下歲食銀二十四兩雖有富差不過一時越役而已民家則白效勞矣此是不平之言也漢人之以謗訕誅殺者前後相繼而南方士大夫尚有不服者武陵有貢生歐陽緯者作祛鬼檄文譏朝時事多犯忌諱因歐陽成梯挾私嫌訐告照以邪言煽惑之律知縣閔重鑑以不能查發奏聞亦為嚴處云一蒙古四十八部落人皆悍悍近益強盛皇帝每羈縻之與滿漢通同作官蒙王新立則嫁以公主其俗最重番僧敬如神明故既令蒙人之為喇嘛僧者主在京寺刹凡有番僧之為蒙古崇奉者輒加尊禮年前班禪圓寂之後蒙古諸部中有欲以汗王子弟謀占其禪教宗派者皇帝諭旨禁之以此見之班禪之格外尊奉亦



非專出於篤信其道熱河之逐年幸行或以為不無微意云○首驛張濂聞見別單一皇帝一年之內遊幸無節歲首在圓明園觀燈夏往熱河避暑山庄秋冬之交會蒙古諸酋行獵于口外地方云一皇帝早膳已供而不過霎時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進而皇帝亦不覺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一大國例於春秋頒定涼帽暖帽換着之日子上自皇帝下至軍民同日換着矣上年八月念後皇帝迴自熱河時日氣稍寒遽着暖帽皇帝既已換着故諸臣隨以換着矣九月晦間天氣更暖皇帝改着涼帽諸臣又換涼帽皇帝始覺諸臣改着之由以為諸臣之不待定日涼帽換戴隨我而行此是我年老之致何尤於諸臣因嗟歎不已云一今番琉球國使臣呈稱該國王因前年福字箋玉如意等賞賜恩眷特異不勝感激每年節行所進方物懇請準受禮部將此轉奏奉旨遵行而二月初一日使之迴國云一以清人為名商無論貴賤俱屬八旗例有俸銀而漢人則除從仕者外其所為業非農則商道上之車服華麗者無非清人儀形因悴者皆是漢人則貧富之判異於此可見一清人非但專主兵權而又擇州縣之腴饒者盡授清人故漢人則宦途日窄登科多年未一命者亦多有之云○壬子教曰今夜即 明陵忌辰行祀之時忌辰雖有所重大享亦有所

重今夜誓戒當如儀親行雖無磬鐘之鏗鏘而盛服臨殿於陵享將事之際接以情文合有裁量今夜誓式正時進定於齋所呼唱起寢之前自今為式凡大祀誓戒之夜如值陵寢忌辰正時之進定用今儀○以趙宗鉉為司憲府大司憲○御仁政殿行 宗廟夏享受誓式○癸丑○甲寅流金海前府使李文詰于宣川府義禁府啓言李文詰外托自備之名內售料利之計公穀公貨恣意攬那立本取剩補賑與防役之外贏餘三千九百四十兩任自區處都歸私用請以此照律判曰再昨年嶺倅之憑公立本兼濟已私必非武倅一人此因獨置重典雖似斑駁事既登聞亦何可曲護乎渠之不能謹慎與被罪他囚同惡相濟可以推知施以當施之律○乙卯京畿觀察使徐龍輔狀啓曰日前馬馬海權管鄭履綏赴任之行到臨津為坡州衙客校隸輩所侵逼至於扶執牽挽下上街路行中物件亦多掠奪事關變恠先為發關查問于該牧使處矣坡州牧使申大坤牒呈內不無拘嫌不得舉行云關問之後強引不當引之嫌曲為分疏大關紀綱不可仍置坡州牧使申大坤罷黜罪狀令攸司稟處衙客校隸等自臣營查實分輕重照法勘處計料教曰鎮將雖早即亦命吏法從自別何論外補乎邑客土屬之犯法從命吏至於扶執牽挽之不足搶掠行中物件云

者萬萬駭然事未前聞近來國綱雖曰掃地焉敢乃爾乎若此不已久勤邊將不得出頭於沿路邑底既聞之後真所謂問牛喘豈可尋常處之該權管之下去已至多日則抑何意思極意周遮今日始乃強為狀聞道伯事之駭然罷拿輒矣特以時有勾管之事十分參酌該道臣徐龍輔緘辭從重推考憲府臺諫牌招城鑰前發緘取招所謂犯科諸人並令箕伯捉致重治後馬海充定隸卒同騎諸人亦為嚴治該牧使初不懼恟自首營題之下敢稱引嫌者節節放恣申大坤所佩密符發遣官奪符以來亦令箕伯大張威儀於大同江邊拿致嚴棍狀聞俾遐土愚氓知尊命吏乃所以尊朝廷○丙辰召見禮曹判書閔鍾顯命鍾顯考出大明集禮朝祭服冠制上曰予於祭冠一事欲為釐正者久矣今值大享之時將問於卿等而處之大抵朝士之章服自有國制而近來衣服之侈靡成習實為痼弊其中朝服祭服尤為緊重宜有一定之制濟監之黑衫工曹之祭冠設置貢人須給諸臣實有本意近見陪享執事皆不着官件之須給別用私制之華美此非但違於禮制亦出於尚侈之一端雖以五禮儀大明集禮等冠服圖說觀之只有祭冠之制隨其品秩梁數之多少差殊而至於朝服既無冠搯之提及者以此推之冠制似無朝服祭服之別焉然則朝

服冠之通用於祭服可知此非特禮說明有所據且况為省弊祛侈之一道乎至若笏之用牙用木亦隨職品之崇卑今則微官庶僚亦皆捨木取牙豈不欲復舊制而易致騷擾姑不申明而諸臣中亦豈無意在守法而拘於駭俗不能為之者乎○教曰今日之弊習莫甚於衣章之侈汰儀文之浮靡雖似二歧其歸一也禁侈則自可祛靡一朝因難反古近來綃袍條帶纓靴之飭令蓋欲取次省約以求其慣於眼計有餘之效且以大享時服色言之記昔予以亞獻陪享之時卿宰享官多用工曹之冠濟監之衫今則引儀奉俎官亦恥不着焉者可見侈汰之日痼至於祭冠則尤洩浮靡大明集禮五禮儀之所不載而俗制純繆以金冠恭冠分用於朝服祭服者既乏意義之明證况於通編有通用之法式者乎自今大享獻官以下惟上衫之紅羅青羅外冠裳並通用而官給之件亦當自如朝服陪從者仍着其冠黑團領先詣者換着官件攝行則雖大官獻官用官件俾滌弊習今享即令初獻官以下皆着官件笏之用牙木亦有等級而今反通用觀於此在侈邊則當通用而不通用在不侈邊則不當通用而通用事之無謂孰甚於此當一例復古而定品分執還或相妨姑不指一申禁堂下官之朝服祭服欲執木笏者皆令從便○罷兵曹判書具庠職長端府使



徐有和有罪 上命兵曹拿致嚴棍庠以特教用棍例不拘齋日遂棍之 上

以親祭禮重有是命○夏四月丁巳朔開城府留守李秉昂狀啓言本月二十八日本府南部造井里偶然失火延及惠民九里街郭莊三里燒燼六百四十四戶燒死者七名燒死人恤典依式題給亦自臣營量給錢米於燒戶私山村木從優許斫期於從速莫接教曰觀此松留狀聞中被燒民戶之數豈勝矜憫矣所號呼之狀如在目中取考癸酉騰錄戶數及致傷數交相符恤典及穀物移轉身布軍役限年減給并依癸酉年例嚴飭守臣別加顧恤斯速莫居後形止狀聞言念許多民人之露處彷徨何論前例之有無副司果徐有聞開城府慰諭御史差下將此傳教辭意曉諭慰撫以來○以鄭昌順為兵曹判書○戊午作衿川行宮京畿監司徐龍輔啓言園幸沿路地方中果川境內嶺路既峻橋梁且多每當幸行之時不勝惶悶且於治道之際民力倍入自上深軫此弊屢勤便否之命前後道臣皆以衿川路程之便好已有陳達臣於今番看審則非但道里遠近無甚懸殊地既坦夷路且平濶以此為定無容更議明年幸行時舉行諸節既承遵教衙舍修理道路除治等事不可不及今經紀聞關西南塘城築城餘錢尚餘一萬三千兩云請姑先取用從之○己未御仁政殿親押

春享香祝仍詣 太廟省牲器仍齋宿召見禮曹判書閔鍾顯奉常提調徐有防典牲提調李得臣教曰親享笏記毛血盤節次不當為小註此後獻官降復位前先呼祝史撤毛血盤授齋郎之自上行禮始於迎神八成為好以此定式謂奉常提調徐有防曰親祭與攝享牲數有異乎有防曰同用牛一而羊豕之類攝行時差減矣教曰羊則親享時亦依攝行時定數為宜非敢節省也羊非土產其在億萬年悠久之道正宜深思也○庚申親享于 太廟○辛酉次對召見松都慰諭御史徐有聞 上謂左議政金履素曰 太廟大享時守僕二人奉出六十功臣位板出入之際不謹可知今若造木板盛奉十餘位以次奉出似好 先朝每以功臣位板敬奉事有嚴飭且卿先世亦有功臣每見奉出之不謹子孫之心豈不悶然履素頓首稱謝教曰罪人金鍾秀荐棘傳旨姑置承旨徐美修曰鍾秀罪惡貫盈斷案已具臣雖不敢不承命書之亦不敢遽然領布矣 上曰斯速領布正言李肇源持平鄭晚錫將爭之方起伏 上曰人皆可誅而所謂臺諫無一言討罪至於李肇源如欲保家不可如此矣名以臺諫既不能討其罪亦何不能暴其心乎有可言之端則言之無可言之端則不言而已一味漫漶可乎肇源等曰惟願還收俄下傳教而亟降處分矣 上

曰既無一言而何以處分云乎所謂當處分之罪何罪肇源等曰不可勝言  
上曰今番鍾秀之罪何罪肇源等不能對 上曰然則鍾秀無罪乎肇源等曰  
合啓盡言之矣 上曰三司合啓措語能誦奏乎非謂惜金鍾秀而如是也臺  
閣事體貴在明白既欲請寢則明言其罪之如此可也人皆有公論常時救鍾  
秀者謂律名之不當至此無所不可常時攻鍾秀者謂律名之當止於此亦無  
不可曾忝大官者謂之烏配輕則其罪可知而無一言明其罪只請還收俄下  
傳教可乎顧其職名誠可惜肇源將起伏奏 上曰就座如欲爭執退而為之  
正言未熟臺體限金鍾秀決末不得遽矣肇源等更欲奏命從重推考履素曰  
臺臣啓批每下支煩之教三司爭難之際安得不支煩乎 殿下以好生之德  
每加寬恕大有妨於世道三司諸臣不宜過加摧折副校理朴崙壽副修撰沈  
奎魯起伏將奏 上曰諸王堂禁推斯速出去美修曰如金鍾秀之極惡大罪  
雖嚴加處分今日人心難保其如何而况如是容恕則恐有無窮之慮矣○大  
司憲趙宗鉉執義崔重圭掌令吳泰賢洪克浩持平鄭晚錫申光岳副校理沈  
奎魯正言李肇源副修撰朴崙壽所懷請荐棘罪人金鍾秀丞降傳旨使三司  
得以繼發快施當律不允宗鉉等所懷以為荐棘罪人金鍾秀罪惡彰著斷案

已具而至今假息於覆載之間者尚可曰國有三尺乎當加之律時急而傳旨未頒懲討之典莫嚴而合辭久闕伏願亟降傳旨使王府趨即舉行使三司得以繼發快施當律以伸王法焉教曰不待卿等之言今日則齋日已過欲為措辭決處矣○命安置罪人金鍾秀荐棘傳旨更待處分教曰明其罪暴其心六字即抵辟與不抵辟之究竟法也近來聲討之說非不多也殆涉徒仰容口如是而謂之明其罪可乎至於暴其心一款設有可暴之端除非其家人孰知腔裏本情而鳴冤乎然則未朋其罪不暴其心者將何以徑先置辟乎雖於下賤至微之類猶捧俦音然後考法定罪彼雖無狀即曾忝大官之列者乎為彼之計惟有致之司敗考覈情實而身犯惡逆外勿鞠在於法典既不得執跡而用律則雖謂之止此足矣可也此傳旨姑為置之更待處分○三司所懷以為臣等俄陳所懷特蒙俞音當發之啓將欲陳達伏承繼下傳教相顧愕貽今以明其罪暴其心為究竟之法而渠之心跡彰露於渠疏則今豈有更暴之心渠之罪惡臚列於合辭則亦豈有更明之罪乎其將心綻著積罪貫盈特一戴頭之鬼耳雖承縷縷面諭臣等惟知嚴討而已答曰不允○大司憲趙宗鉉所懷面諭之下煩瀆惶恐而聲討方嚴輿憤莫伸惟願亟命還寢命遞差○承旨李勉



魏徐羨修俞漢寧李魯述等聯名啓曰臣等伏見安置罪人金鍾秀荐棘傳旨  
姑為置之之教臣等聚首愕貽實不勝憂歎之至噫鍾秀之罪固宜當日置辟  
快定國是而以其名在大官之故漸次加律自致遷就豈意傳旨姑置之命遽  
下於羣情顛俟之日乎鍾秀疏中滿紙不忍之函言自其口說出自其手書納  
者不待考覈已是渠之斷案而執跡論心綻露無餘更有何其罪之不明而其  
心之可暴乎忠憤所激相率聯籲伏願收還俄下傳教使當施之律得以夫施  
批曰匪吝於彼不問則不可施法且問之為難也人亦近甚朽諍難保其真無  
可暴之心徃徃有失其常度處又安知無未盡明之罪乎罪疑寧失於不經豈  
或泛然商量而有今日處分乎○持平鄭晚錫正言李肇源啓言臣於荐棘罪  
人金鍾秀傳旨置之之命不勝愕貽之忱敢效爭執之義未蒙允可荐承問備  
請命遞斥批曰曰宥曰殺之義斬之爭之不害為俞弗各當一時問備不過匪  
怒豈可以此引嫌勿辭亦勿退待○削持平洪克浩職遞執義崔重圭重圭將  
奏事命遞差克浩進前將奏事 上曰此人從前舉措多可駭當竄之濟州而  
姑代以黑山島投畀左議政金履素請寢乃命削職○命長湍馬兵改號以別  
曉士搃戎使鄭民始啓言即見長湍府使徐有和所報則本府為防營時有別

驍士馬兵名色矣自罷防營後罷別驍士而只有馬兵故人皆厭避無以充伍  
戎裝戰馬全不成樣若改以別驍士則在軍制別無防碍而人皆願入易於填  
充如是變通似宜從之○壬戌以金履翼為史曹參議閔台懌為司憲府大司  
憲金履成為司諫院大司諫○承旨閔昌懌啓言今者南海荐棘罪人金鍾秀  
加律置之之命此何事也彼疏中數三轉語無難下筆於不忍言不敢道之地  
以若知遇以若地望有何不滿於今日之朝廷而乃敢為此蔑倫敗常之舉乎  
明其罪暴其心然後次第用法者誠如聖教而將心之誅其法甚嚴則帶得不  
滿不平於言意之外者此非將心而何亦豈非明其罪暴其心之明證乎尚今  
假息未即處斷實是腐心痛骨之不足伏乞還寢姑置之命夫舉應行之典批  
曰獨啓故重臣李潭後初有之例有難循例賜批○持平鄭晚錫正言李肇源  
校理尹悌東副校理李相璜修撰鄭東觀伏閣三啓力請還收金鍾秀荐棘傳  
旨置之之命並以勿煩賜批○左議政金履素上劄曰金鍾秀之負犯何如也  
疏語之窮凶斷案已成則罪豈有不明設心之至惜路人皆知則心豈有可暴  
以其心之無一分可貸故論其罪則雖萬戮而有餘凡今北面於殿下之庭  
者孰不欲沫血致討夫觀典刑之亟施而特以拘於啓例尚未推到於應行之

典而至於昨日并與已蒙允之荐棘而歸於中寢之地若以其曾在大官不得設鞫而徑先用法或欠審克則此亦有不然者夫情跡之可疑者雖非大官求生必死固聖人欽恤之政而今鍾秀以其心之所崩以其手而投疏則滿紙凶言全篇悖說即渠之真贓也輸款也豈有可問之端未吐之情哉惟當亟揮乾斷以伸天討臺閣諸臣守閣求對徹宵至午而未蒙召接尚靳允俞恐有歉於大聖人轉圜之盛德伏乞聖明收還昨下辭教以為次第懲討之方以幸世道以副輿情批曰昨筵言辭之未釐今又有文字之替陳卿謂詞感而理奪文字勝於言辭歟昨何草草今何耽耽此則竊為之惑焉無論若此若彼蔽一言曰非吝于彼寧失於不經此正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卿須諒之○特擢大司諫金履成為兵曹叅判履成上疏曰好生惡死禽獸猶然人為物中之靈豈不知自愛其命而臣而欺君生不如死茲敢悉陳愚見以俟金木之誅伏願聖明垂察焉噫嘻金鍾秀之前後負犯知莫如臣蓋其好名之心甚至於掠美務勝之癖輒忽於忌器此所以惻怛之意常少憤厲之氣常多雖以前此還給之疏論之臣亦追聞其繫而何其不仁之甚也惟我 慈宮德叶元吉運值中否竟未毋臨於臣庶此臣庶之至痛也何况篤生聖人慶延文孫 宗社生靈萬世有

賴今日北面於 殿下者固當如事母臨各盡忠愛則何敢以不忍聞之聲討  
有事輒提以增孝思之悲乎且其同日特恩均在兩家而金漢老之搃管不以  
為不可者抑何心哉今若以此聲罪則彼將何辭自明而至於今番疏辭其所  
謂做錯猶未知何所指的指則論以極律恐非欽恤之道也竊伏念 殿下之意  
欲以微罪罪之以附生路而罪名不明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王法不重臣  
愚死罪竊以為由前之罪當討而不討由後之罪當覈而不覈大聖人權衡稱  
物之義恐不當如是也大抵人臣事君之道固當一直無隱以俟正命而已若  
以禍福二字先着肚裏巧自安排以圖自全則背國遺君何憚而不為哉臣竊  
見近日聲討則其於做錯二字之中未能拈出情跡而糶糊說去既昧牖俗之  
義至發涉禁之語其聲討之不誠孰有甚於此哉一覈之請乃是三司之責而  
側聽屢月終未得聞前席之啓異於私室之言而虐偽成風殆同面瞞嗚呼世  
道之不直胡至於此哉何幸日月之明俯燭此習至發於昨日傳教又以明其  
罪暴其心為究竟之本此豈鍾秀之幸哉世道自此而可正王法自此而可伸  
隄防自此而可嚴此誠國家萬世之幸也荐棘之啓雖曰蒙允而傳旨未下不  
得舉行則徒有荐棘之名而未有荐棘之實王言之不重王法之無信誠非細



憂也臣以為亟下傳旨明示好惡之正次以勿拘法典考覈情實其所隱晦之語果有明的之罪則王章三尺在所不饒也臣以標榜中危毓之蹤徒知無隱不避近嫌則縱荷天鑑之孔昭那免鋒鏑之立至乎不知臣心者必以為意在營護而臣雖昏陋豈有一分為彼之心甘心於自陷大戮哉誠以荷 聖上罔極之恩以全身家故不忍以心內無稽之言反欺聖明也伏願聖明憐臣愚衷特賜照察倘以臣言為可則亟允臣請以開盤覈之路以為不可則快正臣罪以為妄言者之戒焉批曰爾之妍媸知莫如子爾有率着之病病處還或為長處所以不棄至今者是耳今於爾疏之來也義理分數剖如破竹一閱眸明再閱襟豁爾誠不負所知爾之聲討金鍾秀諸條也彼獨於金漢老摠管之除不以為不可謂其罪浮於今番犯科云而又以前罪之當討不討今犯之當覈不覈歸之刑政之累者此則爾猶未能知子權度而其下論列如請覈做錯段落句語尤切於目下事情件是矣節節當矣爾言可謂公言公言能無從乎况爾疏中有荐棘之名而無荐棘之實王言之不重王法之無信非細憂茅語亦不害為執法之論為伸公法特許爾請即令政院昨下傳教勿施烏配罪人金鍾秀即其地荐棘事分付禁府爾又以為勿拘法典覈實使王章三尺不饒云

云有萬萬不然者法如金石不可枯樺彼固無足道顧其地則曾玷中書之席者决不可破格設鞫開荆棘於七十年之後此非涉於持疑自有無限深長之思存焉不允近俗面瞞而腹非人不以渠心為心之時爾敢以爾心中出來之語書納公車國有弦韋之政不施於爾而孰先以爾特授嘉善大夫兵曹叅判俾為事君不欺者之倡○命正言李肇源施以竄逐之律持平鄭晚錫放逐鄉外教曰昨今李肇源等舉措之偷鈴嚼芋豈非前諫長之罪人乎兩日守閣果誠心乎怵威乎正言李肇源為先透其職下囚王府施以竄逐之律持平鄭晚錫之隨衆異軌亦極無狀削職放逐鄉外○癸亥特擢直提學金載瓚為知敦寧府事載瓚免喪 上念其先故有是命○內閣進講製文臣追節目

依原節目施行而講與製各有所長於講者未必長於製長於製者未必長於講自今講製抄啓後應講及應製並從自便分屬一無論試講與製太簡則有懈弛之漸太數則無肄習之暇每朔製則親試魯莽一次課試一次講則只課前節目中初番次令并為三分之一則分屬出於各取所長實下工夫而亦不宜徒講而不製徒製而不講應講諸員則每朔觀試時一體應製製諸員則四孟朔課講時一體應講而講冊自止並依定式舉行一精於文義者未必習於句讀應製諸員并詳臨講但取其識解足警按考據以肯講定式於應講諸員既使專意於研經則筆思接續之暇餘力足以成誦並以肯講定式於應講諸員非謂不嫻切令姑欲就實自願應講而及其通融七書之後精力既富藻思日新英華之發於外者必多蔚然可觀此

○甲子全義縣監金思義行

過廣州沙斤店店人有起鬧語侵者府尹林道浩治其罪甚緩京畿觀察使徐龍輔重勘店人劾奏道浩緩治之罪回諭曰向有法從船中受困今聞守令見困於店舍茂網凌分之事巧湊於道內卿從重推考守令削其職○乙丑關東經工生敦寧都正朴師轍童蒙教官崔昌迪上來召見問所讀何書慰薦甚至○以金載瓚為司憲府大司憲洪聖淵為司諫院大司諫○丙寅命江華府留守李洪載罷職仍令該府拿問京畿觀察使徐龍輔拿處密兵符都事代察代佩○命付處領府事蔡濟恭于高陽郡濟恭詣閭求對故有是命○閣臣承旨王堂詣閣求對不許○領議政洪樂性上劄曰即伏見江華留守李洪載違宣傳官奪符拿來之教凡面看交代之任雖抵重罪必待交龜拿來即金石不易之典况此島即逆禍假息之所則防守之責不可一時暫曠未知洪載之所犯何如而有此無前之舉以致羣情之驚懼憂違哉伏乞即令新守臣罔夜發送交龜於島中後拿來洪載批曰留守交龜前拿來其例不一而足畿伯代察豈可謂之交龜前乎不允○命京畿都事中軍經歷通津府使金浦郡守一并拿來京畿觀察使江華留守密兵符差代間畿驛察訪假都事差定權佩○時原任大臣閣臣承旨三司諸臣請對命退去○王大妃下諺教于諸臣曰予之在

世即為國家欲有一分扶護之益而年前以逆禍用律屢次言諭則朝廷不但  
不為碎首力爭且予誠意不能孚感於主上至有向來江郊罔措之舉故自其  
後子躬自貶薄寢膳之節以示予意欲主上之感動其間幸不復舉論故小慰  
於心庶有歸拜 先大王之顏自昨冬上心似或有異故子爭之以死生矣意  
外近日又有欲釋之幾微故遣中官遮路禁遏自內以身爭之於主上矣今日  
聞轎子騶從盡為備送事機甚急而以嚴禁言洩之故中官官屬之輩莫敢來  
告子雖斟酌知幾而心骨俱顫大臣以下百僚以幾百年世祿之臣泛於為國  
討逆若如予今日疑慮之心則子豈有生世之念雖卿等以何心北面乎以目  
下事爭之子病添劇僅為收拾使卿等知之○命領議政洪樂性付處排闥諸  
臣及守閣大臣遠竄侍從堂上堂下禁推守閣承旨拿處守閣卿宰拿問次並  
出付當直樂性等奉 慈殿下教排闥直入抵待賢門門鑰牢鎖掖隸擺立不  
得入教曰身為首揆豈可臆料乎又豈可入來乎敬禮自敬禮分義自分義領  
議政洪樂性為先門黜又教曰門黜命下之後雖以奉末慈教為言既有他大  
臣則豈敢冒昧仍留乎前領議政洪樂性與領府事同律施行判中樞府事朴  
宗岳等啓言臣等排闥之罪固知萬萬難赦而當此危急之時他不暇顧臣等



有死而已不得入則不得退况奉 慈殿諄教而彷徨門外非但輿情之抑鬱

以 殿下出天之孝若念慈教之有所重則豈使臣等終不得方寸之地乎教

曰諸臣之為此舉何也慈教依例翻騰請承傳色措辭啓稟道理當然啓稟而

不許則始當詰閣求對對不許或至閉閣則始乃排闥猶或可也不此之為

相率直入寧有如許國體乎予於慈教非不知所重存焉而卿等之事亦非可

以如是者矣又教曰卿等此舉近於專輒朝體決不可如是矣諸臣等排闥以

入門扇至有破者齊至重熙堂前窓外垂泣疾聲奏曰島賊尚今假息 宗社

凜如一髮向來江郊之事至今骨顛幸賴我 慈聖之德保有今日而 殿下

今此之舉又何事也轎子騶從既備送而臣等未聞知苟非諍教之下則臣等

何以知之臣等冒死至此伏願引接教曰予方在熙政堂大臣入侍可也諸臣

不肯退力請賜對教曰大臣既以奉來慈教為言一時召接何難因御誠正閣

命入侍宗岳涕泣奏曰此何事也 上曰予之坐待諸臣久矣一味相守於昨

內是豈道理乎時諸臣尚在重熙堂前遣史官問排闥諸臣齊到否史官回奏

曰齊到矣 上曰何時下教而今始來到無嚴之臣予不欲見之遂起入內宗

岳欲牽裾不及而退履素等詣宣化門外求對翻進諍教 上下教曰若閉闥

則排之叩之猶或可也。不知子之臨御何殿而直尋小路或東或西任自攔入。雖曰忙急豈可如此乎？何不退出協陽門外成班而坐乎？○判中樞府事金憲率百官口傳啓于王大妃殿曰：臣等伏奉陛下慈教驚惶，罔措相率請對于大殿。叫闈叩閣未蒙引接，危急之勢迫在呼吸而無所控告。齋籲於慈覆之下，伏乞務回聖心轉危為安，以諒書批曰：卿等當務積誠，意得請於大殿，何為未籲於予乎？朝廷之事非予所知，卿等退去。朴宗岳等率卿宰百官更為求對教曰：今日舉措萬萬駭然，排闥出自焚會而以其閉之之故，排之今也。元無閉之之事而乃有排之之舉，此豈臣分之所可為乎？如欲贖罪即速出去。宗岳奏曰：臣等之罪萬戮猶輕，蒼黃求對之時，冒死力排不覺自陷大戾，雖伏承退去之教死不敢退矣。大臣以下免冠跪伏於熙仁門外，教曰：如欲感回不係門內門外，既謂退去贖罪則何不退去門限時？至則何以為之？耶當下閉閣傳教矣。閉閣則却膳不視事，以此知之大臣諸臣皆退伏於協陽門外，教曰：欲閉閣而少開門隙者，欲開卿等出去之路。半日相持，必欲使閉閣而後已。豈有如許臣分乎？又教曰：冠而復脫，猶或可也。既命之冠而不冠，何其似兒戲事。耶宗岳等奏曰：臣等死罪何敢冠乎？若賜召接則當戴帽矣。○竄排闥諸臣鄭氏始等十一

入于高陽

提學鄭民始檢校直提學於有防原任直提學於鼎修原任直閣尹行德檢校直閣南公徽守禦使李文源史曹判書金思穆戶曹判書

沈順之禮曹判書周鍾顯兵曹判書鄭昌順刑曹判書李得臣

大臣罷職

○教曰卿宰雖不得迫逐侍從堂上

堂下則令兵曹逐出兵曹不即舉行諸臣亦不退去又教曰兵曹參議參知罷

職又教曰侍從堂上堂下一並禁推又命耆堂外卿宰並拿處又命守閣卿宰

一併削職又教曰削職之後尚今守閣卿宰一併出付當直守閣承旨並拿處

南所衛將假承旨差下於是竄配禁推諸臣皆出去宗岳履素喜等率假承旨

史官伏閣命守閣大臣並加施削黜宗岳等曰四百年宗社之危凜如一髮卿

宰諸臣竄逐相繼而只餘臣等數人臣雖不得進而碎首沫血亦不敢使閣外

一空但知一死而已教曰守閣大臣加施付處之典宗岳等曰朝廷一空國將

危矣臣等不敢退命守閣大臣光州牧遠竄宗岳等終不退○命統長守門別

監等訓將往慕華館張軍威決棍回示以諸臣排闥時不能阻擋也○丁卯教

曰徹曉相持大關國綱當直都事押遠竄大臣開夾門出去假承旨亦為出送

又教曰既無承旨則史官何敢不退使掖隸押出置之延英門內使不出一步

又教曰遠竄大臣之尚此不出已極可駭而今無承史何故不出大臣遂退出

金虎門外教曰大臣遠竄傳教還入宣傳官二負守敦化金虎兩門卿宰入來

者一并勿許入○禁府以判中樞府事朴宗岳忠州牧前左議政金履素洪州牧判中樞府事金憲清州牧付處啓○閣臣鄭民始等聯名上疏命投其疏于金虎門外并皆逐送○以李命植為兵曹判書洪億為禮曹判書申思運為工曹判書任希曾為判義禁府事李鼎揆為司憲府大司憲朴基正為司諫院大司諫韓光縈為刑曹判書柳翬為漢城府判尹○教曰排闥諸臣中三司雖甚無嚴容有可恕分揀承史及武將一體分揀○命前持平姜克成拿鞠政院啓言前持平姜克成持斧來伏閣外親呈血指之書以請斬逆賊裒之頭以安宗社為言而若不感回天聽則願伏斧鑕而死持斧入來之際為守門將所奪該門將今方來告矣教曰舉措凶悖此豈氣節乎如許覬覦之奸計當親鞠嚴處即為舉行處所肅章門為之勿設扈衛 王大妃下諺教于諸臣曰忠憤之臣將欲鞫問嚴處而朝廷無一言請挽者予則自昨日寢食未能為之矣今日諸臣事慨然忠臣卿等其救之於是承旨閣臣三司及二品以上率百官請對并命退去命寢姜克成拿鞠之教絕島竄配義禁府以姜克成巨濟府絕島竄配啓○別兼春秋徐有聞等前承旨李冕膺等并陳疏不允○各司吏胥等上疏命捧入承旨拿處○奉朝賀鄭存謙及昌城尉黃仁點等安春君煥等綾恩君



具允明判中樞府事李命植等司直尹塾水原府留守趙心泰等判敦寧府事  
李澧等草土臣徐有隣草土臣安策上疏並批曰勿煩○草土臣金文淳等上  
疏教曰語多觸犯無難涉禁特非平人之故雖不嚴處亦不可仍置令該府以  
違制之律勘處義禁府議律文淳等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館學儒生  
進士李韶九等進士洪大衡等上疏批曰勿煩○前知義禁府事具庠上疏曰  
茲陳裂指之章以代糜身之願教曰裂指陳章萬萬駭然此疏還給先施竄配  
之典○抄啓文臣崔光恭等承文副正字李弘達等吏曹叅議金履翼宣傳官  
許侏等僉知金熾等上疏命還給○戊辰成均館啓言居齋儒生等今日夕食  
堂不為設行而諸生等所懷以為臣等目見亂賊跳出倫綱數絕相率叫闔天  
聽邈然臣等雖不能首碎天門手磔國賊尚何忍冠儒服儒跡廁首善以負我  
列聖朝培養之恩哉裊賊致辟之前決不敢自處以章甫抗顏入堂云矣教曰  
渠輩何足勸令食堂他儒當勸入而此亦不緊聖廟空齋例違禮官或史官守  
直此乃尊聖廟之美規禮曹郎廳一負與下番翰林進詣聖廟守直諸生依其  
言出送○命排闥諸臣以江華府定配所○命具庠極邊安置旋命江華府定  
配○以曹允大為江華府留守○兵曹判書李命植與卿宰侍從百官排闥入

來詣閣請對命命植竄配隨叅卿宰並金浦郡定配○王大妃下諺教于諸臣曰罪人今似入來而予則無由知之朝廷其察之又以諺書下教于諸臣曰再昨大臣率百官來請於予也使之付朝廷為之者猶以為有一分得請之道矣至于今一向寂寥予之本意安在哉其於國家何此時朝廷一邊請還收之外何不思一邊嚴加拘束之道防備事機之方以外面徒行不得請之舉措予今有思之道朝廷真若是則予病中不可顧身以此知之此諺教自昨雖欲傳之中官畏下教至于今不為之朝廷豈待予言而為之今則予之所進供上凡節却之其知悉○卿宰趙宗鉉等率百官排敦化門入來求對不許並命下義禁府百官逐出○教曰慈教之竟至頒示亦由於誠意之未能仰格然以慈教亦有所不敢奉承者以是有今番之舉到今慰釋慈心勉收慈教之方惟在予誠意之仰乎豈待諸臣之言乎目下事體道理不可以今將力請還收有所遲滯前左相為司饗都提舉罪名姑為分揀日供進上明日都提調封進○義禁府以洪秀輔等施以門黜之典趙宗鉉等各答五十收贖解見任放送啓教曰雖欲末勘之末勘焉敢以尋常違令條照律乎更為考律定罪○放前江華留守李洪載通津府使金履容金浦郡守俞漢雋陽川縣監金鑿京畿都事金箕

象江華經歷權彛性等○以權裕為司諫院大司諫○召見司饗都提調金履素教曰近日諸臣晉接雖固拒而微忱未格諳教至及常供之勿捧悚悶不可容諭所以如例進呈之道欲為面諭於都提舉承旨與司饗都提調入侍履素進伏奏曰聖候膈氣添加下情焦迫矣上曰召接卿等為所重也第先言今日事卿等之未回予心如予之未回慈心諄教中當却二字不善翻騰非當却即已却也此時予心豈不萬萬悶隘乎昨朝以後更未能承使以予道理務積誠意當思感回慈心之道矣自明日卿其率提調郎廳親呈常供雖或還下積誠更進可也慈殿進御湯劑亦為依前方煎入此外事批答盡言之更無可言者矣齊宣王以一服八猶以為難子何堪千百人之酬應乎由此而昨今氣甚憊故還內矣履素欲牽裾不得下殿免冠叩頭涕泣教曰大臣冠履素終不冠教曰如是相持予膈氣將復發卿等退然後始可休息卿須體此履素始退命掖隸扶出於閣門外履素泣曰俄者登筵不能一言而退惟望速賜處分仍命守閣承旨并遞差教曰承旨若詳傳下教大臣豈如是耶又諭履素曰何若是困我速即出去履素曰求對幾日今始得方寸之地而不得奏一言今日則死於此地無生出去之意矣上連降不忍聞之教履素走伏義禁府待命教曰

召接既有所重 慈殿還下之湯劑將更封入當召接內局卿其勿待命即為  
入來夜漏將撤待天明 慈殿日供卿其監封以入○內醫院啓言 王大妃  
殿進御湯劑至有還下之舉下情萬萬同措焦迫直欲呼籲於東朝事涉擅便  
詣閣請對矣教曰今方力請進御卿其退待本院○草土臣李時秀李晚秀沈  
象奎具廩上疏批曰勿煩前大司諫朴基正訓鍊正吳載衍等禁軍金守淵等  
四學儒生沈鈺等右尹申光履大司成鄭大容死罪臣成德兩僉知李萬運等  
武兼鄭宅柱軍器寺正尹始龍等上疏並命還給○已巳內醫院以奉湯劑直  
詣東朝閣外啓答曰力請豈待卿等之言揆以道理豈敢直請仰瀆乎○司饗  
院都提調金履素啓于 王大妃殿曰臣伏奉 大殿下教日供進上今方陪  
進矣即伏承勿捧之教下情不勝焦迫敢此仰稟特許捧入千萬伏望以諳書  
批曰罪人入城不知為幾日而無人守之又無逐送之事朝廷舉措豈如是有  
供上凡物昨以勿捧下教則今何捧之乎○政院啓言司饗都提調金履素陪  
進供上于 王大妃殿連承勿捧之教焦迫抑塞罔知攸措未詣閣外求對矣  
教曰勉回慈心豈待卿求對後陳請乎莫非誠未仰格致使慈心煩惱予亦以  
何心寢食若常乎事面也道理也豈可一刻遲滯封入日供乎徹夜至今積誠



仰勸而卿等更為進詣封入可也○司饗院都提調金履素再啓于王大妃  
殿曰臣伏奉大殿下教以更為進詣封入為教常膳未進聖衷靡安下情益  
不勝焦迫罔措日供進上更此封詣伏乞即許捧入焉以諺書批曰予以婦女  
雖無知識為國血心則已至多日而朝廷則無一助力者名以大臣始來請供  
上子猶以為有助依舊昨日以前實為寒心婦女之舉措雖惟於出外為國家  
昨日達宵而多送中官及掖屬跪罪人於地而數其罪使之速去而不去故今  
日則自官房覓出人馬欲以慈旨還送云已發程矣大殿教以奉行慈教雖  
出門外傳教之前決不可送不去不來尚在云諸臣專輒雖難此時亦不用力  
乎大臣舉行比年前殆不如知予太慢在位愧矣有何意乎卿其知之○以洪  
良浩為禮曹判書○大司諫權裕執義申大尹等聯名上疏吏曹參議金履翼  
上疏并命還給○昌城尉黃仁黥等上疏命封還錦恩君朴宗珪等前承旨韓  
晚裕草土臣申獻朝鄭來百張錫胤上疏批曰勿煩○方外儒生進士徐昂輔  
等幼學姜錫輔等上疏並命還給○五衛將李永詰等各營哨官等及市民貢  
人等上疏并命還給○閣臣金載瓚等上疏曰即伏聞道路奔迸互相傳告之  
言則慈殿使之逐黜兇賊既出街路而自上旋命執留云噫嘻我殿下萬

萬過中之舉何至如是耶廷臣之所未及知者 慈殿先知之廷臣之所未及  
辦者 慈殿獨辦之將使入城之賊幾至還配而乃 殿下不顧宗社之存亡  
不念事面之顛倒違拂慈旨至有此舉豈臣等夢想之所曾及者耶嗚呼 慈  
殿詔牘廷臣而廷臣不能承順指導廷臣而廷臣不能奉行乃至於獨運而獨  
斷則 慈殿之勞慮焦思誠無所不用其極者一則為宗國也一則為聖躬也  
至誠所暨神人皆泣而以 殿下先意奉承之孝今至於萬萬非常之舉者此  
何為也臣等五內如焚神精慌錯不暇長語茲以一掬腔血伏地仰呼伏乞出  
付兇賊亟命置辟上以慰慈心下以循一國臣民之願命還給○命江華府留  
守曹允大改差下禁府允大不赴任故有是命○幸京畿監營 上以便輿出  
宮至畿營命各營軍兵環衛營牆外把守內外門百官追至者皆不得入○停  
舉儒生閔命懾等攔入畿營門內呈疏教曰停舉儒生何敢陳疏還給○仍任  
京畿觀察使徐龍輔職○前左議政金履素請對不許履素啓曰即伏聞 慈  
殿有動駕私第之命云此何等罔措此何等光景既承此教大小羣情莫不驚  
惶 殿下以出天之孝何不念及於此時此舉之萬萬過中乎為一逆宗承聞  
慈殿私第動駕之諍教而豈用晷刻遲延以貽我 慈殿為宗社無窮之憂乎

伏乞即命回鑾以安慈心仍許臣方寸之地俾盡泣血之懇批曰慈教有不敢奉承者多日積誠務盡勉回之方此時挽停押還之舉間不容髮遣人推還有違道理且於積阻之餘急欲見渠面非不知舉措之顛倒不待儀衛追至此處半日握叙始覺如夢得醒亦既先送渠第則今雖即為還宮無所不可有違承旨稟奏 慈殿之語當待其來傳答教後回鑾矣卿則罪名在身越格請對大有關於國體斯速退去○教曰明日當有洞諭者高陽付處兩大員及姜克成外卿宰以下竄謫人並放送使之趁明日洞諭時來待其餘門黜人亦放送○還宮○命放金吾諸囚○閣臣承旨及藥院三司詣閣啓曰伏見俄下傳教既知凶賊之還入城闈目下危機轉益迫急來詣請對矣并命退去○政院啓曰負罪臣金履素以為俄者下批既伏承送還渠家之教毛骨俱竦心膽欲碎非不知越例請對有闕國體萬萬惶悚而宗國之危間不容髮則臣不敢自處以罪人有此冒萬死請對矣命退去履素率諸臣伏閣再啓教曰明日既有洞諭之命則今何若是煩瀆乎一宵之間有何不可差緩之事而至於達夜守閣乎若有更為求對而啓辭捧納則司謁當嚴處矣履素率諸臣進詣 王大妃殿差備門外蓋以求對不許欲為啓稟於東朝故也教曰夜漏將撤而諸臣等以

此等之事更為仰煩於 慈殿分義豈敢若是乎若不即刻內退出則所進供上即當還下矣○庚午閣臣承旨三司請對不許○政院啓言負罪臣朴宗岳金履素金憲率百官請對教曰凡請對云者謂請召見於卧內也百官非率入卧內之人而謂之請對何也不誠其矣此啓辭出給又教曰日者排闥三品以下皆入閣門豈有如此紀綱渠輩雖入無所益而必欲冒入百官以下吏民之屬亦將次次入來乎議政府謄錄及政院日記中謄置此教如有犯者當用欄入律又教曰今日舉措可謂顛倒百官皆已出送云出送固可也而百官之出入亦自不輕則使之無端乍入乍出豈不顛倒乎政院啓言負罪臣朴宗岳等以為目下事機轉益危急率二品以上來詣請對矣教曰昨有洞諭之命則以待召接何可如是請對乎又教曰請對啓辭如或更為捧入則司謁當嚴處宣傳官立閣外如有司謁捧納者直為出給訓將回示於慕華館御營大將李敬懋請對教曰憂憤請對等語載在兵學指南耶武臣焉敢若此斯速出去○昨日傳教中放送諸人並分揀○開城府留守李秉鼎上疏不報請對不許○綾恩君具允明上疏批曰觀過之義竊取於魯論之聖訓矣○漢城府判尹柳釐草土臣韓用龜上疏批曰勿煩○前校理崔獻重等停舉儒生金厚淵等上疏



並命還給○封還前判府事朴宗岳金憲疏○命諸臣上疏一並還給○召見大臣卿宰教曰大臣卿宰三司先為入侍三品以下協陽門外留待 上謂判中樞府事朴宗岳等曰洞諭事昨既下教矣今日欲見卿等者非有別般語也欲面諭也今番舉措予亦非不知過當而亦自有十分商量者只是其間光景甚不好速圖究竟之外無他道 慈殿盛德不待予言卿等必仰認豈或有教令之出於閣門外耶至於今番湯劑之不御諱教之屢下莫非子過也子亦自知其過矣故一番慈教之領下子心之悚悶當如何目下第一義莫過於承順慈心自昨日已進御水刺湯劑矣子豈不知畢竟慈教之不得不奉承而為此舉耶如昨年江郊之召見亦可也而并與其眷屬而率來者亦有所費心力者多矣到今光景予豈不難處今方還送奉承慈教而予亦將為沒着落之人矣然此亦不過外面事第有一言可質於卿等者以子情地到今年尤當如何欲畢其說恐生駭舉惟有一條慰心之路每歲一率見見即下送如是為常則公義私恩可以兩行卿等若以此為可則當即刻內還送卿等若不開此一條之路則竟不可還送矣卿等將何以為之耶且在卿等事面道理不可每以此告於 慈殿一番猶可况至再至三乎卿等且思之歲月易矣明年復明年每有

一見之期則雖於今日下送猶可以少慰予心矣而并與此一條路而猶以為不可則卿等雖欲期於下送予當期於不下送矣且予已以下送之意告于慈殿卿等欲使速為下送則當開此一條之路矣若或不許此路則竟不可還送矣慈殿之不進湯膳今八晝夜矣予自內雖盡職分內事而其在事面豈不萬萬悚悶乎宗岳曰今番之舉此何舉也殿下既以奉承慈旨為教而又以每歲一見質問於臣等若如聖教則奉承慈旨之意安在且渠罪逆何如偃入城闔殆同平人乎左議政金履素曰此賊尚今見容於履載者已不成說而又何以行不得之事下問臣等乎今日還送不過目前之一時奉承年年上來則此亦可謂奉承乎判中樞府事金憲曰今日之教不意及於臣等也奉承慈教之外若念億萬年宗社之重則豈可下此教乎上曰卿等所答實非誠實之道明年率來豈無其道乎卿等亦庶知之而予之今以此意預質於卿等者欲使明年率來之際更無如今日之光景也而卿等所對乃若是然則竟不可還送矣予意初欲還送而因卿等之不開歲一見之路不得還送在予私情固所願也宗岳等齊聲奏曰去而復來則非畢竟奉承慈教之道矣上曰予既以下送之意質言仰告於慈殿而今之不得還送者乃卿等所使然也然

則非予不能承順慈旨卿等不思所以奉承也提學鄭民始曰殿下試思之管蔡之於周公不過有流言之罪且無君臣之分而猶且誅之不赦况今逆禍之罪不獨止於流言則不可但以周公之管蔡言也此時猶未聞歲一見之舉史冊既無可據之例殿下雖欲行之其可得乎殿下既敷心腹之諭臣等豈不仰認聖心而今日之教實所謂奉行不得者矣司直徐有防曰可行之事則敢不奉承而此則非可行之道也今雖曰奉承慈教明年更求之時慈心豈能安乎禮曹判書洪良浩等曰此教實非所望於殿下者也使此賊假息至今至承此教莫非臣等之罪也閣臣徐龍輔等曰此賊之尚今共戴雖臣等之罪而今日豈可下此教乎實非所仰望於殿下者也上曰卿等不過以外面承奉之如何而有此持難也履素曰臣等雖如禽獸豈可如是下教乎諸臣齊聲奏曰只願悅豫慈心矣上曰今則慈心已悅豫矣履素等曰殿下以下送仰稟故慈心悅豫而若使年年上來則慈心亦以為悅豫乎上曰予以下一番暫見請於卿等而卿等亦不聽則當上下相持如近日臺啓之謄傳故紙樣乎然則在予私情可謂幸矣且以渠言之昨日見之僅存形殼去留都無所關比之當初率來之意則今之還送亦為郎當而以一歲一見之意欲伸私情

於公法之外言之及此不覺傷歎善等曰 殿下終不斷一私字故每有此舉  
惟願亟祛私字焉 上曰當其率來之時不能以常度故不免歸於過舉而今  
若以一歲一見之事得諉於卿等則日後率來之時予可無過中之舉朝廷亦  
可無起鬧之端此豈不好乎所謂一歲一見猶以為過則雖瞬息時暫見猶可  
慰予心也予之所請不過如是豈不亦憾乎履素曰此史冊所無之事也 上  
曰予則以仰順慈旨之道初欲還送而今之不即還送者專由於卿等 慈殿  
若因此事更為廢却湯膳卿當何以為之耶予且言之卿等雖不許歲一見之  
道若如罪人押來樣而率來則可以來矣此亦近於過舉故所以請於卿等也  
卿等明知予意猶不思順便之道使予但為過舉朝廷若有體國之臣固不當  
如此矣民始有防曰 殿下若謂臣下有人則豈如是下教乎 上曰然則終  
無奉承者耶大臣以下齊聲奏曰誰敢奉承御營大將李敬懋訓鍊大將徐有  
大曰臣等雖無狀豈可奉承此教乎 上謂敬懋等曰卿但知武經而已何知  
討逆之事乎宗岳曰人皆有彞性豈以武臣而不知討逆乎正言安廷善等曰  
朝廷無君臣之義久矣 殿下若待臣等以三司則豈有是教 上曰何可勸  
說廷善等曰此賊一番出來舉國震蕩如使任其往來則宗社之危亡可立而



待臣等之所執惟公法而已惟願仰體慈旨割恩斷義 上曰長僚未奏之前何敢如是耶司直金履成曰惟願奉承慈旨焉 上曰卿其聞之上承慈教下循羣情中叅以子之一分私情豈非好耶一歲一見比諸當初永為率致之本意不啻末節之末節下層之下層歲豈無一箇體國之人而祇畏一番三司合啓不欲發言亦無奈何矣開城府留守李秉鼎曰有逆如彼而自上欲行行不得之事誰有奉承者耶 上曰此乃權道權而得中不害為經矣民始等曰在逆賊豈可行權乎 上曰卿等之守經子亦不以為非而亦有不得不從權處矣卿等知故相崔鳴吉事何如耶豈不知和議之不如斥和而不能為三學士耶此所謂守經時亦有用權處也大臣諸臣曰此則專出於為宗國矣 上曰然則卿等之今日爭執亦為宗國乎仍下不忍聞之教宗岳等免冠涕泣曰殿下豈為一逆宗發此不忍聞之教耶 上曰雖匹庶不可容易發此等說况予念古人於宗廟太后何之言豈欲自輕乎予心盡傷不覺自發於口矣卿等何不顧予身乎故相則以為宗社之故自棄其身而執送三學士今日諸臣雖不能盡為承奉亦豈無一人之不自顧身而從權者乎予欲更言則予本有膺氣欲言而不能言冬至日講定大禮之時予有駭舉卿等亦見之聞之矣今日

之言非不知不可行而以此較彼猶勝於苟且率來故果敷心腹言之而無一人敷心腹對之者今日朝廷亦可知矣卿等庶幾知予心及筋力矣八晝夜如是而其將如何耶卿等顧卿等之身而不一言耶大非人情矣予雖自輕卿等豈可如是待予乎斯速就座行司直鄭昌順曰臣事我 殿下粵自春坊今為三十餘年而政令施措之際未嘗見一過舉因一逆宗過舉頻復而不顧宗社之安危不念慈教之惻怛臣於此實欲痛哭而流涕也司直李文源曰此賊虜賊也 慈殿諱教設有過中之舉惟當奉承之不暇而況為宗社為聖躬之一念丁寧惻怛乎近日光景近於平地亂離舉朝震蕩惟 殿下深念焉 上教承旨徐榮輔曰承旨出往閣外以俄者下教詳問三品以下回奏榮輔回奏上曰想無奉承者矣榮輔曰今日臣子孰有奉承此教者乎閣外諸臣皆力言其不敢奉承惟有李周懋者以奉承為可萬萬兇悖矣 上曰周懋入來進前具陳所見周懋曰舉國共公之論臣豈有異意而但 殿下若以此而有損節則臣以為奉承之外無他道矣大臣諸臣齊聲奏曰萬萬凶惡萬萬驚痛矣以今日北面臣子豈敢發此言耶三司諸臣進前齊聲奏曰如此世變前所未有國其亡矣 上曰卿等謂國將亡予則謂國不亡矣今則一變足矣不待他言

可謂妥帖矣。即刻當治送卿等出去。宗岳等曰：下送一款，可謂妥帖。而若因周  
爌之言，歲一率見，則不可謂妥帖矣。殿下若以周爌之言為是，則當置臣等  
於何地？耶履素曰：明年果欲何以為之耶？上曰：此豈國體耶？豈可以大臣而  
質問明年事？殆若強迫乎？君臣之間，固不當如此矣。大司諫權裕曰：與此賊不  
共戴天之心，具彛性者，莫不同然而周爌此言，可謂凶肚逆腸矣。請先施安置  
之律，正言安廷善掌令李貞運持平玄重祚曰：豈可只請安置乎？若不設鞫得  
情亂賊，無所懲畏矣。裕等遂齊聲奏曰：李周爌當舉國共憤之日，敢生希覬之  
心，有此凶悖之言，請設鞫得情焉。上曰：勿復言斯速退，坐校理沈興永曰：李  
周爌天地間凶悖之人也。臺諫或以安置為請，或以設鞫為請，大損臺體。請當  
該臺諫施以罷職之典。上不答。興永曰：近日懲討之不嚴，專由於羣下不忠  
不誠之罪，而安置罪人金鍾秀、荐棘、啓辭、允下、今幾日矣。都事尚不出去，輿情  
轉益憤菟矣。上曰：此非時急之事，當留意矣。○中批：李周爌為承旨，尋除全  
羅道兵馬節度使。○遞避嫌諸臺職大司諫權裕執義申大尹司諫許暉掌令  
李貞運獻納沈鏗持平玄重祚金熙華正言安廷善尹行詰等避嫌啓曰：臣等  
自見李周爌之凶言不勝驚惋，請以鞫問仰陳而齊聲迭奏之際，或以絕島安

置雜陳至被儒臣請罷之舉請命逆斥從之○教曰廷臣之貌樣何如其寒  
心也平居心無住着遇事顛錯駭悖日前闕門攔入事苟欲聲罪為弊不少只  
以辭教責飭而止而昨於金吾前見保放諸囚攔出府門之狀追問其故果然  
有隨到畿營門外者其數夥然云折柳之圍畫地之獄防限一定義不敢一步  
移易况王府體貌之嚴重何如保囚即亦時囚則焦違從他焦違道理從他道  
理焉敢越獄出街追至城外乎若此不已動勦慌忙之時無不犯之分無不壞  
之法矣昔之竒自獻等事獨不寃乎不可以事屬既往而置之自政院捧現告  
拿問嚴處其時本府入直都事亦為拿問嚴處以勵頹俗○申禁今日以前事  
涉禁疏章教曰申復前禁以今日以前事煩聒者依前下教勘處政院知悉嚴  
飭諸臣又教曰今日以前事一字半句如或涉於疏章間則當申復禁令各別  
處分大臣卿宰以下此等疏劄或有入來者守門將當用軍律以此分付兵曹  
各司○時原任閣臣聯名上劄曰噫嘻逆禍之生置近島竭內府之財疲一路  
之驛以資其妻孥衣食之奉已是前牒所無之事而况又任其跳出潛入城闈  
使宗社危如一髮舉國靡所止屆而每以非常之舉不忍聞之教威脅一世鉗  
制萬口一節深於一節今時甚於曩時至于今番而極矣廷臣無少見憚故乃



有今番筵教 殿下何嘗見率來凶逆歲以為常而俾羣下莫敢言者哉以今日驅送之舉為前頭率來之階設為兩端迫詰不已使之俯仰牽掣動揮不得求諸天理人心決是行不得之事而欲使臣等奉行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伏願更加垂察俾宗社莫安而民志底定焉命還給仍教曰竄配閣臣江華府還發配所尋命分揀○御協陽門拿入訓鍊大將徐有大御營大將李敬懋嚴責有大施棍江華府充軍以有大等發役卒探罪人行止有是命○辛未命泮儒并解停勸入○壬申竄承旨李益運于江華府益運上疏曰十四日設禁以後朝廷遂寥寥矣臣亦一朝紳凡有朝令分宜恪遵而至於茲事則宗社有必危之形國家有必亡之機臣既目見其必危心知其必亡則又當明白一死以證其形與機爾到此七尺猶鴻毛又何禁之可顧哉若使南北之憂呼吸且迫殿下莫省禍機厭聞諍論設禁而杜口在下者亦將以有禁而遂止乎今日之事其危其急比之南北不啻十倍臣朝捧琅函夕就銖鉞埋之道傍願效尸諫之義茲敢瀝血飲泣以圖畢忠惟 殿下殺臣之軀而用臣之言臣死而猶生矣噫嘻逆禍之還配江島比如貫心老蠅受甜和之劑而暫降下焦一息之頃僅通呼吸而曾未數瞬復當衝突豈可以病者之忌醫却藥不思峻攻而祛根

哉其逆節源本臣於壬子冬略已敷陳惟袞躬闕失誠可謂痛哭而流涕矣畿伯沁留 殿下何為而拿來也在身無罪在國非法 殿下安得以非法之事勒加無罪之臣乎私意一發不能抑制大聖人涵養之工固如是乎大臣閣臣殿下何為而竄逐也炳幾先事之言歸之臆逆以今觀之果可謂臆逆乎無罪非法雖在匹夫匹婦王者惟當慎之况體國元老之所嘗禮遇而文苑宥宥之所法休戚者乎以恩處逆以威處忠 殿下之刑政果可謂得中乎親兵掖屬之斬關拔柵 殿下何為而指使也 殿下視拔江都如攻敵壘發謀畫策過費智慮其於一時之濟私雖或如意獨不念後弊之無窮乎假令一種蒼蒲之盜假托親兵扮作掖屬拔出逆柵暮夜踉蹌則江都之人安得以別其真偽哉思之及此毛骨俱竦武夫之譏訶關門衛卒之露刃禁闥 殿下何為而教令也將臣騎曹之臣 殿下知不可以非義勸之故乃於蟻蝨之賤私行約束君綱墜矣國體卑矣何况露刃之意將欲兵之也設令無識武夫急於聞令斬一排闥之臣殺一不辜之名 殿下烏得而免乎畿營移驛 殿下何為而過舉也人主之一動一靜皆有威儀和鑿采齊左警右驛鹵簿前導戈甲環擁蓋所以盛觀瞻而備不虞也蒼黃步輦粹然出城一騎不從百官未備瞻羽之儀固

無論矣垂堂之誠豈可忽諸古人所謂獨不念宗廟社稷者正為 殿下今日道也此等舉措雖千百年一有書之史冊猶為莫大之闕失况可以一年一回習而為常乎每歲一見之教 殿下又何為而妄發乎逆弒之罪貫惡盈實是半刻之所不容於覆載則亟允國論決正王法無容更議 殿下乃以迫於慈旨還送江都有若割恩伸法副望於羣下以求其懣然釋慮不復爭執於歲一見之教上下相持作一互市今日羣下其可以此謂足以洩其憤而忘其憂將順於非義之命哉今日羣下以平日食肉寢皮不共戴天之心所當九死靡悔決不奉承而惟彼賊臣周懋挺身出班右袒凶逆臣目見此狀直欲靴尖踢倒手磔口嚙而不可得也逆弒一闖而簡驥出再動而周懋出雖以此推之亂本偃息凶孽旁伺乘機闖發為國家深長慮者誠灼如觀火矣雖即地鞠問亟施拏戮猶不足以當其罪承宣之擢兵閫之除殆若賞功者然忠逆混矣刑賞紊矣貽累袞躬孰大於是臣恐 殿下猶未灼見於此等闕失終為危亡之本故任行己私無復顧慮低視廷臣箝勒惟意誠使洞察於危亡之形危亡之機則不待臣言之畢必將殲厥禍魁剿滅逆徒措國勢於磐泰之安臣又何憾哉臣以多年近密之蹤不覺失聲號哭溘然欲死而天關又阻末由呼籲銀臺除命

運下此際臣誠無意於彈冠結綬復廁於香案之前而只為一言而死即肅恩命茲陳宦救之忱臣雖由此萬被誅戮亦將含笑就死如赴樂地○命前領議政洪樂性前領府事蔡濟恭付處以下律名並分揀仍命當日入城○分揀金吾時因徐邁修等勘放金履成等義禁府以徐邁修金履成等原情啓教曰以其倉卒惶忙之際也故猶欲原情定罪有此拿問覈處之舉若在常時則直施越獄之當律何論覈與不覈乎觀此諸供徐邁修洪義浩則只出府門之外云如非今番特教即是保放信地容有一分可恕先即分揀放還外此數囚之外云則府外城外不為區別更查各以同罪照律其餘諸囚越獄本律減三等處斷而其時即為自首於該堂者更減一等晚漏已徹即為勘放○癸酉領議政洪樂性判中樞府事朴宗岳左議政金履素判中樞府事金憲詣問請對教曰不忍聞之教欲使予復為提說乎退去○京畿觀察使徐龍輔啓言江華中軍吳載重經歷李諫牒呈內需司別提高應洛林益鉉率罪人禍本月十五日酉時來到本府故仍前還置于前日所住處云矣教曰既無知委之文跡則焉敢以文跡報來乎經歷中軍作闕差代令該府拿問罷其職○甲戌以尹行元為司諫院大司諫○乙亥竄左議政金履素于長城府教曰排闥古人有行之者甚



於是牽袞龍之裾斷路馬之鞅者亦或有之率皆敢為於當為之時犯而不至於犯分絲毫有未盡分而犯分則其罪難屈常刑以是安危係於呼吸往往效古人已為之事事已追請死罪戰恐慄栗若無所措是誠人臣之義但知常經外此不須容說今月初十日事犯分乎盡分乎敢為於當為之時而即古人已為之事乎伊後關門攔入府門跳出特末節之餘事也觀於所謂景初排闥之舉朝廷之至今存曰君曰臣誠幸矣時則閤門不閉求對亦未踰三再忽地無嚴罔測之事使人心目俱駭強名之曰排闥其實非排闥所可道者有辱朝廷瞻聆所暨何待索言而知之類綱壞紀一任其破碎散亂不念料理整頓之方則其可曰有朝廷有君有臣乎以時相班在閣院堂臺之先者宜伏其罪左議政金履素施以遠竄之典○濟州牧使沈樂洙狀啓言瀛洲館東邊作一樓觀扁以大一觀妥奉辛丑癸丑所下綸音御製策問自前御史賈未綸音諭書藏於客舍東夾室壁櫥而臣奉出考閱則近在三十年前并為見失而肅廟朝乙卯丙申先朝癸丑癸未綸音只有四度故別為間架奉藏定有司以為勤護之地諭曰肅廟乙卯丙申先朝癸丑癸未綸音欲為奉玩精書一冊別盛櫃子上送○丙子兵曹判書李命植陳疏乞遞許之命前判書鄭昌順仍任

○以李敬一為司諫院大司諫金載瓚為刑曹判書具庠為漢城府判尹○丁丑輪對○召見一百八歲老人都搃管李東馨命公路給馬供饋○濟州御史沈樂洙試取儒生收券上送親臨科次論居首大靜幼學邊景鵬策居首旌義幼學夫宗仁詩居首旌義幼學高鳴鶴賦居首濟州幼學洪達勛銘居首濟州幼學李台祥頌居首濟州幼學鄭泰彥并直赴殿試策之次大靜幼學金命獻以八十一歲特賜第命依嶠南關東例該載事實及入格諸作刊印以頒名曰耽羅賓興錄○戊寅特旌旌義故學生吳興泰濟州故孝子朴繼昆間濟州御史沈樂洙進別單曰旌義縣故學生吳興泰戊申逆亂時手草起義討賊之檄傳檄三邑略聚累百人將欲發船而聞亂定旋停其文忠憤激烈辭嚴義正雖其事未就其心不泯島中民俗宜使其親上死長之義而興泰事竟無表焚則實為欠典濟州人朴繼昆誠孝出天嘗因事上京船敗中洋漂泊將死就船板書數句訣父母語祝天而浮之潮頭不移時板到其父門前父持板告官發輕船載還島人至今言繼昆孝能感天繼昆有孀女悲其青年苦節命一婢給灑掃婢名高所樂髮髻多卷俚言髮卷者謂高所樂也婢日夜不離側及年長主欲嫁之婢辭曰吾主守身勵節吾與男子處不潔何敢昵侍主憐其意許

良亦不嫁服勞愈勤主與婢相依老死繼昆有通天之孝其女有烈婦烈婦又有忠婢孝烈忠之相感而萃於一室傳以為異事宜有旌褒以樹風聲教曰吳興泰之為國忠義朴繼昆之感天孝誠島以止諸路之所罕聞者而興泰繼昆尚今無旌其實為父事奇哉繼昆之家又有其女之為烈婦烈婦又有忠婢孝烈忠共萃而其孫重煥能述祖戒續家業不事科白潛心兵學云者亦合一番收錄令繡衣就吳興泰之間旌之曰義士朴繼昆之間曰孝子烈女低一行扁以忠婢之名仍令繡衣各撰記蹟之語俾州人之過其間者乘者必式行者指點為百代樹風聲之一助○己卯○庚辰○辛巳展拜于 景慕宮○壬午○癸未備邊司啓言全羅監司李書九狀啓漕稅船十隻到古羣山三島前洋逢風致敗合米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五石大豆一千八百五十一石襍費條各撮米豆一千四百五十三石搯出米九千二百五十二石大豆八百七十六石未搯米六百九十三石大豆七百六十九石錢三百四十四兩以其所搯通計實上納元搯米則有餘大豆則未準漕船格軍一名滄死未搯今此臭載處雖曰外洋既非險海則一時覆沒諸般奸情有難測度同時發行之船或先或後足見其行船慢忽且數百船人次第下陸許多船隻任其搬盪一船外未搯俱過

百餘石則船人奸情亦難掩諱南平稅船裝載濫數逗遛數旬忽於伊日貪程越站畢竟沉沒人物則各自全活未拯之數至為二百九十餘石羅州船人物皆免滄沒船隻盡為破碎者不可以穀物之準拯有所容貸法聖僉使趙啓離發之日晚始行船風息之後不泊近站雖見風雨之伊始而坐待波濤之震盪者尤極駭然南平縣監金麟淳實上納數外加載殆近五百石者有違法例請令該曹稟處古羣山僉使徐命漸自臣營拿致嚴棍該鎮護送監色自臣營照法勘處云沙格嚴訊專在於故敗一事而上納元數準拯有餘且人命之滄沒折傷為渠輩自明之端則直斷以故敗之律恐非審克之政其所致敗專在於差負之不飭漕卒差負與漕卒別加嚴處徐命漸金麟淳令該府拿問嚴處雖以道臣言之一路大政無過於漕轉而萬餘包沉沒十五邑貽弊難免其責該道臣李書九請削職教曰十船萬包之臭載不可直諉之於風勢裝不如式發不以時利處不知止險處不知懼致使粒粒辛苦之物竟歸烏有且其搜拯之役動費旬餘民邑疾首魚龍失所加之全昧因俗之治反使奸偽得售一則領運鎮將之罪二則領運鎮將之罪古人所謂風利不得泊者豈必真箇不能制樓船而然哉特欲聲言軍勢賈勇士氣渠敢不知形便有若乘勝長驅者節節



可駭昔於丁亥湖南如許之事既遣繡衣旋下十行聖教諄諄處分嚴明是豈非今日之所當仰述者乎然於今番御史之姑不差送事情之易晚差間於丁亥其欲懲勵莫過鎮將法聖僉使趙啓待其竣納令道臣大張威儀嚴棍二十度降定漕卒不知分於渠何責而以邑校為此鎮出於獎勞之舉則醉不董督卧不往救道伯請律豈甚太歇古羣山僉使徐命漸亦令道伯嚴棍即其地充軍道伯體重事件且異於年前湖西宜遵丁亥勿論之例論罪一欵特為分揀○修新羅敬順王廟禮曹啓言敬順王廟祭享之用立春立秋與崇德殿以二八月上旬內擇日稍異崇德殿則八籩八豆而本廟則七籩七豆崇德殿則復戶二十二結本廟則只五結衆奉帖文不由吏曹自臣曹成送者蓋以事面之尊重稍異於新羅始祖廟故當初有所降殺今不可遽議增改請并依前舉行教曰昔我先朝初肇慶廟設完慶科其後事面之尊重自有別焉衆奉令吏曹給帖○義禁府啓言罪人李詰運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洪樂性以為李詰運諸般穀取刺飢口加錄留庫穀亦為分給換色那移賑前後死亡一不狀聞等事及外此許多貪虐不法之狀俱在御史查啓之中者令該府逐條發問目嚴加盤覈伏惟上裁判曰依大臣議施行義禁府又啓請李詰運加刑取服

判曰觀此所供民口之填壑無論因癘因饑分明有是事故渠於百餘三百餘口之間執以為相左之端而亦不敢以無是全然發明則渠之罪犯果何如設今箇箇患癘若能濟其饑而救其病厥數豈如彼夥然乎特遣御史涉海按查其所條列若是明白使辛勤船粟夙宵耿耿之為民苦心畢竟不得下究者渠之罪可謂罔赦外此賑餘之移充於臭載及自備等種種法外冒禁猶屬於薄物至於蠲醵之特恩曰以莫知者節節痛惡一次例訊而止何以懲後而戢他乎况一邊設祭於填壑之類一邊使李詰運脫出獄門揚揚如無故則亦可曰國有法乎待拷訊限滿更加各別嚴刑絕島限已身滅死定配以謝耽羅顛無從之情竄詰運于古今島義禁府啓言姜鳳瑞事議大臣則領議政洪樂性以為姜鳳瑞雖寔閣論劾城主大關風化况其言或爽實難免搆誣則有不可以臺職有所饒恕而既是言官則又不可直以土民按法照律宜有參量以敷敦俗之化於重溟之外而此則實非愚迷之見所可臆定者領中樞府事蔡濟恭以為姜鳳瑞身為臺官疏陳民情固是職分內事觀其旨意專在於臚列地主之罪而所謂悖說日月既已相左至於諸般不法之事繡衣查啓事實間或差違而亦非全然搆捏李詰運罪犯狼藉既被重勘則鳳瑞不可直歸於搆誣之

科而第官民之間名分自別絕海之陬風化尤重後弊所關不可只以臺言爽  
實有所寬宥請姜鳳瑞拿問定罪允之投畀鳳瑞于仁川府尋放○甲申次對  
上謂領議政洪樂性等曰向日處分於卿等者專為卿等也豈有他事今幸  
兩元老登筵自此以後可以相頽相接矣樂性曰前後過中之舉不忍聞之教  
實非所望於聖明也今日快示悔悟之意收還禁令以開言路即臣區區之望  
也 上曰豈欲杜言路而然也今番之事予非樂為以予情地不得不然而卿  
等元老也今筵無怪有一言故予亦以一言答之今若言之不已實非所望於  
卿等者也樂性曰臣於闕外待命之時伏聞承宣之傳諭至以臣若還第則前  
後不忍聞之教嘗漱口而滌之為教此教勝於反汗而亦以仰 殿下悔悟之  
端矣臣聞此教他不暇顧即為還家而大抵義理終不可不伸 殿下豈可以  
一己之私蔽一國公共之論乎 上曰予於此事未暇念及於義理矣予非敢  
自擬於聖人而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云者政為今日道也卿等既云過舉予亦  
受以為過卿勿復言此後則付之三司可也樂性曰近日三司事慨然矣連日  
連召果何義也 上曰卿言誠然矣近來兩司之逐日出牌子果有意而觀其  
所為便同戲劇王堂之徑出尤涉駭恠今忽入來又何意思如此者決不可置

之三司之列卿其請罪也領中樞府事蔡濟恭謂樂性曰三司今方登筵不可如是為言矣樂性曰臣非指今日入侍之三司而言矣蓋指前日違召者也上曰今日入來者即前日違牌者也領府事則以彼三司之登筵猶以為幸而有此言乎如許三司流放竄殛無所不可矣濟恭曰今日以前殿下以不忍聞之教鉗抑諸臣矣為三司者進既不敢違言則違召固無恠矣而今日入來為可已乎三司之事非曰無罪而臣則竊以為此皆殿下自反處也不宜專責於臣下矣上曰何以言之濟恭曰近日下教自傳命之承史皆不忍聞不敢傳云爾則可知其為萬萬過中萬萬不忍聞之端矣臣事殿下今幾年矣每仰殿下辭氣雍容不迫克遵一部論語而以近日辭教觀之則殆或近於暴發曾聖之末端申戒專在辭氣者此也豈不有乖於大聖人慎辭令之義乎三司之連事違牌臣亦初意則竊以為訝乃反設以身處其地而更思之違牌之外亦無奈何矣殿下既以不忍聞之教預防進言之路又以受啓之承宣謄啓之注書皆有此教然則彼三司亦將何所容手乎上曰入來停啓何難之有况啓草之已為付丙者乎濟恭曰停之一字此何教也為今日北面而有秉彛之天者豈有停此啓之人乎涉禁之言臣固不敢而袞躬闕失臣何敢不



言乎 上曰今廷欲以好言酬酢卿何如是濟恭曰書曰禹拜昌言臯陶曰都

禹曰俞都俞吁咈罔非好言臣亦當以好言仰奏矣 殿下登極之初嘗教于

臣等曰三司公論之關係停連者則人君決不可干預臣至于今莊誦不忘矣

上曰此皆出於卿之好辯也登極之初子誠有是言而其時則以外廷事言之

今予有異於是卿豈不諒乎子心與木石有異今付之三司而若有真箇誠意

則子豈不感回乎今日卿等之為言也於領相則予以付諸三司為教於領府

則以受而為過為言皆出於好言酬答之本意卿等亦以周公之過觀過知仁

茅義諒予心可也濟恭曰傳云過而不改悅而不繹其亦末如之何也矣 殿

下既以受以為過為教又不以臣等之言為不是而但曰過云而已好之而已

則是乃過不改悅不繹也古所謂末如之何之訓不幸近之矣仲虺贊君德必

曰改過不吝者以此也樂性曰此何等時也上奉 殿宮永享億萬年無疆之

福上下悅豫同樂太平此誠羣下之至願而雖一事半事若有貽惱於 殿宮

則聖心當如何乎此後則更勿為過中之舉千萬切祝 上曰卿言如此故子

既許付三司矣卿勿復言樂性曰以臣癯病久忝中書以致朝象之如此至於

簿書期會亦不得修舉特蒙筆褫改卜賢相以幸國事是臣今日之顯祝也

上曰卿朝廷福星二十四考中書卿可當之何乃辭異如此乎元老耆考自當  
卧閣論道亦不當責以機務然則今日卜相好矣卿姑退賓廳卜相以入濟恭  
曰臣之所請即二件事也三司合啓雖以人主之尊決不可與奪則先收禁令  
俾伸公議至於歲一見之教雖非出於朝紙之事而此則尤萬萬非常之過舉  
以殿下聖明豈真有是舉而王言一出羣情驚惑亟賜還收斷不可已矣  
上曰歲一見云者此是未然之事不必如是為言至於禁令還收之請則卿言  
既至此其在尊禮之道有難靳持為卿顏面特開一條之路今日三司若發收  
禁之啓則予當受之矣如是則卿等之言子皆從之矣卿復何言濟恭曰今若  
只許發收禁之啓而不許原啓之更發則烏在其從施之意乎此啓不發則天  
經地常將壞盡無餘矣上曰是何言也頃日傳教宣諭時承旨何不詳傳而  
領府復有此言乎然則子將自誦而口傳之矣濟恭曰此非如是下教者也疏  
章之付丙古或有之而合啓之燒火前所未聞殿下之一言一動將以為法  
於聖子神孫後世或以此為據以私好惡有所與奪於公議則是豈我聖上  
億萬年裕昆之道乎上曰卿以予之此舉謂之無前而予之情理亦豈不無  
前乎近來所謂臺啓都是眉睫間覬覦未見其真箇誠意况其所燒者非啓辭

而即啓草也卿何必如是為言乎濟恭曰羣下之不誠設或有近似於聖教者而至於此啓則為今日臣子者孰無碎首力爭之心乎此啓若不發則其將國不國而人不人矣 上曰中庸九經章不云乎親親居一敬大臣居三可見其有次序有親親之義然後有敬大臣之禮今日之事子則自以為不至於大非也濟恭曰親親二字何可用於此等處乎若如聖教則周公豈不知九經之義而有處變之事開城府留守李秉鼎曰今日國勢之危急臣則以為無減於日前矣 殿下以不忍聞之教為箝制羣下之事朝臣士庶無敢發一啓出一言臣誠為之哀痛矣親親二字何可論於今日乎日前次對命下之後臺臣違牌豈成說乎 上曰予忘之矣伊日一齊違牌臺臣並罷職承旨林濟遠曰臺臣日前違牌臣未知何故而今既得方寸之地徑下罷職之命則實非待臺閣之道也濟恭曰 殿下既許發收禁之啓而今豈可徑加摧折於入侍三司乎 上曰予非欲姑遂三司當於今日登筵諸臣中前望點下使之備負矣大司諫李敬一等曰請亟收禁令 上曰豈可以此事發口乎三司之臣未及聞向日筵教而有此言乎敬一等更請律名 上曰既有頃日下教而乃發此言若欲聲言其罪不知至於何境而今日三司有不足責並遞差又教曰遞差猶不緊

並許遽今日政差出承旨李勉兢曰今日三司設或有不善周旋之舉 殿下  
既以諸臺之違牌責其不誠而及借方寸之地如是遽斥今政差出之臺諫亦  
豈有傳啓臺廳之望乎一邊許收禁令之啓一邊下飭政院之教 殿下前後  
之教不無異同諸臣將何以適從乎近日諸臣自大官至庶僚蒼黃同措之中  
屢犯死罪而自承不忍聞之教為臺諫者傳啓與不傳啓俱是死罪俄者開留  
有非斥臺臣之言而雖使開留處臺地必將無所措手矣伏願亟寢三司遽差  
之命 上曰臺臣處地誠不無難處之端而今日三司之舉措則開留之言誠  
是矣校理崔獻重曰 殿下既許禁令還收之啓則此啓豈可暫緩而遽下譴  
責臣等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 上曰還收之啓姑無批答遽差之玉堂又  
何可煩奏乎濟恭曰此啓既發則豈可無發落乎前亦有此例將以無批答書  
之乎 上曰此啓何啓然則又將日日取啓草而焚之矣前日下教將置何地  
斯速就座濟恭曰聖教至此臣不勝萬萬惶悚求死不得而既許以付之三司  
今乃如是下教使諸臣不得發口傳云聖人豈欺我哉 殿下今者之教誠不  
免聖人之欺我矣 上曰予於此事果不能遵守一規左右酬應有若水之東  
西隨決隨防於此須勿責予也况今早朝臨殿未進朝膳且有膈氣上升之慮



卿其就座濟恭曰聖教如此萬萬憂慮臣何敢更言而第古人亦於大關義理處有以去就爭之者臣於聖明之世豈欲便訣而傳不云乎言不行則去臣雖無似亦有廉隅則決不可晏然自處以大官臣將從此而逝矣仍退出上謂樂性曰今日卜相卿意必有商量誰為可樂性曰臣精神昏瞶爰立何等大事

臣豈敢薦剡乎上曰第言之樂性曰聖簡在上矣上曰時在藩任年富力

強文學則出入館閣莫有加於此者矣樂性曰臣豈不仰揣聖教乎上曰然

則吾之相定矣○行新鑄錢○三司大司員運副校理崔徽重修撰韓光植李合啓

言言路之開閉實關有國之興替而殿下設為禁令屢下不忍聞之教使諸

臣更不得容喙者已是羣情之掩抑而至於三司合啓末端事燒火之命尤為

萬萬非常之舉而四百年所未有之事也臣等之所以藉手事君者即懲討之

大義理也義理數絕則其將國不國人不人而舉皆入於夷狄禽獸之域矣臣

等雖甚無似顧其職則執法之地也今若怵於嚴威以涉禁為戒不思所以碎

首力爭格回天心之道則聖朝之置臺閣將馬用哉伏願亟收禁令以開言路

使義理不至數絕馬批曰不允教曰雖此啓豈可使之發口而今遂以兩元輔

登筵力陳竊以為敬禮之方收還禁令之請一欵付之三司為言於兩相矣然

甲寅

以劄以疏左右迭發則其言不過收禁其苦甚於前啓謄傳今遂此啓外切勿

李秉

以文字迭相煩聒事該房遵此遵教分付三司○卜相龍卜鄭存謙俞彥鑄蔡

曹判書○禮曹判書洪良浩述仍任前判書閔鍾顯○以權裕為司諫院大司

諫○領中樞府事蔡濟恭自筵席出城諭曰卿何若是收禁二字之今筵得以

開口出於禮待卿等之意子之敬大臣於是乎至矣盡矣講席方開直為出城

抑何意也為卿惑焉卿其即為入來○竄李敬一李貞運崔守魯於濟州牧配

林濟遠俞漢寧李儒慶於湖沿教曰今日三司事欲聲言則又將為一番風波

且觀諫長等所為則無足責備只以許述無痕彌縫之餘今忽以初未嘗分明

發自其口真箇徹于上聽之一張舉條曰以改措語之啓無批答書入又以一

長稱以收禁事所懷無批答亦為書入而職承宣之未及歸院潛納于四仙閣

此非臺啓即投書也往古來今寧有如許格例乎苟欲禁令無拘筵教不顧則

豈有不可為之事不可發之啓乎以不治治之筵席之着帽出去已可謂倖道

則追後舉措不可以無足責又略其投其草之罪無簡通之舉條草潛投堂后

之兩司諸臺濟州牧勿限年投竄勿揀赦典今日事其間事勢承旨果曖昧而

不能預禁於未然之罪焉。敢免乎不可以身從下土。未聞筵教有所屈法。姑從末勸。該房承旨湖沿定配在院承旨。熟知事實。若論不能檢飭罪浮於該房。湖沿亦為定配。○乙酉領議政洪樂性呈長單封還。○丙戌領議政洪樂性上劄曰。臣於再昨強疾登對天威咫尺。悚畏義分。滿腔血懇百未。一暴僅以荒拙數語。粗伸宦救聖度。如天即許。允可第一奏前後過舉。不忍承聞之教。并示悔悟。則聖教若曰。已諭卿以漱滌何啻悔悟之示意也。第二奏收還禁令。俾開言路。則聖教若曰。公議付之三司。大哉王言如綸。如綍。臣仰之若日月。信之若金石。竊以為繼自今。聖上無過中之舉。非常之教。三司伸公共之論。懲討之義。而宗社之福。臣民之幸。莫有京於此也。欽誦攢祝。不勝忭賀。及夫筵退之後。言路之不得開。恢依舊是禁令。後舉措臣誠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開言路付公議之聖教。果安在哉。由是公議不付於三司。而言路從以壅閉。則當日之安危憂虞。已無可言。而亦豈垂法訓於萬世之道哉。伏願 聖上念 列朝艱大之技。舉國神人之望。以信法言。以光聖德。馬批曰。第一奏感卿體國之誠。勝於惜軀。至有漱滌之諭。此所以昨筵對卿申言之也。第二奏特推敬禮之義。俾開一條路。遲此又所以收禁之請不禁也。一則庸言之謹也。二則敬大臣也。豈知卿

正宗大王實錄卷之三十九  
於先退之後乃有李敬一等無狀不誠之悖舉哉緣是領府遜荒承宣竄逐而  
以伊日一堂雍容之會翻成無風之浪甚是咄歎處卿之未覩光景者宜感辭  
教與處分之顛倒略及事實如右卿須安心俟間視事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三十九



(B)  
732.55  
4724  
[v.26]  
no.39  
0230240

昭和七年四月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四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6]

no.39